

朝霞

ZHAO XIA

6

1976



朝霞

目 录

· 小 说 ·

瞄准点·····周伟民 (3)

风口(征文)·····王琪霞 (16)

在革命风暴中·····庄新儒 (52)

小 小 说

“团结”号·····范希平 诸宏建 (41)

动向记录簿·····何康平 (43)

动力·····傅兆雄 (46)

不寻常的车厢·····张达邦 (48)

· 诗 ·

明天(征文)·····刘鹏春 (14)

献给十年的诗篇(征文)·····钱 钢 (34)

战马·····高近远 (51)

吹牛——宰牛(四首)·····滨 之 (74)

· 朝霞随笔 ·

赞美你，火车头·····陆丽芬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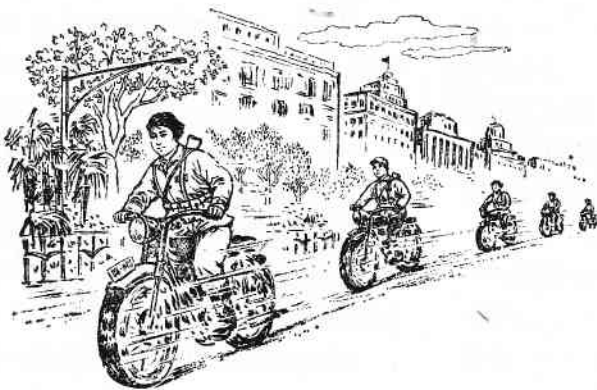
-
- 且谈“黄绢之术”……………陈思和 (27)
大厦的联想……………郑楚华 (29)
“忙人”与“闲人”……………查志华 (30)
从“列宁奖金”说起……………凌云 (31)
“饮食结构”改善种种……………陈大康 (33)

· 散 文 ·

- 光明的事业……………钱世梁 (59)
送给母校的礼物……………曹铁强 (63)
写在火红的枫叶上……………贾晓晨 (66)
渔场剪影……………卫国珍 (71)

· 评 论 ·

- 新生事物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刘绪源 (76)
——《女采购员》创作体会
迎战狂澜的“后来人”……………楼乘震 (79)
——读短篇小说《只要主义真》



瞄 准 点

周
伟
民

初秋的清晨，微风拂煦。

百花区打靶场上，区民兵指挥部正在举行新兵射击训练。

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从车上跳下一个身材修长、眉清目秀的青年，他一下车便问一个战士：“你们总指挥杨红英同志呢？”那民兵手一指：“那不是吗？”

青年定睛一看，果然，杨红英正趴在一个女民兵身边，帮她校正瞄准点呢！

“红英同志！”他喊着，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杨红英听到有人叫，一抬身从地上跃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浮土，笑着迎了上来，嗓门特别大：“是你啊，‘秀才’，你们再不下来，我们可要贴大字报啦！”

来人是市民兵指挥部政工组的小李，他说：“这不来了吗？可你这位总指挥好难找呀，我已跑了三个地方啦！”

“跑跑好嘛，你们一天到晚坐着写呀写的，再不跑跑还不成了干猴子？哈哈……”杨红英的年纪三十二三岁，个子长得特别高大，象个篮球运动员，上穿一件草绿军装，下着海军蓝长裤，腰间一根牛皮武装带，显得十分干练，乌黑的短发，微微上挑的眉梢和机敏聪慧的眼神，使人感到她是个豪爽、泼辣的人。

小李正想说明来意，杨红英摆摆手：“等等！”扭头向一个正在瞄靶的民兵跑去，小李一看，也笑了，那位新战士的姿势实在难看，人趴在地上，屁股却拱得老高。只见杨红英跑上去，一巴掌把他的屁股打了下去。那小家伙红着脸扭过头扮了个鬼脸。

小李忍不住笑出声来：“你这位总指挥可真厉害！”

杨红英说：“说吧，什么事？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这些‘秀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总是要经验呀，总结呀，数字呀，对吧？”

小李连连点头：“对，对，领导让我来摸一摸，你们在抓社会阶级斗争方面有什么新鲜经验……”

杨红英浓眉一皱：“新鲜经验谈不上，不过，在我们区最近倒有些新的动向，百花公园你是知道的，最近那里流传着不少流言蜚语、小道新闻，很不正常。国庆节快到了，区委决定针锋相对，先让红星中学的文艺宣传队去演出，海报已经贴出去了，至于那些流言，我们打算再摸摸情况……”

“红英同志，实弹射击可以开始吗？”一位胖胖的女民兵跑来报告。

“开始！”杨红英招呼小李，“走，看看去！”

新战士们看到杨红英走来，都要她先打给他们看看，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她是有名的神枪手。

杨红英笑着提起一枝“半自动”，说：“行，献献丑，打不好别笑话！”

“咔！咔！”杨红英利落地压进五发子弹，跑到靶位上，平端步枪，稍事瞄准，“啪，啪……”五发子弹射出，五个靶子倒地。立式无依托，五发五中。那些新战士不禁拍起手来。小李也不禁暗暗叫好，只可惜环数不高，才四十环。

那位胖姑娘似乎看出了小李的心思，打着手势让记靶员把靶子扛过来，笑眯眯地对小李说：“这是咱们红英同志的独特打法，她的四十环，比你的五十环还强哪，你看看靶子就知道啦！”

小李和战士们纷纷围拢来，将五块靶子一一传看，看到弹着点枪枪都在靶心偏左的八环线上，有些疑惑不解，是否枪有毛病？

胖姑娘指着小李的心脏位置说：“你真是‘秀才’，这点常识都不懂，从实战的意义上讲，这儿才是真正的靶心哪！”

小李恍然大悟，杨红英枪枪都瞄准了

敌人的心脏！

杨红英双目闪着炯炯的异采，严肃地说：“对，要置敌于死地，一定要瞄准他的心脏打！”

这时，又一辆摩托车急急驶来，一位民兵战士跳下来报告：“红英同志，百花公园附近的演出海报，一夜之间，全被撕掉！”

“哦！？”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杨红英略为思索了一下，一抬手：“打靶继续进行，我看看去，把车给我！”说完敏捷地跳上摩托车，又扭头喊道，“小李，坐上！”

小李刚在车后坐稳，“呼”地一声，摩托车早已飞驶在打靶场外的大街上了。

二

杨红英和小李从百花公园回到了指挥部，议论着海报被撕的事。

“有人撕海报，这说明演出触痛了某些人，好嘛，疖子破了头，治起来就快，让他们跳出来好了，我们正要找他们算账呢！”杨红英亮着大嗓门，胸有成竹地说。

小李感到斗争很复杂：“红英同志，这不象是一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杨红英点点头：“是呀，应该分析分析，目前的斗争有新的特点，你不是要总结新鲜经验吗？来吧，和咱们一块儿干，新经验是和敌人的新花招斗出来的！”

说着，她推开了办公室的窗子，探出身去喊道：“各组室注意啦，统统到三楼会议室集合，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因为靠得近，小李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嗨，你这位总指挥有办法，集合部队连号也不用！”

杨红英爽朗地笑了：“咱们织布女工那一个不是大嗓门，走，开会去，听听大家

的。”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杨红英环顾四周，没有看到副指挥陈林，又扯着大嗓门问：“谁见到老陈没有？”有人回答：“一早就到区委去了，他说联系明天接待外宾的事。”

杨红英眉头微微一皱，把手一压：“我们先开起来。同志们，红星中学宣传队的演出海报被撕，大家都已知道了，现在我们开个敌情分析会，大家畅所欲言。”说完坐了下来，摊开了笔记本。

人们正讨论得热烈，外面传来了汽车喇叭声。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魁梧，举止稳健的汉子走了进来，他就是副指挥兼作战组组长陈林。他比杨红英稍大几岁，也许是因为体格魁伟的关系吧，行动举止以及神色，带有一种威严的气派，拿小李的话说，有点“战将风度”。他走到杨红英身边坐了下来，掏出烟盒和火柴。

“老陈，我们正在分析海报的事，大家谈了不少，你谈谈吧！”杨红英一把夺过陈林的烟盒，放在自己的笔记本旁。

陈林在别人面前可以显得十分威严，但是在这位年轻的有时还有点“孩子气”的总指挥面前，他的那种“战将风度”往往就散了架。

他只得掂着火柴盒，考虑发言。对于红星中学宣传队去百花广场演出，他本来就不怎么关心，他认为这些拉拉唱唱的事不属于民兵的职责范围，应该由政宣组和文化馆去管，只是因为杨红英十分热心，还亲自担任他们的顾问，他才没有反对。

刚才在区委副书记郑剑鸣那儿听到了海报被撕的事，说是学校里有人对他们的节目有看法，既然意见不统一，那就不要演嘛，这不很简单吗？

“好吧，我谈谈。”陈林开腔了：“海报被撕，据说是因为学校里对一些文艺节目有不同看法，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学生娃子

嘛，容易激动，一闹崩了，撕张把海报也是可能的，不必大惊小怪。我看先停止演出，学生娃子的事，我们不要插手，让他们内部统一统一吧。”

人们都说，织布女工的眼睛厉害，任何一个细微的疵点、跳纱都别想从她们的眼底溜过去。杨红英的眼睛象泉水一般清澈、透亮，目光犀利。这时，她的眼里掠过一丝阴云，她感到陈林在变。这位十年前的锻工，在民兵杀上社会阶级斗争战场的那些日子里，象个不知疲倦的人，哪里有情况，他就奔向哪里，一部旧自行车蹬得哗哗响；累了，大衣一裹在长凳上躺一躺；饿了，干面包、冷馒头啃几个……可是近年来有些飘飘然，他负责作战组工作，却很少到下面小分队去，下面有了情况，他就让两个副组长去处理，事后向他汇报，而对那些民兵军事表演，接待外宾等工作却十分热心……“他思想上正在出现断头，”杨红英暗想：“应该找机会帮他接一接！”

想到这儿，杨红英十分干脆地说：“我不同意老陈的看法。关于节目的争论，这是早就存在的，《一月风雷》这出小戏，是写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斗争的，有些人看了当然不会舒服，在试演时就有人说过反对的话。区委认为很好，还准备国庆节到市里参加调演呢，海报被撕，不是偶然的。我们常说要找准瞄准点，这件事倒是提醒我们，要考虑瞄准点究竟在哪里！”

陈林撇灭了烟头：“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嘛！……”

杨红英针锋相对地说：“不是我想得太复杂，是你想得太简单了！”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陈林争辩道。

“我知道！”杨红英知道陈林指的是区委副书记郑剑鸣。当时区委在审查节目并

决定演出时，郑剑鸣就反对过，说什么老同志都解放了，重新担任了工作，走资派在哪里？再演这样的戏，怕不妥当吧……杨红英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要区委！”

“是老郑吗？”杨红英的声音本来大，在静静的会议室里，听起来格外响亮，“我是杨红英啊，什么？轻点。对不起，我的嗓门生来这样！我问你一件事，你的意见是红星中学宣传队明天停止演出吗？为什么？……因为有人反对？我说老郑同志，如果因为有人反对就不演戏，恐怕地球上就不会有戏看了。”杨红英冲头冲脑的话使不少人笑了起来，指挥部的人都了解这位年轻的总指挥，她说起话来象布机里的梭子直率，尖利。

那位郑副书记大概是被她问得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没有回话，杨红英急了：“你怎么不说话？……什么？怕引起矛盾……矛盾怕什么？一万年之后还会有的！不行，演出是区委决定的，节目是区委集体审定的，没有区委决定，谁也不能停止小分队演出！”说完“啾”地挂上电话。

她转过身来，眉毛一扬：“我的意见，戏一定要演，撕海报的事一定要查。为了防止坏人在演出时捣乱，民兵要做好一切准备，还要请民警和解放军同志配合，大家看怎么样？”

人们都点头赞同，杨红英又问：“老陈，你看呢？”

陈林站起身来：“好吧，不过，我得事先说清楚，明天晚上值勤部队一个也不能动，有外宾保卫工作，这也是区委的决定！”说完，就走了。

望着陈林的背影，杨红英两道剑眉在眉心打了个结。

三

傍晚，一辆摩托车在百花公园门口停

了下来，开车的是杨红英，车后坐的是小李。

百花公园位于百花区的中心。这里解放前是个臭水浜。解放后，群众把臭水浜填了，改造成一个全市最大的花园，移植了各种花卉：春茶，夏荷，秋菊，冬梅，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园内还有一个能容纳几千人的广场，叫做百花广场，市里不少重要集会、游园活动和文艺演出都放在这儿。平时，不少单位共青团的团日活动，理论小组的专题讨论，也到这儿来。每天的早晨和傍晚，更有许多人到这儿来锻炼身体。

小李不大上这儿来，一下子就为这里的美景迷住了：“嗨，百花公园确实名不虚传啊！”

杨红英若有所思地笑了。她对百花公园是很有感情的，当然不在于百花公园的景致，而是她生活中许多很有意义的记忆都是与百花公园分不开的。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黑线影响下，这儿曾经成为投机倒把分子麋集的地方，美好的百花公园里充斥着鱼腥肉臭。当时，杨红英是百花棉纺厂布机车间的团总支书记，她气愤极了。在一个星期天，动员了全车间的团员、青年几百人开进百花公园，把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押往税收机关，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柳江市。不久，当时的市委书记黄一成在一次大会上点名批评她们违反党在困难时期的经济政策，后来厂党委还免去了她团总支书记的职务……

记得更清楚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全市的工人、学生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这儿串连，在这儿和旧市委的走卒们大辩论，在这儿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一月革命风暴中，又在这儿夺了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以后又举行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杨红英，这个普通纺织女工，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民兵指挥员，她那在三尺车弄里练就的风快有力的脚步，在十年的斗争道路上，磨练得更加坚定、扎实。她那善于捕捉疵点的眼睛，在十年的斗争风浪中，磨砺得更加深沉、尖锐。

“红英，你来啦！”一位鬓发花白的老人拉住了杨红英的手。

“吴大伯，你真是个闲不住的人啊！”

吴大伯认真地说：“阶级斗争存在，俺们哪能闲呢！”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杨红英频频点头：“说得对呀，大伯，要使百花常开，必须除虫灭害！小李，我建议你来采访采访，什么是群众专政，请看看咱们退休工人、编外老民兵吴大伯吧！”

说得小李和吴大伯都笑了。

广场上已经来了不少人，许多小朋友还自己带了小板凳，秩序井然地坐在台前，演出即将开始了。

这时，公园民兵连的副连长小王急匆匆地走来，小李认出正是昨天靶场上遇到的胖姑娘。

小王说：“红英，有情况，刚才有几个家伙贴了几张小字报，内容是什么‘中央文件摘抄’、‘某某中央首长讲话摘抄’。还讲什么‘省委已在考虑恢复黄一成的市委书记职务，现在演这种戏就是与省委唱反调……’”

杨红英的眼睛闪闪发光：“嗯，蛇露头了！……没有惊动他们吗？”

“没有惊动，今天我们严格执行指挥部的命令，布置暗哨，可惜人太少了，偏偏值勤部队……”

“有点紧张？看你头上的汗！”杨红英笑着点了一下小王的脑门：“不要紧，如果情况紧急，指挥部已有安排，还有那么多群众呢！”

“那小字报……”

“让它们贴着，这是他们的火力侦察，

我们暂且按兵不动，看他们怎么办，很可能在演戏时会闹事，那几个家伙盯上了？”

“盯上了！”

“好！今天这场戏，咱们是上台台下一块儿演！”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下半场，开始有些骚乱，不断有人怪笑、怪叫，当报幕员报到小话剧《一月风雷》时，就有人喊：“这个戏是大毒草！”“现在还有什么走资派？！”有不明真相的跟着哄了起来，有的不同意这种看法，结果辩论开了……人群乱了，有几个人窜来窜去，浑水摸鱼打冷拳……

“同志们，静一静！”场上响起一个清亮、威严的声音，象突然鸣起警钟一样，周围顿时安静了。只见舞台上，灯光下，站着一位女同志，一件草绿军装，一条海军蓝长裤，一头乌黑短发，“杨红英！”“杨总指挥！”百花区的居民十分熟悉这个英武的形象。

杨红英镇定自若地说：“刚才好象有人对戏有意见，请到台上来讲，不要在台下喊喊喳喳嘛！”

不少群众纷纷拥护：“对，不上台就是故意捣乱！”

台下一阵沉默。

“既然没人上来，说明他们的意见是摆不上台面的，那我们就继续演出！”

这时下面又有人嚷了起来：“不许演毒草戏！”“文化大革命都快十年了，你们还提走资派？”“你们是和中央指示对抗！”……

杨红英朝台下嚷得最凶的地方看去，一个熟悉的面影跳进她的眼帘，虽然这张脸已经有些变了，还是被她认了出来：“黄康，有话到台上来讲嘛！”

那个被叫做黄康的人也许是因为被认出来而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地喊道：“同志们，把她拖下来……”随着他的喊声，立刻有十多个人向台上冲去，有的还亮出了铁尺、匕首等凶器，但是被群众和民兵战士挡

住了，双方扭作一团，情势十分紧张。

就在这时，小李带着近百名民兵齐刷刷地小跑步而来。这些民兵战士都是附近机床齿轮厂和电话线厂的，是红英事先和两个厂的党委商量安排好的应急部队。戏演到下半场，红英感到气氛不对，便让小李先去把队伍集合好，只要里面一乱，就拉进来。

看到这么多民兵冲进来，那些闹事的都傻了眼，为首的几个被群众和民兵扭住了。

这时，吴大伯和小王押着一个家伙过来对杨红英说：“就是这家伙带头闹的！”

杨红英轻蔑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

那家伙十分嚣张：“杨红英，你们民兵凭什么抓人？你们压制民主，决没有好下场！”

杨红英掂着几把铁尺、匕首，冷笑道：“哼，这就是你们的民主！”

“杨红英，放明白点，现在是什么形势？你等着瞧吧！”

旁边有些战士和群众见这家伙这样顽固，都要冲上来揍他。

杨红英拦住众人，义正词严地说：“别存什么妄想啦，我们不但要查一查你们这些捣乱分子，还要揪你们的后台，你等着瞧吧！带走！”

广场上象刚经历过一场雷雨，很快又平静下来了，不一会儿，人们看到舞台上又出现了杨红英那高大挺拔的身影。

“同志们，”她那副大嗓门，用不着扩音器，全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刚才是一小撮坏人给我们添演了一个小节目，他们提醒我们，就是看戏时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杨红英风趣的话，使全场爆发出一阵笑声。

“他们散布政治谣言，扰乱革命秩序，甚至行凶打人，这笔帐我们是要算的！现

在我想请大家考虑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在目前的形势下，要跳出来反对我们演揭露和批判走资派的戏？我想，带着这个问题看下面的戏会更有意义的，现在继续演出，话剧——《一月风雷》！”

帷幕拉开了，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的尖锐斗争展现在人们眼前……

四

杨红英到市指挥部汇报工作去了。陈林因为昨晚接待外宾工作搞得比较晚，早上上班迟了点。他才进办公室，电话铃响了：“啊，我是陈林！老郑同志吗？什么事？噢……我查查看，我刚来，……对，好的，照办，等一会儿我再打个电话给你。”

这是郑剑鸣的电话，说是有位老战友的儿子，昨天在百花公园因为对红星中学的小戏有不同看法，被民兵抓了起来。还说民兵这样随便抓人不好，他的父母都是党员干部，他一不是坏分子，二不是反革命，放掉算了，省得事情闹大了。

陈林一个电话，叫来了一个作战组副组长，问道：“昨晚拘留人啦？”

“是的，是红英同志亲自带进来的！”

“审讯笔录呢？”陈林已经好久没有象今天这样关心案情了，副组长赶忙把卷宗拿来说：“这是初审笔录，这家伙很顽固，不肯交代！”

陈林一翻阅卷宗，火冒上来了，郑剑鸣老战友的儿子果然在里面。杨红英啊杨红英，难道这就是你的“瞄准点”吗？

“乱弹琴，把这些人弄进来干什么？乘人家父母还没有找上门来，赶快放掉！”陈林恼火地说。

“老陈，不能放，杨红英同志说，这些人散布政治谣言，聚众闹事，问题的性质十分严重，可能有后台，要追查！”

二

“追查，追查，人家父母是党员干部，追查个屁！放，错了我负责，刚才区委郑副书记已经来过电话了，说有个人还是他老战友的儿子，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我不同意！”杨红英惊雷般的声音，使陈林吓了一跳。她从市指挥部汇报工作刚刚回来。

“……”陈林想说服杨红英放人，但看着她那冷峻的目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杨红英看到陈林如此麻木，忍不住心火往上冒，但她知道“接断头”的时候需要冷静，她压了压怒火，打开卷宗，指着这个叫“黄康”的名字说：“你口口声声说他是党员干部的儿子，你看看这份材料，你怎么把这个大名鼎鼎的家伙都忘了？”

陈林开始记不起黄康是谁，经杨红英一提醒，他想起来了，这黄康是省里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儿子，是黄一成的侄子。这家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死保旧市委，后来又专搞打、砸、抢，公然提出要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上台。全市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对他进行了批判，后来就消声匿迹了。

“可是，他为什么现在还要跳出来闹呢？”陈林不解。

杨红英说：“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些人把他们父母的高官厚禄、资产阶级法权看成了世袭遗产，就象资本家的企业和地主的田地一样，革命革到党内走资派头上了，他们能甘心吗？他们时时刻刻在盼望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上台，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社会基础，他们的跳出来是和走资派的翻案活动密切配合的！”

“走资派翻案，……这从何说起呢？”

“你想想，为什么最近在百花广场流言四起？为什么他们连一个揭露走资派的小戏都不让演，甚至连走资派都不让提？他们那些所谓‘首长讲话’都是从哪儿来的？

刚才市指挥部领导告诉我，最近某些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百花区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在这些人的背后肯定有某些人在支持他们。市委指示我们，政治谣言一定要追查，还要注意事态的发展。还要我们重新学习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认清当前斗争的主要对象，校准我们的‘瞄准点’！”

“瞄准点？！……难道郑剑鸣与这件事也有什么联系吗？”陈林将刚才郑剑鸣的电话内容告诉杨红英。

“郑剑鸣？”杨红英敏慧的眼睛亮了一下，“他这辆‘救护车’倒是来得真快！”

对郑剑鸣这个人，杨红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有所了解的。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当时他在城里读书，因为看了几本进步书刊，上了黑名单，结果和几个同学结伙逃了出来，到了延安。解放后，随军进城，担任了市委统战部长，可他这位统战部长，正如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的：“统战，统战，统而不战！”没多久，自己倒被资本家“统”了过去，成了走资派。他是黄一成的亲信，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批判斗争，在百花区区委成立后，调来当副书记，他一直牢骚满腹，借口身体不好，不肯管事。可是最近突然积极起来了。他的积极意味着什么？而陈林又为什么这么糊涂呢？杨红英思索着。这时，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木盒，木盒里是一块血染的袖章。陈林一看，心就象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扑腾扑腾”地跳了起来。

这是一块被鲜血浸染的“文攻武卫”袖章，有如一团火在燃烧，映红了杨红英的脸。

那是柳江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在走资派的策划下，一小撮坏人妄图另拉山头，纠集了一部分人，准备在百花广场举

行成立大会，市革会及时采取了措施，派出了文攻武卫队伍，百花区是第一团。在劝说受蒙蔽的群众时，一小撮暴徒突然行凶，杨红英和陈林都受了伤，袖章都被鲜血染红了……事情平息后，他们就把血染的袖章珍藏起来，经常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走资派的罪责。

杨红英问陈林：“你的呢？”

“……”陈林红了脸，他开始保存着，后来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杨红英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陈林说：“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些日子里，有些人认为大功告成了，天下太平了，但是这袖章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走资派人还在，心不死，他们随时在准备反扑。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不能忘记这血的教训，迷失了方向……”

陈林羞愧地捧着袖章，猛地抬起头，见杨红英那炽热的目光正好落在墙上红光闪闪的语录上：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

就在这时，一辆墨绿色的轿车驶进了民兵指挥部的大院，车门打开，下车的正是区委副书记郑剑鸣。

郑剑鸣是个五十开外的壮年汉子，有着一张很容易跟人亲近的脸。中等个子，虽然体态已有些发胖，步履却是相当灵便。他踏上楼梯，心中不免有些感慨，民兵指挥部这幢楼房，对他来说是熟门熟路了。这儿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市统战部办的一所社会

主义学院，他当时兼任校长，这里每个房间的粉饰、油漆、摆设都是按照他的意图搞的。想当年自己上这儿，受到的是何等虔诚的尊敬和何等殷勤的接待啊！

“老郑，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杨红英已经站在楼梯口了。

“呃……没想到吧，哈哈……”郑剑鸣略显得有些尴尬，忙作解释，“过去对民兵工作关心很少，应该检讨，应该检讨啊！今天来向民兵战士学习学习……噢，陈林也在，昨晚辛苦了吧！”郑剑鸣看到陈林好象特别亲热。可陈林却并不热情。

他走进指挥部领导办公室，里面除了几张木椅子和两张写字台，什么也没有。

“你们可真是革命化呀！”郑剑鸣在一张木椅上坐下。“区委过去对你们关心不够，应该检讨啊，我看这样吧，你们打个报告，稍许添置一些……”

杨红英那深邃、敏锐的眼睛忽闪了一下，微笑着问：“老郑，你今天到这儿来，大概不会是因为这些事吧！”

“呃……当然喽……”郑剑鸣的“迂回战术”被杨红英拦腰截断，有点发窘。他站了起来，倒背着双手，在室内踱起步来。

郑剑鸣此来当然另有目的。说得明白点，他是来要人的。

最近，省里一位老战友写信给黄一成和他，吹了些风，说他们很快就会官复原职，甚至还能提升。过去的工作嘛，也不能一律抹煞，要重新估价。恰好那天黄一成的侄儿黄康也去看他叔叔，于是乎，百花广场的海报当晚就被撕了……而黄康却被民兵指挥部拘留审查。他听说民兵要抓后台，不得不亲自出马走一趟。他是个善于处世的人，尽管一肚子火，出现在他眼角的却是和善、宽容的笑纹。

他重新坐下，掏出烟来，丢给陈林一支，自己点上一支，用一种十分诚恳的口吻

说：“红英啊，说句心里话，我早就想找你们好好谈谈啦，我参加革命不算早，但也有几十年了。几十年来，跌过跟斗，喝过水，我感到为人、办事都须顺应潮流啊，不能光凭主观热情，我们过去的犯错误，往往在不看潮流哇……”

陈林听郑剑鸣突然大谈起“潮流”，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杨红英心里却十分明白，郑剑鸣这番话不是即兴发挥，而是一种暗示，一种压力！她笑笑说：“老郑，不过我听许多革命老干部对我说，在看潮流时，首先应该识别是什么潮流……”

这一“回马枪”杀得郑剑鸣的脸皮微微有些发红，他正要说话，电话铃响了，陈林拎起电话一听，脸都气红了。电话是公园民兵连打来的，说现在百花广场上聚集了一伙人，叫嚷着“还我战友”的口号，扬言要砸烂民兵指挥部。

陈林挂上电话，气愤地说：“这些家伙真的闹起来了，我马上带队伍去……”

郑剑鸣一把拉住陈林：“这种事不能莽撞，都是些革命群众嘛……”说话间，眼睛中掠过一丝得意的笑影。

“老郑说得对！不能莽撞！”郑剑鸣那丝得意的笑影是逃不过杨红英的眼睛的，“应该说，广场上绝大多数是被蒙蔽的群众，坏人是极少数！让他们表演表演也好，让群众受教育和锻炼嘛。”说着拿起电话：“机床齿轮厂吗？好，百花广场的事你们知道了吧，别着急，会收拾他们的，只是



时间未到，你们先派一个排进去，掌握现场情况，有情况及时联系，对！就这样！”转身又跑到窗前喊道：“摩托车队注意，全队集合待命，一班接受任务！”不一会儿，五个壮实的姑娘来了。

杨红英交待任务：“你们的任务是负责联络，及时向区委和指挥部汇报情况。出发！”一声令下，五辆摩托车吼叫着直奔百花公园。接着杨红英又对陈林说，“老陈，从目前的情势看，还得加紧审讯，你是否亲自去抓一下，要盯住‘瞄准点’……”陈林心领神会地去了。

郑剑鸣一听要加紧审讯，禁不住头皮有些发麻，他丢掉已经烧到指头的烟蒂说：“什么‘瞄准点’，抓了黄康，不是照样有人

闹事吗？”

“你说得很对。老郑，那你说我们的瞄准点应该对准谁呢？”

这时，一辆摩托车急驶而来，小李气喘吁吁地奔来报告：“百花广场的人越聚越多，民兵、民警都被殴打，电话线被剪断，他们正在发表演说，扬言要冲区委……”

郑剑鸣胀红着脸说：“……我不懂什么瞄准点，我只知道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看到没有！事情越闹越大，造成严重后果，你要负全部责任。我希望你听听群众的意见！”

杨红英镇定地说：“老郑，你放心，真正的群众意见，你很快就会听到的。你当然不会同意，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瞄准点是黄康们的后台！”

“不要捕风捉影……”郑剑鸣被杨红英火一般的眼睛看得浑身发热，额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陈林冲进门来，手里捧着审讯笔录，欲言又止。杨红英脸上带着颇有深意的笑容说：“你说吧，让老郑听听也好嘛！”

陈林说：“黄康这家伙很顽固，其他几个经过教育，交代了曾在黄康的宿舍里开过会，说黄康给他们看过一些信件……”

郑剑鸣一听“信件”，屁股上似有蝎子咬了一口，呼地站了起来。但很快他自知失态，又连忙尴尬地坐了下去。

杨红英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不觉微微一笑：“老郑，别急呀，老陈还没说完呢！”

陈林继续说：“我们点了黄康一下，他不得不承认是有的。”

杨红英眼睛一亮：“他宿舍离这儿远不远？”

“不远！”

“马上去一次，把信件取来！”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抄家呢？”郑剑鸣眼角的皱纹此刻绷得如弓弦一般。

“放心好了！我们会让黄康自己去把东西取出来的！”杨红英说，“小李，你也去一下。”

陈林他们的摩托车才走，又有两名联络员来报告：“区委书记和市指挥部领导已到现场，他们要我转告你，市委对此十分重视，区委已向全区各单位党委作了指示，民兵由区指挥部统一调动，请你大胆指挥，有情况再联系！”

这时，郑剑鸣已是汗如雨注了，他喃喃地说：“你们一意孤行，早晚得碰壁……”

杨红英一手叉腰，站在军事地图前面，象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冷静地在电话里指挥和布署着兵力：

“摩托车二班接受任务！”五个小伙子奔来。

杨红英说：“你们五个分头到长江、黄河、延安、瑞金、北京五个街道小分队去，转达指挥部命令，从现在起，封锁这五条通往百花公园的街口，只许出不许进！”

五辆摩托车出发。电话铃又响了：“是公安局吗？好，好，我们派一营人配合你们，请你们抓紧劝走围观群众！”

“电线厂老周吗？什么？等得不耐烦了，你这家伙！好，马上给你任务，把你那一营人拉上去，你们的任务是保护公安局的宣传人员和两部宣传车，不许伤了他们一根毫毛，什么？保证完成任务，好！”

“汽车修理厂老李吗？对！我是杨红英，请把你们团拉到百花公园一号门待命，好！”

“制药厂老胡，你把队伍带到二号门待命！”

“造船厂吗？你们能不能搞一个临时救护队，好，配备一个连的力量，对，就这样！”

“造纸厂……”

“棉纺厂……”

“副食品公司……”

杨红英是那么镇定自如地指挥着，往日那大嗓门此刻却反而特别深沉，显示出她必胜的信心。

郑剑鸣却完全失了常态，显得焦躁不安，他在室里不停地来回踱着，不停地抽烟、擦汗。

杨红英冷冷地说：“老郑，你应该把外衣脱掉了！”

郑剑鸣听了浑身一颤。

陈林和小李很快就回来了，见郑剑鸣还在，便用火辣辣的目光狠狠瞪了他一眼，把一叠材料和信件递给了杨红英，并和她耳语了几句。杨红英翻阅了几页信件，脸上露出了轻蔑的微笑。如果说，在此以前她对郑剑鸣已经有所“认识”，那末此刻已有了更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她的“认识”。她看着郑剑鸣黄汗直流的脸说：“再好的导演，导的戏也总该有个收场吧，老郑你说对吗？”

郑剑鸣一看那些信件，感到浑身发冷，

就象在大庭广众被突然剥光了衣服般的难堪。他脸色铁青说：“杨红英，我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些信件都是有来头的……”

杨红英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也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不管什么来头，我们一定要斗到底！”

“你们等着瞧吧，会有人来收拾你们的！”郑剑鸣气急败坏地溜走了。

杨红英的回答象沉雷一般，使整个屋子都震动起来：“刘少奇、林彪这样的人我们都领教过了。没什么了不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正等着他们呢。”说完，杨红英紧一紧腰带对陈林说：“老陈，你在这儿负责联络，我到现场去，是反击的时候了！”

陈林说：“我去！”

“别争！”话音未落，杨红英高大的身影早已消失在门外。

一辆摩托车象一颗出膛的子弹，呼啸而去……

（插图：韩 硕）

春 风 夜

——记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深夜

马 开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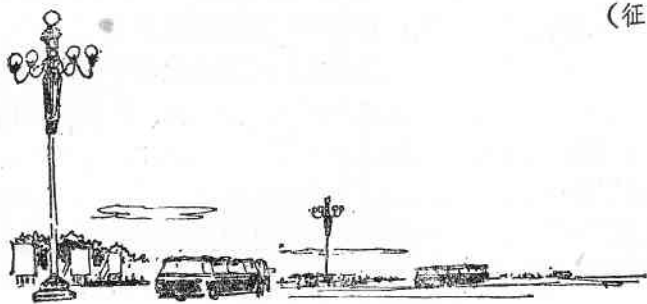
“喜报喜报——特大喜报！”
听，广播员声音盖住了风吼雪啸。
呵，是党中央发来的《贺电》，
热腾腾，飞进每个工人的心窍！
来不及擦去眶边的喜泪，
快奔上红旗如海的大道，
尽管宏亮的声音谁都听见，
还是要摇着臂膀，争相传告！
收起来吧，那蹩脚的骗术，
几捆钞票挡不住批修的戈矛！

党在我们的心中指挥战斗，
戳穿那破坏革命的无耻花招！
呵，《贺电》把春风吹进咱的胸襟：
茧手能将革命的命运稳操！
它向走资派发出最有权威的勒令：
不许把革命扭上修正主义的岔道！
“喜报喜报——特大喜报！”
是佳音，更是出征的战号！
广播的余音还在夜空里回响，
铿锵的机声，代替了锣喧鼓闹……

明天

(征文)

刘鹏春



明月，象报喜的金锣高挂夜天，
霜枫，似彤红的烈火燃在庭院。

时针、分针在“10”字上会师，
繁星、灯火在天尽处串连。

此刻，在祖国的伟大首都北京，
在长安街的一个红卫兵接待站……

大伙睡了，只因千里长征既累又倦，
大伙睡了，只因北京夜风不凉还暖。

哈，小胖有一只鞋子竟没有脱下，
对了，准是想用它把血泡遮掩。

喏，队长捏着钢笔靠墙睡得多熟，
你看，今天的日记才写了一半。

是谁把茶缸当作话筒捏得紧紧：
“别抢，别抢，让我首先发言……”

是谁唱歌，还用手打着节拍：

“北京，北京，我们把您思念……”

忽然，接待站的同志含笑推门：
“明天，毛主席要把红卫兵接见……”

沸腾了！象蒸汽催响了嘹亮的汽笛，
炸开了！象火焰燃着了爆竹的纸捻。

跃出被窝的，象蛟龙腾出大海波澜，
纵情跳跃的，似喜鹊飞上红梅枝端。

揉睡眼的，先揉落喜泪两行，
想高呼的，光吐出笑声一串。

“明天，在什么时间？”
“当朝霞簇拥着红太阳的笑脸。”

“明天，在什么地方？”
“天安门的履历表要把新的光荣增添。”

你问：“真的？这不是做梦吧？”
他答：“真的！夙愿就要实现！”

你击我一掌，浑身筋骨都惬意，
我捶你一拳，每个细胞都喜欢。

这边快乐得铺上打滚，张口喘大气，
那边高兴得紧紧搂抱，笑脸贴笑脸。

小李用进行曲速度唱起《东方红》，
莫怪唱得太快，庄严的乐句涌到嗓子
眼。

小高弹起月琴，琴声特别动听，
还是那张琴，他把琴弦心弦共拨弹。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一声唱，怎不使人身在今天忆昨天
……

“造反方知北京近，革命更觉主席
亲！”
一句诗，怎不使人想起昨天盼明天。
……

白色恐怖的乱云，资反路线的迷雾，
北京传来的炮声，大批判的硝烟……

终于，走资派结束了自鸣得意的昨天，
终于，我们赢来了无限幸福的明天！

小李说：“幸福的明天来得那么突然，
我们对革命还未来得及作一点贡献。”

队长答：“我们没有立下什么功绩，
不妨先捧出一颗红心、一副赤胆。”

小胖说：“幸福的明天来得那么必然，
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的每一个思念。”

小高应：“在这路线搏斗的关键时刻，

毛主席将给我们一腔豪情、一身勇敢。”

谁在朗诵：“明天那张火红的日历，
将化作我们生命航船的一页风帆。”

有人接上：“明天早晨灿烂的朝霞，
将点燃我们战斗青春的不灭火焰。”

“明天，幸福的暖流注入我们的血脉，
修正主义寒流就侵袭不了我们的
心田。”

“我们和走资派还要斗争千天万天，
记着明天，胜利会把我们的脚印紧
撵！”

快缝好长征路上被荆棘撕破的衣服，
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要整齐、庄严！

快用金线把“红卫兵”战旗绣得更亮，
好让毛主席看到，我们的理想金光闪
闪！

快把望远镜镜头再擦上几遍，
明天才能最清晰地看到毛主席的笑
颜。

快把墨水注满手中的钢笔，
明天要最严肃地记下那幸福的时间。

呵，真恨不得摘下繁星看红日一轮，
呵，真恨不得撩起夜幕见朝霞满天。

明天，人生战歌将出现最美的旋律，
明天，青春日记将写下最新的一篇。

明天啊，我们将幸福地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要从我们身上看到祖国的明
天！

风 口

(征 文)

王 琪 霞



李振飞离开东风体育场司令台，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流涌出大门时，才发觉自己手下的兵将全没了。他肩扛绣着“风口浪尖兵团”六个金字的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马路上，饶有兴味地回味着方才全市万人大会上，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那股叱咤风云的气概，和旧市委内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种丧魂落魄的熊相，他那张满是汗渍的四方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容。革命嘛，就该这样轰轰烈烈，就该这样痛快！

“请李振飞同志听到广播后，马上到兵团指挥部去！”李振飞刚跨进体育学院大门，就听到广播里叫他了。这个短跑运动员出身的兵团司令，就象听到发令枪响似地拉开长腿飞奔起来。

体院革命形势的发展，比李振飞奔跑的速度迅猛得多。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李振飞、石磊他们贴出第一张《炮轰院党委——评党委书记吕一读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字报以后，这所典雅幽静，专以培养“体育教授”、“运动健将”为宗旨的高等学

府，已经变得面目一新了：田径场、篮球馆、体操房等各种竞技场所，贴满了措辞尖锐的革命大字报和大幅标语；充满火药味的高音喇叭，整天播送着声讨院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罪行的批判文章和中央报刊上的重要文章；许多过去只练运动技巧的体育健儿，现在伴着彻夜不熄的灯光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

李振飞一路飞奔，经过饭厅，只见许多人围着炊事员范水林。小范一边憨厚地微笑着，跟身边的熟人招呼，一边手脚麻利地刷浆糊，张贴大字报。李振飞立刻来了个“急煞车”，笑呵呵地挤进了人群。

范水林年约廿七八岁，长得矮矮壮壮，穿一身土布衣衫，腰上围着白饭单，显得热



情，纯朴，且又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李振飞对他不仅相当熟悉，而且相当敬重。范水林是“风口浪尖兵团”的不可缺少的人物。譬如，人们在贴大字报时不会担心浆糊、刷帚、笔墨没人准备；兵团集体参加社会活动，谁也不会担心干粮、茶水供应不上，这一切，范水林自会安排得妥妥贴贴的。而且这个貌不惊人的炊事员，贴出来的大字报常常是相当惊人，相当吸引群众的。你瞧，他还没把大字报贴出来，身边就已围了一大群人了。

确实，范水林今天贴的大字报是惊人的。李振飞定睛一看，大字报的标题就十分触目：《风口浪尖兵团将向何方去？——建议兵团头头开门整风》。他耐着性子看完大字报，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

原来，范水林这张大字报是对着他来的。前天深夜，李振飞接到市里的电话通知，说是今天一早要在东风体育场召开一个万人大会，反击右倾翻案逆流，批斗旧市委内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根据谭有材的建议，他和兵团常委石磊、周琳等同志商议了一下，决定今晨提前集合队伍开进东风体育场，“在批判会上抢个第一名”！清晨，李振飞亲自广播动员全体在校师生员工一律到田径场集合整队。谁知偏偏有那么几个大名鼎鼎的逍遥派迟迟不来。李振飞很是恼火，气冲冲赶到琴声悠扬的体操房一看，外号叫作“副教授”的体操尖子小傅，带着十几个体操运动员正在和谐优美的琴声伴奏下，全神贯注地进行自由体操训练。他不由沉下脸来，大声喝道，“出去，通通出去集合！”可小傅偏偏不买帐，不以为然地说，“别发火嘛，向你请个假总可以了吧！”李振飞见小傅依然潇洒自如地腾挪翻跳，忍不住又喝道，“‘副教授’，业务挂师的老毛病又犯了，是吗？今天就是不准你请假！”说着把人全都赶出体操房，立刻上了

一把大锁，又叫人在门上贴张封条：“为堵住白专道路，暂封一天。”谁料，范水林竟会贴出大字报上纲上线，还提出“开门整风”。特别使他恼火的是，兵团常委谭有材也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名！

简直莫明其妙！李振飞心里老大不自在，转身直奔兵团指挥部。

“噢，小李来啦！”范水林热情地招呼着，随手递去一条热毛巾，“看了大字报面孔铁板，大概有意见，是吧！”

这句单刀直入的问话，在坐的兵团常委石磊、周琳都为他捏了把汗，生怕李振飞蹦起来。

奇怪的是李振飞根本没蹦，只是喘着粗气，用一种相当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范水林。他在想，正是这个范水林，在白色恐怖笼罩全院时，第一个在自己起草的那张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上签名；也是这个范水林，在“风口浪尖兵团”处于受压地位，随时可能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时，带头参加兵团组织；在向走资派夺权的日日夜夜，也正是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跟自己站在一起；在选举兵团头头时，又是他带头支持自己当司令的。现在，却又为啥贴大字报点我的名，还要搞什么开门整风呢？真是怪事！

其实，这是毫不奇怪的。早晨，范水林在食堂里听到人们议论封门事件，他就赶到体操房去。当他看到两张盖着兵团大印的封条交叉地贴在门上，不禁楞住了：小李啊，小李，你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来！小傅他们虽有缺点错误，根子还在走资派吕一读身上，他们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呀！你非但不团结教育他们去跟吕一读斗，跟修正主义决裂，却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压他们，这是多危险呀！长此以往，怎么能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掌好权、用好权呢？想到这些，他真想把封条一把撕下来，转而一想，又觉得撕掉封条并不解决思想问题，而

这张封条的出现，应该引起兵团每个战士特别是头头的警惕；在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刻，更应该注意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斗争得来的成果，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才果敢地写了这张大字报。

李振飞抹了把脸，尽量克制着自己的冲动，语调平和地说：“小范师傅，刚掌权就整风，后果你考虑过没有？”

范水林憨厚地笑笑，点了点头。

李振飞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叹了口气：“话再说回来，我们刚掌权又有什么可整的呢？”接着，他如数家珍地摆出一大堆战功：什么造反早，夺权早，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彻底……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把手一挥，问道：“你倒说说，有什么风可整？我看不要小题大作，自己拆自己的台脚！”

“哼，照这么说，咱们兵团是十全十美啦！我看呀，你这股骄气，就该狠狠地整一整！”一个剪短头发的姑娘蹦了起来。她是射箭运动员，名叫周琳，说话办事就象她干的行当一样，总是一语破的。“我早就建议兵团内部开展思想交锋，你就是怕痛怕痒，一拖再拖。”

素有“铁嘴”之称的谭有材，酸不溜儿地接上了话茬：“整风就要开门，何必缩手缩脚呢？大不了丢掉一顶乌纱帽嘛；李司令，你不是常说造反不是为当官，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吗？”

“你……”李振飞气极，一时无言以对。

这时，身高体壮的举重教练石磊屈起食指笃笃笃敲了几下。这个向以沉着持重受到群众赞赏的常委沉思了一会，一字一句地说：“谭有材，你别东拉西扯。小李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今天市里召开万人大会不就是批斗那些妄图翻案的走资派吗？在这个时机进行开门整风，我们能不注意左派整风，右派利用这条历史经验吗？”

范水林也觉得谭有材说话的气味不对，笑呵呵地点了一句：“你这张铁嘴真是名不虚传呀。不过，把我的意思说歪了，也把小李说歪了。我们造反派整风，根本不存在什么乌纱帽的问题，而是通过整风，使头头们更好地带领我们跟走资派斗，跟修正主义路线斗，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我同意小范师傅的意见！”周琳尖声叫道。

“我举双手拥护！”谭有材眼中闪过一道令人难以捉摸的神色。

石磊拍拍李振飞的肩膀，不紧不慢地问道：“小李，就这样决定了？”

“好啊！”李振飞尽管还有顾虑，但还是懂得组织原则的，“少数服从多数嘛。要整就整吧！”

“风口浪尖兵团”实行开门整风就这么定了。正当头头们讨论好战斗部署，准备起草布告时，范水林就把预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送来，放在擅长书法的周琳面前，默默地站在一边，看她一笔一划写完布告，说道：“整风就要开始了，咱们可得注意注意吕一读的行动啊，我看这家伙是不会老实的。”

二

要斗私，批修。

为了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兵团指挥部决定，自即日起进行开门整风。地点：体操房。时间：每天上午八时半。希望广大革命群众踊跃参加，积极提出宝贵意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风口浪尖兵团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

饭厅门口这张布告，照例是范水林在凌晨三点起来做早点时张贴的。现在，早操已经结束，手拿碗筷前来吃早点的人们全被这张布告吸引了。大家被头头们改正缺点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了，不住地交口赞扬：“小将敢造修正主义的反，也敢造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反！”“咱们头头就是有点彻底革命的气派！”……

听着这番议论，范水林格外高兴。他一边手脚不闲地收拾碗筷，一边笑呵呵地跟熟人搭上几句话，忙到人群散去，才把一切料理停当。他刚解下围身，想送两担茶水到会场里去。突然，他发觉吕一读手里拿着扫帚在布告和大字报之间东扫扫，西望望，来来回回逗留了好久还不肯离去，顿时眉峰一耸警觉起来。

吕一读年约五十开外，中等个子。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体院党委书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十分卖力，在体育界颇有一点名气。可在学生中间名声不佳，人们说他是两副面孔一句话：拿到金牌，眉开眼笑请吃饭；名落孙山，吹胡瞪眼骂大街。总而言之，一句话，“冠军拿来！”对此，范水林是有切身体会的。

范水林本是游泳运动员，进院已经十多年了。他出身在渔民家庭，自小在风浪里摔打，练得一身好水性。十七岁那年从农中抽到体院，不久便在一次全国比赛中，打破两项全国记录。吕一读亲自为他摆庆功酒接风。可范水林非但不领这个情，还说这是在运动员中搞“两极分化”，弄得吕一读哭笑不得。事后吕一读经常讪笑他土头土脑。后来有一次，在回家路上，范水林看见一只装货的驳船翻在河里，便奋不顾身跳入河心救人捞物。不慎扭伤了腰，误了吕一读想在全国比赛中多拿两块金牌的如意算盘。吕一读气得破口大骂，说他是捧不起的阿斗，罚他到伙房当炊事员。范水

林对当炊事员倒也无所谓，可对吕一读这种做法很反感，当即向市里写了一封控告信，奇怪的是转来转去，信又转到了吕一读手里。这使他一直想不通。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他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吕一读搞的这套东西，有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为他撑腰哩！于是，他就积极投入到这场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了。现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垮了，吕一读也已靠边检查了。可这个走资派会真的服罪认输吗？

“吕一读，你在干什么？”

“哎，哎……”吕一读猛地发觉范水林那双眼睛牢牢地盯着自己，不禁吓了一跳，赶忙垂下双手做出一副准备挨训的样子。打从一月革命风暴夺权以来，吕一读上午在校打扫卫生，下午回家写检讨，见人总是低头哈腰，装出一副可怜相。可是，对眼前这个范水林，他却是从心里感到惧怕，他们是老对手，较量过不止一次了。就说运动初期那件事吧，当时李振飞、石磊因贴出《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还被停止了营养菜。可是这个范水林竟敢违背他的指令，公然把营养菜送到李振飞、石磊手里。为此，吕一读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借口“同反党分子勾勾搭搭”，“对抗党委决议”，蒙蔽部分群众围攻范水林。想不到就是这个被看成土头土脑的范水林跳上大会主席台，当众责问吕一读：“你镇压群众，破坏党的政策。我看，给你戴上一顶反党帽子正好！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顿时，会场响起一片呼应声，吓得吕一读瑟瑟发抖。从此，他再也不敢小看这个土头土脑的炊事员了。

“看来，你对这些很感兴趣呀！”范水林指着布告和大字报，问道。

“不，不，我看后很受教育，很受教育！”

“很受教育？你倒谈得具体一点。”

吕一读先是一楞，继而眼中闪过一道光来：“小将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姿态很高，真是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吕一读神秘莫测的眼神，言不由衷的语调，引起了范水林的注意。他想了想，当即点了一句：“可别嘴里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是，是！”吕一读连连点头，提起扫帚走了。

范水林望着他的背影，沉思了一会。便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桶装上三轮拖车，蹬起三轮拖车赶到体操房，参加兵团整风去了。

整风会议开到一半就出现了冷场。一些兴冲冲而来的群众，气呼呼地离开了。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和李振飞敷衍草率的检讨分不开的。主持会议的石磊作好动员报告后，李振飞便大大咧咧地接过话筒，就事论事地介绍了一下“封门事件”经过，而后轻描淡写地表示愿意向当事者道歉。没等李振飞发言完毕，坐在台下的范水林递上来一张条子：“小李，不要就事论事，应该就事论线！”

“李振飞必须端正态度，”“李振飞应该触及灵魂，”这时，台下有几个人喊起了口号。其中小傅叫得最响。

李振飞顿时火冒八丈，心想：你“副教授”有什么资格吵吵嚷嚷？要不是为了大局，我凭什么向你道歉？他几次想抓起话筒进行反击，都被石磊稳稳地按住了。这时，谭有材在台上看似劝说李振飞，但又故意把嘴靠近话筒，酸不溜儿地说：“激动干什么呢，让人家讲话嘛！”

“噫——！”小傅听谭有材这么一说，带头哄了起来。接着还有几个人也跟着嚷嚷。许多群众对此很是不满，纷纷指责小傅没有诚意。会场顿时乱了。

范水林急忙拨开人群走到小傅面前，

轻声地说：“小傅，开门整风并不是整哪一个人，你这样起哄，跟整风精神是对不上号的。”

小傅脸一红，脖子一梗：“嗨，开门整风，不是你提出来的吗？火刚点起来，你怎么当起消防队员来了呢？”说着，把手一挥带着几个人退出了会场。

石磊跟周琳商量了一下，向到会群众表示，兵团领导班子内部先开展思想交锋，暂时休会。

范水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和石磊、周琳并肩走出会场。一瞬间，李振飞的态度，小傅的起哄；谭有材不阴不阳的怪话；吕一读神秘莫测的眼神，轮番在他脑海中闪过。他对开门整风会遇到种种阻力是有充分估计的。现在他在思索着怎样化阻力为动力。

远处，李振飞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吱——”一个急煞车，李振飞纵身跳下车来，对着石磊、周琳大声嚷道：“嗨，整风整风，你们去看看吕一读写些什么！”

石磊胸有成竹地说：“怕什么，这就叫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

“对！”范水林大声说道，“有这个反面教员来上课，我们的头脑就会更清醒。走，去看看！”

在大批判专栏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贴着吕一读的认罪书——《我的十大罪状》。认罪书的口吻和工整的字迹，都仿佛要使人们相信，这是作者的由衷之言——

“……我之所以变成走资派，就是因为我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压制、打击了革命群众。比如，范水林同志是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敢于抵制我的错误决定，而被罚到伙房当炊事员。这是毁灭人材，对党对人民犯罪。对一些犯有思想错误的同志，我不是耐心地

说服教育，而是冷落他们，歧视他们，以至使他们越走越远。运动初期，共产党员谭有材带头起来造我的反，我准备把他打成反革命……我有罪，罪该万死！……希望大家继续批判我，让我参加风口浪尖兵团的开门整风，使我从中接受活的教育，……最后恳求允许我在整风会上谈谈自己的教训和检查……”

范水林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感到这一条条都是隐晦曲折地对着当前的开门整风来的；一方面影射兵团头头犯了与他相同性质的错误，一方面又想利用个别头头的私心杂念制造分裂。“好狠毒的吕一读，你想反攻倒算，搞垮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白日做梦！”他心里默默说着，转身飞



也似地走了。

果真，这张认罪书使有些人上当了。

“哼，老实说吕一读在台上也没给我吃啥苦头，李振飞上台才几个月，就这样挑刺找岔以势压人。”小傅跟身边几个人咕哝。

“副教授，”有人提醒道：“照你这么说不，还是吕一读重新上台好了？”

正在人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李振飞哆嗦着嘴皮，猛地伸手去撕认罪书，却被一只冰冷的大手抓住了。他回头一看，又是谭有材。谭有材冷冷一笑：“嘿，撕它干吗？让群众看看嘛！”

“老谭，是你同意他把认罪书抄成大字报贴出来的吗？”周琳冷不丁地将了一军。

谭有材不屑地斜了一眼：“是我同意的，不可以贴吗？”

石磊把李振飞拉到身边，不紧不慢地说：“当然可以，老谭，问题是我们怎么看法！”

这时，只见范水林满头大汗，手里拿着红墨水和毛笔，急匆匆地拨开人群，走到大字报前，习惯地将袖管一捋，提起毛笔蘸满红墨水，在吕一读的认罪书上，一笔一划地写下几个大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保留五天）。

“好！”石磊、周琳会心一笑，异口同声地说。

三

起风了，天色阴沉沉地象要下雨。几天来，“李振飞

要垮台”的风从角落里吹起来了，“‘风口浪尖’这面大旗要倒下来”的毛毛雨也飘起来了，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

在这一场暴风雨面前，有人惊慌了，有人动摇了，但我们的范水林却显得十分沉着，这天，他身围白饭单，在热气腾腾的蒸雾中给师生们打菜。他边打菜边唱着菜单：“糖醋排骨、三鲜汤——啊，老回教来了。呃，来两个荷包蛋。”人们纷纷对他说：“小范师傅，你烧饭做菜滋味好，大字报也写得呱呱叫。”“小范师傅，你在吕一读检讨书上写的两句话，我们看了大有启发。”范水林知道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心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一定能顺利进行，此刻，他惦念的却是李振飞。

“小李，”突然他看到李振飞的菜盘子递过来，眼睛亮了起来，“来，加餐，”他舀起满满的一勺子菜盛在他的盘子里。

李振飞正眼没抬。

“晚上我到你宿舍来，欢迎吗？”

李振飞瞪了他一眼，端了菜便走。范水林心想：“小李啊，难道我们就这样经不住考验吗？”

夜幕黑沉沉地挂了下来，开始下雨了。范水林来到兵团小会议室。文化大革命以来，兵团头头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大家都要到这里来，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最新指示，讨论运动进展情况，小屋里的灯，很晚很晚还亮着，李振飞和石磊干脆把铺盖都搬了进来。但是今晚屋里却没有灯光。

范水林拧亮了灯，在屋里来回走着，走到李振飞的床边。

李振飞的床铺显得凌乱，袖章、军帽扔作一团，床头钉着一块木板，板上放着的书积了一层灰。范水林帮他整理一番，突然看到枕边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八个大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知道那是在资反路线最猖獗的时刻，李振

飞怀着满腔愤怒写下的。范水林不禁心潮起伏，那时，小李立场多么坚定，又多么好学，要想解决什么问题，就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可现在革命深入了，前进的脚步反而慢了下来。小李呀，敌人正在利用我们头脑中的“私”字，你为什么只看到小傅在跳，看不到走资派在拍手笑呢？他拿了支笔走到床前，在那张纸上添了一行字“将革命进行到底”！“嗨，”突然李振飞浑身湿淋淋地破门而入，见了范水林，板着脸，一声不吭。

“快脱下来，要着凉的。喏，开水。”范水林端了碗水过去，亲切地说。声音虽不重，却是那样熟悉，那样震动李振飞的心。看着这碗水，他不禁想起一件小事：还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受压制时，有一天半夜，他和石磊几个执行任务回来，院门被锁了。外面正下着大雨，他们打算翻墙越进，无奈围墙太高，正在犯难时，范水林帮他们开了门，把他们拉进厨房，一声不吭地捅开炉子，把他们的衣服烤干，还煮了一锅姜汤，一碗碗地端给他们。那时候，李振飞接过姜汤，心情激动得无法形容，喝下去甜滋滋、热辣辣的。可现在这范水林端来的水是那么清淡，李振飞眉心打结，生硬地推开了他的手：“小范，你变了，过去你那么支持我，可现在却带头整我！”

热血，涌上范水林心头，他激动地说：“不，是你变了。你地位变了，思想也变了，你学习放松了，和群众越来越远了。”顿了顿，继续说：“群众拥护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拥护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过去正因为你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所以我们才支持你。小李呀，现在我们也不想整垮你，而是希望你放下包袱，更好地带领我们战斗！”

“咳，这些日子，我饭顾不上吃，觉没好好睡，结果落得个意见一大堆！”

“你对各种意见要进行分析，群众多么

迫切地希望你改正错误啊!”接着,他把饭厅里听到的议论告诉了他,“对小傅这样的同志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只有团结争取群众大多数,才能孤立吕一读这一小撮。”

“大家还会信任我吗?”李振飞低下头,他显然被小范火热的感情、正确的分析打动了。

“会的,只要有勇气,振奋精神!”范水林把手按在他的肩上,“你早些休息吧,明天还要继续整风呢!”

从小会议室出来,雨已经停了。范水林急步向前走着,他还要去找对开门整风最拥护,口号喊得最响的谭有材。

谭有材,人长得瘦长、白皙,为人乖巧,随机应变。过去靠他一张嘴,得到吕一读的赏识,修正主义路线一破产,他马上造反,一有机会,就上台抛些材料,揭露、批判吕一读,获得群众谅解,当了兵团常委。尽管谭有材见风使舵,批判揭发措词激烈,然而吕一读对他这个名利熏心的宠儿的心理掌握得很准,他们“连心”战术打得有板有眼。这次开门整风,他胸有成竹地认为,搬掉绊脚石,能确立起他的地位和权威来。现在他一边把几天来收集的关于李振飞等人的材料归类分档,一边轻松地吹着口哨。

“笃!笃!”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进来,‘副教授’,你怎么才来?”谭有材拖长声音。没想到进来的是范水林。他对这位不速之客冒雨夜访十分吃惊。

“啊呀,小范师傅难得光临,坐,坐!”他十分殷勤。

范水林笑笑坐了下来:“你把我当成小傅,你们有事约好喽,不打搅了吧!”

“哪里哪里,小傅也难得来玩玩,”接着他把话锋一转,“小范师傅,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一张大字报写得真好!”

“哈哈,我可没想到啊!”

“你有眼力,有魄力,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喏,你看看,”他从拎包里拿出一叠材料,“意见这么多,包括吕一读检讨上提到的,兵团不整顿不行呀!”

“什么,吕一读的检讨,你看不出他的用心吗?”

“不管吕一读是什么用心,他提出的问题是事实嘛,我们唯物主义者应当尊重客观嘛。”

“那么吕一读是帮助造反派整风啰!”

“客观效果如此,可以帮助群众打开思路,有利于整风嘛!”他突然警觉起来,觉得自己回答很不妥当,于是有意支吾开去,“小范师傅,你来找我有何事?”

“老谭,我想提醒你,今天在会上,以及你现在讲的话是错误的,我们对形势要认清,脚跟要站稳!”范水林平静而严肃地说。

“哈哈,你来教训我了?”谭有材眼皮下现出一丝轻蔑。

“不,我是个群众,我有义务帮助你整风!”

“群众?”他嗤地冷笑一声,“现在群众的愿望、呼声你了解吗?”

“群众的呼声,人心所向恐怕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走资派现在想干什么?谁是真整风,谁想利用这次整风,群众看得一清二楚。”范水林情绪激昂,目光象芒刺一般投向谭有材,接着,他略略改变了口气说,“谭有材同志,不信的话,我们看好了。”说完便朝门口走去。

四

整风会仍在体操房举行,气氛恰和上次截然相反。会议从早晨开到现在,到会群众有增无减,早来的人已把会场挤满了,迟来一步的人只能坐在门外旁听了。但是,尽管人头济济,会场却显得井然有序,

热气腾腾。

范水林被推派为群众代表，坐在主席台后排。他仔细地聆听着每个人的发言，观察着各种不同的人的神态，不时摸出小本子记下一点什么，脸上始终挂着憨厚的笑容。

群众对“风口浪尖兵团”头头提出的意见，既尖锐，又中肯，发言十分踊跃，以致在主席台前排起了队。谭有材深深感到会议这样继续下去，再让李振飞作上一番检讨，对自己是很不利的。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掏出一叠早已准备好的材料，抢过麦克风，以一种相当沉痛的声调大声说道：“同志们，大家对李振飞同志提了许多意见。作为兵团常委，我的心情是很沉痛的。我不希望看着自己的战友垮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既然要搞开门整风，就该不怕家丑外扬。我想在这里，揭发几条李振飞同志在兵团领导班子内部的严重错误。比如，……”接着，他把自己精心收集的李振飞的材料逐条公布于众，尔后，一条一条上纲上线。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人们全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口若悬河的谭有材。

范水林越听越不是滋味，脸上憨厚的笑容被严峻的神色代替了。他猛地站起身来，夺过了话筒，大声喝道：“谭有材，你身为兵团常委，怎么说的话却和吕一读一个调子。昨天兵团头头开展思想交锋你一言不发，今天又来突然袭击。手摸胸膛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

台下，绝大多数群众对谭有材这番哗众取宠的表演早已感到恶心，于是，会场里响起一片指责谭有材的议论声。谭有材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他对范水林这番义正词严的责问无言以对，只得用那求援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小傅的身影，鼓动他起来发言起哄。可是小傅却避开了他的目光，纹丝不动。

此刻，小傅眼前正浮现着昨晚范水林找上门来跟自己促膝谈心的那幕情景。当他看到范水林挂着一脸雨珠，走进门时，真担心来找岔挑刺。不料，范水林却开门见山作了自我批评，诚恳地检查自己过去对他关心不够，还希望小傅对他多提批评意见。这使小傅无比感动。接着，范水林又谈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感受和体会，也对他只专业务，不问政治，甘当逍遥派提出了尖锐而诚恳的批评。那一句句知心话，一片火热的阶级情，使小傅流下了眼泪，也使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以前走的白专道路有多危险。想到这些，他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有一股热哄哄的东西涌上心头。

这时，会场里又响起了范水林的声音：“同志们，刚才我对谭有材同志提了几点意见。他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我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吕一读身上。”会场里一片寂静，人们又一次被范水林的发言吸引住了：“文化大革命前，吕一读用名利地位，物质刺激，毒害了许多象谭有材、小傅这样的同志；运动初期又蒙蔽了一部分人整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他还不死心，还想反攻倒算。他的那份认罪书，就是他搞反扑的炮弹。因此，我建议在整风之前，把吕一读先揪来批斗。”

台上台下响起一片掌声。石磊立刻吩咐把吕一读带进了会场。

在一片愤怒的口号声中，小傅拨开人群，冲上了主席台。他激动地说：“这次开门整风，是由封门事件引起的。开始，我对李振飞同志有些意见，看了吕一读的认罪书，更是火上浇油，认为他有什么了不起，吕一读也不过如此。现在想起来，这真是鬼迷心窍，上了吕一读的当！”说到这里，他眼睛湿润了，“运动初期，李振飞同志为啥要批评帮助我？就是要把我从白专道路上

拉回头，前天李振飞同志为啥要封门？就是要那条坑人的白专道路堵死！尽管这样做有点简单化，但反映了他对白专道路的义愤。可我，却对他的态度斤斤计较……”

整个会场沸腾了。在这沸腾的人群中，最激动的要算李振飞了。他不顾一切地冲到台前，眼眶里噙着泪花，双手紧紧地拉着小傅的手，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突然，他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一把夺过麦克风，领头呼起了口号。

“吕一读破坏开门整风决没有好下场！”

“吕一读反攻倒算罪责难逃！”

“打倒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吕一读！”

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望着垂头丧气的谭有材，望着怒目相视的小傅，望着领呼口号的李振飞，望着正在端茶送水的范水林，吕一读面色煞白，象散了骨架似地浑身索索发抖了。

面对如此壮观的群众斗争场面，李振飞激动得不可名状。他不时接到台下传来的小纸条，看到有那么多群众充满热情地鼓励自己丢掉包袱轻装前进，为党为人民再立新功。他珍惜地把这些小纸条展平折好，夹在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本里，同时又拔出钢笔在那份已被手汗浸湿的检查发言中，写下了自己新的体会和感受：只

有把群众团结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离开了群众，斗争得来的胜利成果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这时，会场里响起了石磊那稳健宏亮的声音：“吕一读，老实告诉你，我们搞开门整风，就是为了把更多的群众团结起来，跟你们这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着干，干到底！你想利用整风进行反攻倒算，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整垮，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竖起耳朵听听群众的呼声吧！搞修正主义是多么不得人心，搞翻案是多么不得人心！”

体操房里群情激昂，热气腾腾，人们忘记了饥渴和休息。石磊一看手表，时间已是深夜十点了。他考虑到明天清晨大家还要按时进行早训，便和周琳商量了几句，把话筒送到周琳面前。周琳把短发往后那么一甩，激动地说：“同志们，今天这个整风会，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真是大快人心哪！现在，请群众代表小范师傅给我们讲几句好不好？”

“好——”掌声如雷，欢声四起，有如波涛翻卷的海洋。可是，主席台上群众代表席位空着，人们到处搜寻小范师傅的人影。突然，眼明目亮的射箭运动员周琳发现，我们的小范师傅已骑上那辆装满空茶桶的三轮拖车，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

（题图、插图：施大畏）





赞美你，火车头

陆丽芬

呜……汽笛一声长鸣，直冲云天，震撼大地，扣人心弦。满载着运往祖国四面八方的货物和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战友的列车，在火车头的牵引下，迎着曙光，昂首向前……

此情此景，不禁使人对火车头油然而生敬意。是啊，列车行进时那风驰电掣般的速度，那叱咤风云、威武雄壮的气势，不都是因为具有强大动力的车头的牵引吗？所以，每当我看到长长的列车，在火车头的牵引下，顶风雪，破迷雾，跨过长江大桥，穿越崇山峻岭，奔驰在广袤无垠的平原上的时候，心中总要对火车头的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的气概发出深深的赞叹：赞美你呵，日行千里，荷重万吨的火车头；赞美你呵，夜以继日、奔南驰北的火车头！

我赞美火车头，我歌颂火车头，还因为它象征革命，永远向前。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寥寥一语，包蕴着多么深刻的真理啊。回顾人类社会走过的漫长历程，无论是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千百万奴隶起义，无数次农民革命的结果。这种人民革命暴动的隆隆战鼓、滚滚硝烟，犹如强劲的火车头，把人类历史拉向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大革命，在革命的催发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看吧，“到处莺歌燕舞”。十年前曾经一度是牛鬼蛇神统治、黑风妖雾笼罩的文艺舞台，如今革命样板戏大放异彩，在她的带动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日益繁荣，给伟大祖国增添了无限春光；十年前曾经是封、资、修教育思想盘根错节的教育领地，如今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革命大批判的熊熊烈火中，逐步成为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炮的前沿阵地，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十年前曾经被城市老爷把持的卫生战线，如今成千上万个“春苗”在阳光哺育下，背起了红药箱，在斗争风雨中不断成长；十年前曾经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小将，如今已成长为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代新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革命解放了生产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我国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一派兴旺景象……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胜利、光辉的十个春秋，从源远流长的历史来看，虽然不过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就是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你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带来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呀！



火车头具有威武雄壮、势不可挡的磅礴气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它的征途中就没有障碍物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就决定了新与旧、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是时刻想妄图拔掉道钉，偷扳道岔，使社会主义列车出轨翻车的人。

党内走资派他们大都是在民主革命的征程中乘上革命的列车的，然而，就是在当时，他们与无产阶级也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是为全人类的解放，即把革命的列车驶向共产主义而战斗的，因此，他们把个人的命运、阶级的命运与时代列车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那些走资派，则是把革命当作“入股”，在民主革命这段征程中，可以和无产阶级“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因此，当时代列车驶入社会主义后，他们就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是借重新工作的机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吗？他炮制“三项指示为纲”，大造反革命舆论，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鼓吹“全面整顿”，他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魁祸首，其目的，就是要让时代列车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但是，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螳臂挡车，最终只能落得个粉身碎骨。

我赞美火车头，我歌颂火车头，你将沿着毛主席铺设的革命轨道，驾长风，披霞光，载着光明，载着希望，在洒满金色阳光

的轨道上，向着美好的未来——共产主义，飞奔，飞奔……



且谈“黄绢之术”

陈思和

凡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人，都知道“黄绢之术”是白骨精为吃唐僧肉而使出的最毒一招。它是在妖怪的一系列的“术”都遭到破产后出笼的。白骨精善于伪装，它一会儿化作美丽的少女，手捧白馍，诱以物质刺激；一会儿又变成慈悲的翁媪，哭哭啼啼，用眼泪骗取人们的信任。当这些花招在具有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面前相继失败后，就使出了最后的一招。请看：好端端的天空突然冒出了一朵彩云，彩云里飞出一条黄绢，悠悠晃晃，向唐僧的头顶飘落下来，上面写道：“佛心慈悲，切忌杀生，再留悟空，难取真经。”黄绢者，佛旨也。既然是佛祖降罪，警惕性不高的唐僧则很容易受骗上当。结果，降妖的坚强战士被赶回了



花果山，“妖为鬼蜮必成灾”，唐僧在假天王庙里被捉，差点丧失性命。

小小一条黄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危害性呢？推想起来，黄绢的功能，无非是造谣。不过这个谣决非是一般长舌之妇在街头惹尾所能造出来的。它有它的特点：一是来势大，黄绢是借佛祖的名义传下来的，不由对方不信。这也是所谓“人民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吧。其二是貌似公正，乍看起来，“佛心慈悲，切忌杀生，”好象反对一切暴力行为，不偏不袒，颇为折中。其实，只要仔细阅读下去，真相也就大白了：“再留悟空，难取真经。”说穿了，就是以“取真经”为名，不准孙悟空对妖怪实行专政，至于妖怪吃人，那是天经地义，当然合法啰。公允之状掩饰着猖狂的进攻，堂皇之貌包藏了离间的祸心。

曾几何时，白骨精的“黄绢之术”从神话境地传到了现实世界。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一切反动派无不是这样的“谣言世家”。“白壁何辜，青蝇屡前，群轻折轴，下沉黄泉”，唐朝诗人李白就对当时儒家保守势力的造谣行径发出悲愤的抨击。到了中国大地上激荡起社会主义革命风雷之时，党内更有那么一些“精生”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白骨堆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跳出来兴风作浪。君不见，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正是把散布谣言作为他们搞右倾翻案的一个重要手段吗？去年夏季前后，他们抛出谣言，配合向无产阶级进攻；今年春天，他们又抛出谣言，掩护反扑。这些政治谣言都是由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邓小平就是一个最大的谣言制造者。这些谣言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对党中

央的热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同时，它又是反动阶级的垂死挣扎，就在谣言猖獗之时，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剑出鞘”了，他们公然在天安门广场上制造法西斯的暴乱，赤裸裸地张开了妖怪吃人的血盆大口。真是今非昔比，白骨洞里出产的“黄绢之术”虽然“高明”，但在邓记谣言公司的产品面前，也不由得相形见绌了。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白骨洞里出产的“黄绢之术”固然一时也能蒙蔽唐僧，但最终不是被孙悟空口吐神火，烧得原形毕露吗？而今，试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批邓的神火遍地燃烧，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如同锐利的火眼金睛，使亿万工农兵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识别一切伪装的敌人；又如同无敌的千钧大棒，扫灭妖雾魔焰，澄清万里尘埃，指引人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小撮制造反革命谣言的现代“白骨精”们，在这场革命风雷中的命运，能比神话中的好些么？痴心妄想。





大厦的联想

郑楚华

我迈步在新筑的宽广大道上，两旁是一幢幢高耸入云的大厦，虽然我天天从这里经过，却使我常看常新。看，它巍巍屹立在白云起舞的上空，雄伟磅礴，傲然挺拔，周围时有狂风骤雨，时有闪电惊雷，但任凭风驰电吼，却丝毫不减大厦的英姿，它在十二级飓风面前岿然不动！

高楼大厦之所以能在风雨里毫不动摇，原因在于基础的坚固，记得北宋中期的著名法家王安石，对此曾有生动的描述：“要须基能承础，础能承基，梁能成栋，乃成室。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子与梁，则室坏矣。”王安石是有感而发的，比喻当时的现实斗争，指出要变法成功，须要有坚固的社会基础。时隔千年，王安石这段话，仍值得我们深思。

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基地上破土而立的。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在这个旧基地上到处充塞着已经腐败风化的“粪壤”、“烂石”——资产阶级法权。虽然我们今天还承认它的“合法存在”，但却要限制它，破除它，直至最终消灭它。只有待到那一天，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才算完成，共产主义的坚实地基才能奠定。建国以来，从土改、镇反到社教运动；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历次政治运动，都如急风暴雨冲刷着“粪壤烂石”，涤荡着旧基地，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斗。这个战斗，比起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冲杀，比起推翻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意义更深远，斗争更曲折，也更困难十倍、百倍。

为什么？这不仅因为“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因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混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刘少奇、林彪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专无产阶级的政，变社会主义为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不是由于没有彻底清除旧基地，基础不稳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终于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手中毁于旦夕么？！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比做一座无可匹敌、宏伟壮丽的大厦，那么，今天我们只不过是为它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在资本主义不断衰亡和共产主义幼芽不断生长的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不仅要用粗壮的双手去消除“粪土烂石”，更要为共产主义大



厦加砖垫石。你看，在祖国的大地上共产主义幼芽层出不穷：广大知识青年组成上山下乡的浩荡大军，向着缩小三大差别的伟大目标勇猛向前；赤脚医生、赤脚大学生……象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永葆革命的青春。甘祖昌、金训华、朱克家、魏尧升……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是我们时代的骄傲。象这样与传统观念决裂的英雄，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何止成千上万！他们不正是以令人钦佩的行动为共产主义大厦铺垫坚实的基础吗？

鲁迅曾经说过：但愿自己死后化作沃泥，为人类铺路。我们要学习他彻底革命的精神，把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共产主义壮丽大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忙人”与“闲人”

查志华

接触一些搞业余创作的同志，有时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坦率地抱怨说，工作太忙

了，没有时间搞创作。听了他们的话，引起我对于“忙”与“闲”等问题的一些想法。

革命者都是忙人，为革命搞创作的同志也不例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在紧张繁忙的情况下从事写作的战斗精神从来都是给予热情赞扬的。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曾经这样说过：“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五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正是因为《国际歌》的作者是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这首歌是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奋勇战斗的枪林弹雨之中写成的，因此“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忙人，意味着一个革命者始终在伟大斗争的旋涡之中，与群众同呼吸，与革命同命运，他写出的作品才有革命的激情，才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说话，才能永葆艺术青春。当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艰苦繁忙的战斗年月里，除了指挥部队进行军事作战外，还写下了许多瑰丽宏伟的诗章。当我们今天读着这些千古流传的佳句，万代不磨的丰碑时，我们是多么激动，多么鼓舞。但是，可曾知道，这些诗句，有的是在丛山峻岭的行军途中写下的；有的是在察看作战地形归来后作成的；还有的是骑在马背上哼就的。伟大导师的这些光辉实践，永远激励着我们搞创作的同志全身心地投入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斗争，在激烈繁忙的斗争中去汲取最大的诗情和永不减弱的创作动力。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如此之多的战斗概



文,首先是因为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再则,还因为他是以战斗的姿态从事创作的。他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相反,鲁迅所一贯鄙弃的那帮喝咖啡,讲西语,住洋房,吃闲饭的专门替反动派“帮闲”的文人,他们搜肠刮肚写出来的所谓“帮闲”文学,只不过是闲阶级在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时候刺激一下神经的“小摆设”而已。

还是忙一点好,搞创作的同志要乐于当一个“忙人”。等到发觉自己“闲”的时候,倒应该检查一下是否脱离斗争,远离群众了。是否乐于当一个“忙人”,里面有一个世界观改造的问题,在这方面,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坛给我们的教训还少吗?那时有一些工农兵业余作者,开始是生活在斗争第一线的“忙人”,写出了不少很好的作品,等到文艺黑线把他们之中有些人捧进这个协会,那个团体,用修正主义一套毒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了“闲人”,过着一支烟、一杯茶、一张报的闲适生活,脱离了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他们在那里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搞起所谓“专业”的创作来了,但写来写去,写不出一篇象样的表现我们伟大时代的文艺作品来。自己是远离斗争生活的“闲人”,只能写些表现资产阶级“闲”情逸致的“闲花”、“闲草”。原来是植根在群众斗争肥沃土壤上的苍松翠柏,渐渐地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闲庭”里的一盆“小盆景”,历史的教训值得人们永远铭记,无论是搞创作的老同志,还是刚涌现的新战士,我们都要不时地回顾文艺黑线下的这一幕,用以警惕和自省,时时提醒自己:做一个革命和创作的“忙人”,不做贪图安逸

享受的“闲人”。

时光飞逝,历史巨变。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批邓斗争的进一步深入,都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从事创作的同志用战斗的姿态投入斗争,用战斗的姿态从事创作,“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紧跟飞速前进的历史车轮,写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从“列宁奖金”说起

凌云

在苏修文艺界,奖金真可谓多如牛毛,什么“苏联国家奖”、“全苏工人题材优秀作品奖”、“国防部文学奖”、“卢纳察尔斯基文艺评论奖”、“列宾美术奖”、“格林卡音乐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奖”,等等,等等,简直是举不胜举。然而,这些名目繁多的奖金,每奖达几千卢布的数额,则是“牛毛”所不可比拟的了。苏联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只不过六、七十个卢布,而苏修作家、艺术



家的一次“外快”竟如此之大，他们的收入也由此可见一斑了。在所有的奖金中，特别发人深思的是所谓“列宁奖金”，数额竟高达一万卢布，而且根据苏修当局规定，于四月二十二日，即列宁誕生日，颁发这项奖金，以示“纪念”。

提起列宁，不禁使人们想起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在世时的一些事。为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造成资产阶级既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从理论上论证并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限制在分配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例如，在文艺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的一篇题为《一个发现》的文章中，就把稿费列为资产阶级“丰衣足食生活的‘派生’财源”；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批判了那些“贪图稿费、追求奇闻”的资产阶级文人。在列宁时期，文艺界虽有稿费和征文奖（没有专门的文学奖金），但数额都不大。一九二四年初，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曾带着老婆到莫斯科，企图在文艺界大捞一把，但“稿费却很少”，于是这一年的五月，肖洛霍夫只好垂头丧气地溜回到顿河老家。

对于列宁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斗争的光辉实践，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们是讳莫如深的。为什么？因为今日，在列宁的故乡，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勃列日涅夫一伙正在通过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来保护苏修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巩固他们的修正主义统治。设置和颁发“列宁奖金”等等，就正是从这个需要出发的，即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差别，在文艺界培植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另一方面则是以此为诱饵，“鼓励”

作家、艺术家为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路线效劳。苏修叛徒集团通过的一项“决议”就供认：“列宁奖金”是为了“刺激”文化的发展，“必须更加有区别地和广泛地鼓励值得国家支持的创作”。

分明是彻底背叛列宁主义、大搞修正主义，却偏偏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强加在列宁头上，还美其名曰“纪念”列宁，这看上去有点怪，其实一点也不怪。列宁早就指出：“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勃列日涅夫一伙所干的，就正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故伎重演：打着“红旗”反红旗，盗用革命领袖的名义，欺骗人民群众。

苏修叛徒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瞒天过海，以假乱真，兜售私货了。但是，事情的结果只能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越来越多的苏联人民必将进一步看穿他们用修正主义私货冒充列宁主义的丑恶行径，从而奋起积极的反抗斗争，彻底摧毁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统治，捍卫列宁主义的光辉事业。





“饮食结构”改善种种

陈大康

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发誓赌咒，说什么“苏联人的饭桌上要一应俱全”云云。可是，赌咒声还在人们耳边萦绕，先是在外省，接着在莫斯科却实行了每星期四不供应肉、只许吃鱼的措施。为此，莫斯科公共饮食业管理局局长出面解释说，这是为了“改善莫斯科人的饮食结构”。

自从苏修复辟资本主义以来，苏联人的“饮食结构”已被“改善”过多次了。农业歉收，畜牧业萧条，别说“土豆烧牛肉”这盘好菜，许多地区甚至就连面包都暂停供应了。苏修集团嫌人民“饮食结构”不够理想，号召烤“小型面包”，“把面包切薄一点”，并打肿脸充胖子说，“苏联人少吃了面包，是因为多吃了肉”。

且不说这个“多吃了肉”是假，但“经互会”成员国被“支援”苏修弄得缺肉倒确实是真的。在蒙古甚至发生这样的怪事：修

鞋匠对排着长队的钉鞋的顾客说，没有牛皮供应。原来，占全国征购总量四分之三以上的牲畜都被赶到苏联去了。转嫁农业危机是苏修集团惯用的手法，搞得已成苏联蔬菜生产国的保加利亚，自己想吃点白菜还得动用外汇从其他国家进口。“老大哥”有难，“小兄弟”理当分担嘛，勃列日涅夫们恨不得“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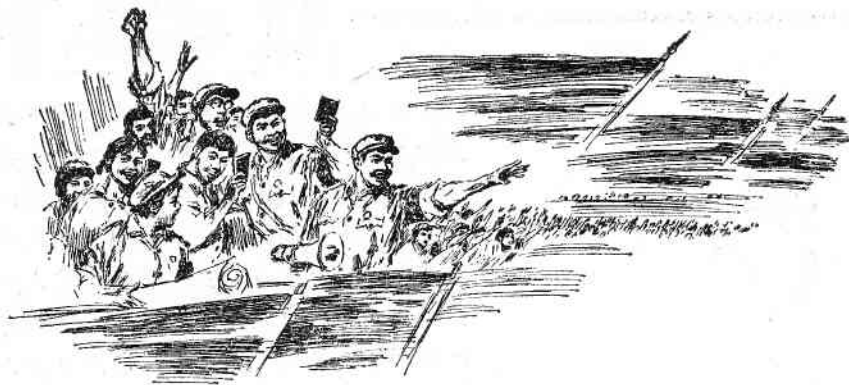
然而，即使把“小兄弟”的经济弄破产，苏修农业危机还是解决不了。于是，苏联人民的“饮食结构”又得“改善”：不吃肉，改吃鱼。电台、电视台竞相介绍鱼的烹饪法，塔斯社更是郑重其事地报道说，苏联人“打心眼里欢迎‘星期四吃鱼日’这个主意”。

哪儿来这样多的鱼呢？这问题好办，到别国海域去捕捞就是了。别国渔业要大受损害吗？那更好，顺便把那儿人民的“饮食结构”也“改善”一下。

七千多艘空空的大型拖网船、工厂船、冷藏运输、支持船统统开了出去。于是，在加拿大、墨西哥、挪威、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日本，在五大洲四大洋，鱼儿们都遭到了浩劫，不少种鱼祖祖孙孙一起被捕走，几乎绝了种；而当地国家和渔民经济更是大受损失。苏修这个超级渔霸一九七四年九百八十六万吨鱼获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在外国海域里捕捞的。

然而，各国人民对现代汪洋大盗的侵略掠夺行径是不能容忍的，他们纷纷采取行动保卫本国主权和渔业资源。这样一来，“星期四吃鱼日”恐怕又要吃不成了。

面包小了，肉食少了，鱼的来源又将岌岌乎殆哉，试问苏修当局衮衮诸公，“饮食结构”再如何“改善”呢？



献给十年的诗篇

(征文)

钱 钢

序 歌

旭日，烧红了黎明！
暴雨，洗绿了群山！
挎枪挺立哨位，
战士侧耳江天——
是什么声音？
山谷间回荡，
彩云里飞旋……
一阵阵，
扣我心弦！
大寨的晨钟，
大庆的油泉，
东海的巨轮，
西沙的战舰，
此刻呵，
一呼应百，百呼应万……
轰鸣着两个响亮的字眼！
呵——

“十年！……”

“十年！……”

今天是光辉的节日，
今天是隆重的盛典！

来吧！

五·七干校的老红军，
蹬上你心爱的长征鞋，
气昂昂，重上雄关！

来吧！

扎根边疆的新农民，
跳上那鲜红的拖拉机，
轰隆隆，飞跃平川！

来吧！

春苗、红雨……

背上你洁白的药箱，
再采束最美的杜鹃！

来吧！

小靳庄的大娘，
唱起你高亢的战歌，

揣上你火热的诗篇！
此刻呵，
让我们胜利的捷报，
相逢在凯歌里；
让我们赤诚的丹心，
相碰在旗浪间！

呵，
这就是今天
祖国的笑颜：
春城千座，
花海无边……
这就是今天
节日的欢声：
鼓如雷鸣，
歌似浪喧……
然而呵，
瑰丽的画屏，
却有一幅
使我格外地留恋！
看呐，看——
十年前的松苗，
变成了莽莽松涛
绿浪翻卷！
十年前的雏鹰，
练就了矫健双翅
搏击长天！
我爱今日的礼花，
我爱此时的春风，
可是我更爱呵，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一道飞天的长虹，
一章壮丽的诗篇！
沿着毛主席
开辟的航线，
人生的足印
跨过了万水千山，
我看见

浩浩荡荡，
走过来
一代新人，
——从火红的十年！



呵，
是如此遥远，
却又这般难忘……
工人新村
一间朝阳的新房，
洁白墙头
一幅毛主席的画像……
爸爸把我拉到窗前，
指点着那条窄小的弄堂：
“看见了吧？阿牛，
那是我当童工的地方……”
奶奶为我缝着书包，
针在走呵，泪在淌：
“祖祖辈辈的睁眼瞎，
你是第一个读书郎……”
呵，
我象春天一样，
奔跑在公园的草坪上！
没有呼啸的皮鞭，
柳丝轻抚着肩膀；
没有呛人的煤烟，
繁花吐露着芬芳……
黑暗已经过去，
苦难早成以往！
通往未来的海峡呵，
似乎波澄风轻，

只须驾舟荡桨……

一个闷热的夜晚，
远处的闪电一暗一亮。
爸爸气冲冲回到家来，
一拳头砸在桌上：
“什么‘触犯专家’……
什么‘乱纪违章’……
禁止试验、勒令下马，
这哪象共产党的厂长?!……”
我吃惊地张大了嘴，
愤怒的火焰喷出眼眶!
我第一次看到，生活呵
并不是处处鸟语花香……

我走进校园，
我走进课堂，
心头的疑云呵，
又在这里增殖!
什么“学而优则仕”，
什么“未来的名望”，
为什么——
课堂外飘着红旗，
课堂内，
却是封资修的陈糠?!
一条无形的绳索，
正把一代人捆绑!

呵，《九评》——

九个震天撼地的惊雷，
炸响在我们少年的胸膛!
没有入侵的铁蹄，
没有暴乱的枪响，
是谁的黑手
窃去了红星的光芒?!
还是昨天的旗号，
还是昨天的“信仰”，
是谁的魔爪

把革命锁进了铁窗?!
望着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沉思……
掂着肩头的重任，
我们在深想……

而这时，
一阵雨前的狂风呵，
已掀起我们的衣裳!
扑来了——
举着奏折的“海青天”，
满眼凶光的“李慧娘”;
扑来了——
“燕山夜话”的妖雾，
“三家村”里的恶狼;
那“老爷医院”的药方
比病魔更狠，
那“桃园经验”的恶果
沾满了砒霜!……
……呵，
挣脱了昨日的锁链，
踏碎了肃杀的冰霜，
为什么，翻身的阶级
还在受压?
烧毁了地主的田契，
没收了买办的厂房，
那压迫人的阶级
又在何方?

夜深了，
我睁开睡眠，
呵，爸爸在窗前凝想;
台灯下
洁白的书卷
怎么这样亮!
我悄悄起身，
顾不得披上衣裳，
——呵，

毛泽东选集，
共产党宣言……
真理的光芒
照进了我的心房！
我读呵，我想，
不知什么时候，
爸爸粗大的手掌
已放在我的肩上……

呵！
来到了！
来到了！
五月十六日《通知》，
党中央发出冲锋的命令；
《炮打司令部》，
毛主席挥出决战的巨掌！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呵，
汇成了一片激怒的海洋！
快呵！快架起千万门火炮，
快呵！快冲上新的战场，
爸爸举起“造反派”的大旗，
我也佩上红卫兵的袖章……



呵，就从这一天呵，
我开始懂得了：
“阶级”这两个字，
该怎样理解，
“革命”这一句话，
有多重的份量……



二

呵，“八·一八”，
我永远难忘的“八·一八”！
那云霞般的红旗呵，
那红旗般的云霞！
呵，长安街，
我终生向往的长安街！
那鲜花般的笑脸呵，
那笑脸般的鲜花！
听！时钟敲响了：
一下、两下、十下……
是伟大领袖的脚步声呵，
震山、震海、震天涯！
“呵，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了！……”
看！毛主席穿上了绿军装，
神采奕奕，容光焕发；
是我们的红司令呵，
他要检阅革命的兵马！
看！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袖章如火，大放光华；
支持我们“造反有理”呵，
他要把火种撒遍天下！
呵呵，
泪水把衣襟打湿，
欢呼把嗓子喊哑！
是谁踮足
挡住了我的视线？
谁又伸手
将我举上了肩胛？

红太阳照耀着我们，
我们在一瞬间长高长大！

我们长高长大，
我们横枪跃马！
高擎红卫兵战旗，
向着资产阶级冲杀！
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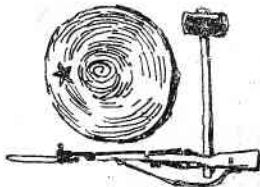
那破四旧的火把，
燃遍了长街小巷；
那长征队的战歌，
洒满了大渡金沙，
批判资反路线，
擦亮了我幼稚的双眼，
一月革命风暴，
锤打着我年轻的身架！

……深夜。灯下。
我刻着钢板，
铁笔沙沙……
当印完最后一张战报，
唔唔，眼皮已经打架；
在那乒乓桌上，
美美地睡一会！
呵，我梦见了，梦见了
巴黎公社的大厦……

……人山。人海。
宽阔的广场，
声浪喧哗……
我跳上辩论坛，
夺过走资派手里的喇叭！
揭露他分裂群众的阴谋，
戳穿他假作检讨的鬼话，
呵，我那曾经细弱的嗓音，
此刻变得宏大！

……江风。雪花。

我参加海港抢运，
脚步踏踏……
让工学运动的洪流，
把旧学校的污垢冲刷；
我紧撑老码头的身影，
热汗在号子声中飞洒。
呵，我跟上了，跟上了
一个伟大阶级的步伐！



……是一个初春的早晨，
轻轻地，我们把袖章摘下，
一团火，
在贴胸的衣袋里发热，
一声“到！”
奔向那海角、天涯……
你务农，他学工，
我站到“八·一”军旗下！
一颗颗星斗，投入了
阶级队伍的银河；
一粒粒子弹，压进了
捍卫革命的弹匣！
呵——

批林整风……
批林批孔……
我们把浊流的源头追查；
学习理论……
评论《水浒》……
我们把毒藤的黑根深挖！
就是这样呵，
毛主席指引着我们
从一九六六年走来，
硝烟装点了我们
战斗的年华！

三

……十年了，
整整十年了！
我红卫兵中的战友呵，
今天，你在哪里？
也许我们已互不相认，
十年风雨，把每张脸磨砺！
可是我们将永远熟识呵，
听我们的歌吧，看我们的旗！

呵，在船台的焊花丛中，
我望见了你飞舞的大锤。
战友呵，你在高喊着什么？
——“加油呵！加油！”
要做船厂的主人，
不做资产阶级法权的奴隶！”……

呵，在山村的泥泞路上，
我望见了你滴水的斗笠。
昨天你在大学的课堂，
今天飞回了落户的山区，
战友呵，我知道你的夙愿：
“承认差别，承担差别，
用终生的战斗缩小它
——那怕是万分之一！”

呵，我看见了你了！
理论小组攻坚的战士。
你为革命委员会站岗，
不仅用枪，而且用笔！
呵，我看见了你了！
年青的县委书记。
你的身影映进霏泥的小河，
更映进社员的心底！
看见了你呵，我看见了你了！
我们在一面战旗下，
我们在一条堑壕里，
我们是一支支离弦的响箭，

正向着资产阶级法权出击！



出击！出击！
铁锤砸向了
走资派的“通灵宝玉”……
他们心惊胆战，
他们咬牙切齿，
他们嘴唇上的每对牙印，
都深深刻着：“复辟！”
“三项指示为纲”，
黑云压城；
“整顿”的大棒，
密如急雨。
邓小平兴起翻案的妖风，
恶狠狠，想当中国的“纳吉”。
呵——
谁敢砍文化大革命的红旗，
谁就是我们的死敌！
闪电划破长空，
怒火烧红胸膛，
毛主席一声号令
我们奋起反击！

呵，亲爱的战友，
我在天安门前看到了你！
你佩着工人民兵的标志，
雄赳赳，一身豪气！
你冲向寻衅闹事的暴徒，
战妖风，威武不屈！
昨天，我们在这里
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
今天，你又在这里

实践了我们的誓词——

保卫文化大革命！

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你是把磨了十年的战刀呵！

锐不可当，所向披靡！

呵，亲爱的战友，

我在批邓战场上看到了你！

大批判专栏前，

你又象十年前一样，

“噔噔噔”，攀上了木梯；

批邓大会的台上，

你又象十年前一样，

愤怒“开炮”，挥动着手臂！

揭穿折衷主义的骗术，

扯下“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

你是个斗了十年的勇士呵，

胆气冲天，谁可匹敌？！

今天呵，看祖国大地，

到处有我战友的雄姿！

井冈山麓，延水河畔，

华北平原，淮海战地……

我们一代人呵，

一声吼，一个惊天的霹雳：

翻案不得人心！

面对台风掀起的浊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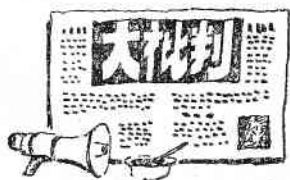
我们是一道钢铸铁浇的长堤！

我们怎样

从十年里走来，

我们也将怎样

捍卫十年的胜利！



尾 歌

呵！呵！

难忘的十年，

火红的十年！

我们这一代人啊，

就是献给你的一组诗篇！

我们深情地回望，

决不是歇在半山凉亭

感叹山路的惊险！

以革命的名义，

把一路的足迹检点吧，

呵，前面！

高路入云端。

更伟大的战斗，

正把我们召唤！

亲爱的战友，请记住吧，

请记住我们的十年！

记住我们是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呵，

我们的青春

在十年的烈火中锤炼！

任风雨更狂，

任路途更险，

我们含笑出征，

我们高歌攀登！

让我们

在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那盛大的节日里相见吧！

让我们

永远无愧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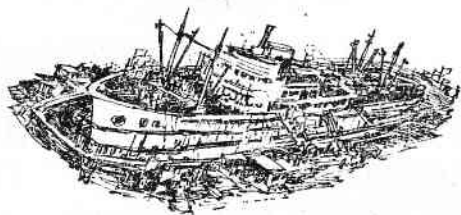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火红的十年！

(题图：昭 亚)

编者按：在全国人民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本刊又举办了一期工农兵业余作者学习班。这期学习班的参加者以工厂七·二一大学文科班学员为主，文化大革命初，他们还是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本期刊登的，是他们第一次提起笔来创作的、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小小说。这些作品虽然还不很成熟，却象新苗破土而出，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景象。今后，我们将继续邀请工农兵业余作者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并选登他们的习作，更好地反映工农兵火热的生 活，更紧密地配合现实的阶级斗争。

* * * * *



“团结”号

范希平 诸宏建

严冬。东风船厂里，热烘烘的气浪早把冰霜融化了。一月革命风暴中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轮“战斗号”，已进入了紧张的阶段：焊花闪烁，锤声轰鸣，人心激荡。厂区大道上，戴红袖章的工人，插红旗的车辆，汇成了一股洪流……

离日班上班的时候还早呢，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朱大新，额上已冒出了热汗，粗胳膊上红袖章扬得高高的。“噉——噉——”他手下喷出了金亮的焊花，弧光把周围耀得通明。这四十来岁的红脸膛壮汉，把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溶注在这焊花里了。

“大新——”厂生产计划科的计划员赵

民，急急地跑来招呼道，“航海局‘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老俞找你，快来！”

朱大新风风火火推门走进计划调度室，汗还没顾上擦，大巴掌就被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握住了：“老朱师傅，‘团结’号修理的事，还得向你们求援啊！目前，我们能用的船都用上了，抢运煤炭，投入粉碎‘三停’的战斗！可是，时间急，船少，紧张呵！”

“‘团结’号？！”

朱大新和赵民一怔，对视了一眼。朱大新转过头来，深沉地望着老俞，缓缓地抬起头来。赵民却张大了嘴巴，抓抓头皮，轻轻地“呀”了一声。

原来，这“团结”号在东风船厂已经泊

了好几年。文化大革命前，船厂的走资派和航海局走资派推行“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相互扯皮，一个嫌成本高，一个嫌产值低，把一条明明能修好的“团结”轮硬是泡在江里，天长日久，水下钢板浸烂了，内部机件锈坏了……

现在，造反了，夺权了，航海局的战友找上门来了！该怎么回答他们呢？

朱大新想了一阵，脸上充满了激情的红光，右拳重重地砸在左掌上，豪爽地说道：“行啊，老俞！我们再跟全厂的工人群众商量一下。这事儿，咱包了！”

赵民的眼睛紧张地朝朱大新望了望，那神色似在说：“咳，老朱，自己厂里这么紧张的生产任务，难道你忘了吗？”

老俞使劲地摇摇朱大新的肩膀，一个劲地道：“太谢谢你们了！”

“你这个同志也真是，什么‘我们’‘你们’的，咱不都是在同走资派作斗争吗？”朱大新意味深长地说道。话是冲着老俞，可灼人的眼睛却望着赵民。

老俞走了。修船的事就这么定下了，可赵民的心怎么也定不下来。

“走！”朱大新一把拖住赵民，把他拉到“团结”轮上，摸了摸底。赵民双眉越锁越紧了：需修的项目密密实实记了几大张，简直把人脑袋给占满了！他无可奈何地耷着头。

平日里火爆爆性儿的朱大新，这会儿也把两道又粗又浓的眉头蹙紧了，但他想的和赵民截然不同。他摸着失修的机电器件，心里象被廿四磅的大锤砸过一样难受，——这正是东风厂过去安装的。走资派两只眼睛死盯在利润上，竟不顾工人们的反对，把一些报废材料修饰一番，硬装了上去。海员工人开着“病船”航运，出了事故都没处修……

“‘团结’轮，被走资派破坏成什么样子

了！”朱大新忿忿地说。

“这船用什么来修呵？”赵民焦急地说。

“用新的，把旧的换下来！”朱大新坚决地说。

“新的？我们自己的‘战斗’号也要用呀！”赵民更急了。

“‘团结’号，不也是我们自己的吗？”朱大新炯炯的眼睛看着赵民，激动地说，“老赵，为了彻底粉碎走资派的‘三停’阴谋，我们一定要砸碎修正主义路线筑在我们造船和海运行业之间的那堵墙！老赵，这是一场新的战斗呵！”

赵民楞楞地望着朱大新，思索着。

当天晚上，朱大新主持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狠批修正主义路线，迅速抢修‘团结’号”的动员会。几天来，“团结”轮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电焊弧光与“战斗”号交相辉映。东风船厂更加沸腾了……

这天，赵民又关在计划调度室里计算“团结”号的进度了。他双手熟练地笃着算盘，脸上露出了愁容。

门开了，朱大新大步走到桌前，站住了，红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微微蹙拢，仔细地打量着垂头丧气的赵民。

赵民叹了口气，推开算盘道：“大新，当初，我们不该接‘团结’号呵！——现在，看上去热热闹闹，可要不了几天，恐怕就得中途停工！”

“为什么？”朱大新不动声色地问。

“你看嘛，缺这个，少那个，到今天504钢板还没着落！要是从前，别说有这么多的缺档，就是缺其中一项两项，也得下马！我当了十几年计划员……”

“老赵，现在已经不是从前了！”朱大新的手掌有力地伸向门外沸腾的船台，“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夺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唉，”赵民抓抓头皮说，“这是安排生

产,是实际问题……”

“不,老赵,”朱大新激动地说,“我们与走资派斗争,最重要的是粉碎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路线变了,生产关系就得变!”

说完,朱大新走到了挂在墙上的“修船项目”栏前。那上面,插着一面面小旗子,表明攻下了一个个难关。朱大新把一面红旗,插到了写着“504 钢板”的格子里。

“怎么,钢板来了?”赵民惊讶得站了起来,“哪儿弄到的?”

“长风船厂。”朱大新动情地说,“他们把最紧张的钢材抽出来,支援了我们!”

赵民半张着嘴。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出乎意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这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送来一个紧急情况:“‘团结’轮急需一批焊丝!”朱大新刚撂下电话,赵民已把那张发料卡递给了他。

“不好,型号有差异。”朱大新眼睛一眨,又有了主意:“马上和红光机器厂联系,他们可能有一批备料,向他们求援!”

红光厂的回答很干脆:“行,来装吧!”

这一切,使赵民更加惊讶起来:“红光

厂?以前到他们厂搞材料可难咧……”

“嘟嘟。”——这会,朱大新和赵民已坐在满载着焊丝的汽车上了,汽车飞驰在通往东风厂的大道上。赵民觉得许多事都在起变化。“怎么变的呢?”他问朱大新。

朱大新那红红的脸膛上,露出了笑容。他感慨地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种崭新的关系,正在建立起来!”边说,边递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兴奋地道:“你看。”

书中,一行划着红线的字映入了赵民的眼帘:“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望着这行闪光的字,想着最近那些闪光的事,赵民不住地点起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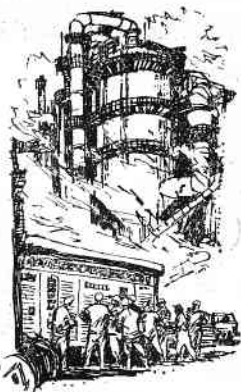
汽车驰进了东风厂的大门。厂区大道上,红旗飞扬,人来车往。才隔一两个小时,这里又发生了多少崭新的事情呀——

钢铁厂把急需的钢板送来了。

配件厂把各种器件送来了。

海员工人排着队,前来参战了。

川流不息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汇成了川流不息的洪流。朱大新拉着赵民,加入这奔涌的洪流中去……



动向记录簿

何康平

夜深了。
短小精悍、目光锐利的造反派负责人

赵万春推开大队部的门。灯还亮着,队委
王小山在床上直打呼噜。赵万春轻手轻脚

地走到桌前，搁下挎包，习惯地翻阅起一本簿子来。

这是用白纸装订成的簿子，开面象半张报纸那么大，足有一寸多厚。封面上端正地写着“动向记录”四个大字。翻开第一页，是红油墨印的毛主席语录：“**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赵万春紫绛色的脸膛顿时焕发出光彩，他对这本记录簿有一种很深切的感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万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第一个杀出来，揭发批判炼钢厂厂长曹纪深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这把火“轰”地在全厂烧开了。钢厂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在一次队委会上，赵万春拿出了这本动向记录簿，对大家说：“两年前，我还在边防部队当兵的时候，每天都要观察敌情，并把它详细记录下来。现在，我们面前的走资派，比以往任何敌人都要阴险和凶恶！要取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了解走资派！”他建议：每个队委要轮流值班作阶级斗争的动向记录，队委会要定期研究。两个月来，这已成了一条制度。

此刻，赵万春正一页一页地翻阅。上面，有流利的草体字，也有象石子一般结实的方块字。笔迹虽不同，但都是那么一丝不苟，一页页都写得密密麻麻：有社会上和厂里面阶级斗争的情况；有群众揭发走资派的材料、大字报；有队委会讨论分析的记录。今天是赵万春这星期值班的最后一天。他翻阅了一阵，便掏出钢笔认认真真地记起来。写着写着，他又抬起头，眯缝着眼深思起来。

这一两天，曹纪深突然活跃起来，到处放空气，说自己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要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群众，等等。这是为什么呢？突然，赵万春转身推了王小山一把。王小山一个鲤鱼打挺，“噗”

地下了床。这个虎实墩墩的小伙子，脸上的睡意一扫光，板刷似的短发根根竖立，圆睁一双大眼问：“什么任务？”

“问你一个问题，曹纪深前几天气焰还那么嚣张，为啥这两天见到咱们就点头哈腰？”

王小山呆了一阵，眨眨眼道：“那有什么，肯定是被咱们斗怕了！”

“走资派真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唉，他要不老实，就，就再斗呗！”王小山看看没事，连打几个哈欠，又睡下了。

赵万春笑了一下，合上记录簿，走出大队部，把门轻轻带上。

一九六七年初春的夜晚，朔风凛冽，天空不时飘下几片雪花。厂区大道上一派热气腾腾，大批判专栏上刷着大标语：“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粉碎走资派的新反扑！”到处是糊得厚厚的大字报，几位中班下班的工人穿着工作服还在挥动沾满浆糊的扫帚。大字报前，人群攒动，一块块红袖章在白色炼钢服的衬托下，象一团团火焰跳动。有的端着碗，有的拿个馒头，边吃边热烈地争论着什么。赵万春快步挤进人群，加入了讨论。接着又看起大字报来，有一张题为《警惕走资派新阴谋》的大字报，深深把他吸引住了。

大字报字数不多，尖锐地揭露了曹纪深利用职权滥签劳动保护用品、津贴补助等，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的阴谋。末尾一段这样写着：“文化大革命初，走资派曹纪深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连申请几块红袖章的布都不批，现在却突然慷慨起来，这是为什么？警惕走资派的新阴谋！”

下面是轧钢车间几个老工人的署名。

赵万春深有感触地点起头来，他深深感到，群众的眼睛真是尖锐！他自语道：“小山啊小山，你来好好看一看，与走资派的斗争，哪象你说的那样简单呵！”赵万春

内心很不平静。他挤出人群，回到大队部，写了一张纸条压在动向记录簿下：

小山，今天开始，你正式值班。我一早要到市里开重要会议，请把外面那张《警惕走资派新阴谋》的大字报全文抄下。并请通知大家，认真研究走资派的新动向！

赵万春

第二天中午，赵万春回到厂里，一踏进大队部，不由一愣：动向记录簿扔在床上，一枝笔掉在地下，不见人影。

赵万春把记录簿拿在手里，脑中接连出现几个问号，心头一下子挂上个秤砣，沉甸甸的。他捡起笔，翻开动向记录簿，见大字报只抄了一半，不由得沉思了一下。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随即涌进一群人来。为首是怒气冲冲的王小山和几个队委，后面跟着十几个人。

赵万春冷静地听着他们七嘴八舌的介绍。他上午就听说，全厂六五届艺徒准备开批判会，要曹纪深签字同意外出串连。六五届进厂的王小山也去了。此时，王小山还在怒声高喊：“串连又怎么啦？这也是干革命！曹纪深不签字，还得斗他！”

听到这话，赵万春问：“曹纪深为啥不肯签字？”

“他说没有革命群众组织同意不能签，还说我个人不能代表革命群众组织。所以，我才要大家一齐出面，可他们都反对……”王小山的火气更旺。

赵万春脑中，曹纪深近来的动向和这事一下挂上了钩，他双手用力攥住动向记录簿，严肃地问：“小山，上海工人有多少万？”

王小山冷不防会问这个，奇怪地抬起头：“干什么？”

“全市的工人都去串连，谁来抓革命、促生产？又怎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

“我们厂的六五届只有两百个。”

“有了六五届，还会有六四届、六三届！走资派是欢迎你这样做的！”

王小山从未见到赵万春的态度如此严峻，有点震动。他避开这犀利的目光，心里还挺不服气：“他欢迎？那为啥不肯签字。”

赵万春扬起脸来，放开嗓门，对大家说：“同志们，上午，市里召开各革命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会议精神同轧钢车间老师傅的大字报是一致的。最近，一小撮走资派正在玩弄经济主义的阴谋，妄图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厂的曹纪深，不也在玩弄花招吗？一会儿凶神恶煞，一会儿点头哈腰；一会儿拼命签字，一会儿突然刹车……大家要好好想一想：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分析起情况来，很快就发现了许多线索。原来，这股串连风正是曹纪深指使人煽动起来的。这家伙一面到处签字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一面又企图使革命群众组织陷进这股妖风里去！

大伙气愤极了，当场商量着，准备向曹纪深发起更猛烈的攻势。

王小山耷拉着脑袋坐在桌边，手上的笔下意识地在一张废纸上划来划去。

一只有力的大手落在王小山肩上，赵万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

“我上了走资派的当！”王小山悔恨交加。

“是呵，”赵万春严肃地说，“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敌人，就很难战胜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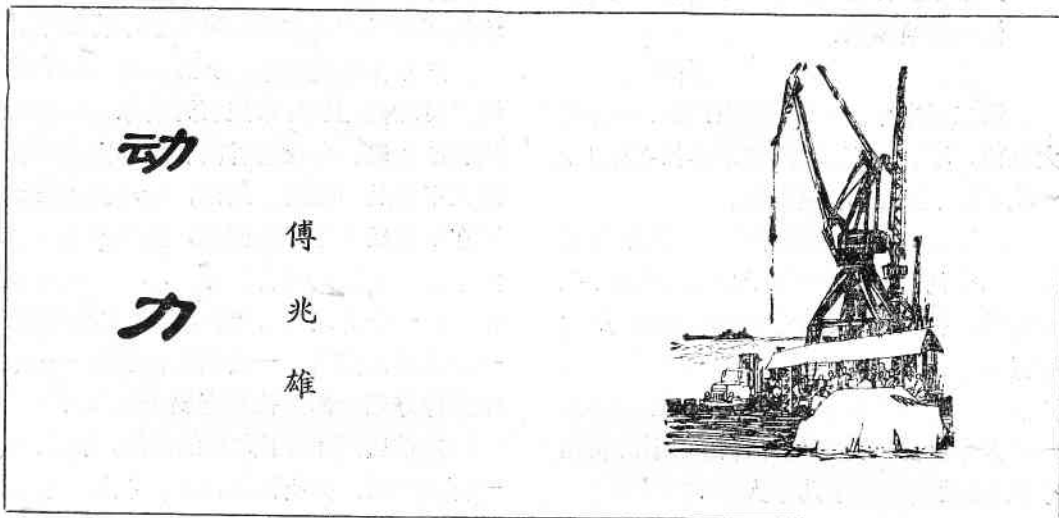
王小山楞怔怔地望着赵万春，他想起了昨天深夜里的对话。

赵万春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南征北战，敌人拿着刀枪，就在面前，不会认错；现在，走资派在党内，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却在干过去敌人没干成的事，斗争变得更尖

锐、更复杂了。”

王小山仔细地听着，缓缓地接过了那本动向记录簿。他一下子又记起了两个月前，赵万春捧着这本刚订好的簿子提建议时的情景。他反复地咀嚼着“了解我们敌

人”这句话的含义。猛地，他站起来，激动地说：“赵师傅，我，我再也不能上当了！”说完，捧起动向记录簿向外冲去。他一口气跑到那张大字报前，拿着笔，把大字报的下半段，一笔一划地抄写在动向记录簿上。



一月革命风暴掀起的那年，海涛师傅刚好五十挂零。时代的鼓点，把这个“老码头”的心敲沸腾了！你看，在批斗走资派的斗争中，海涛师傅的发言就象排山倒海的巨澜，把修正主义那一套冲了个稀里哗啦。有人说，他的脾气跟名字一样，说话前浪推后浪，从来也不转弯抹角。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在他徒弟周强看来，海涛师傅心胸开阔，看得深，想得远，就象大海一样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海涛和周强的关系可深哩，他们是师徒，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战友；眼下，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周强作为群众代表当上了副主任，他俩又多了一层干群关系。但不管关系怎么变，海涛师傅还是那脾气。

革命委员会的大红牌挂上三个月了。海涛师傅的“浪头”又掀了起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回直朝周强冲去。

原来，革委会成立时定下了一条规矩，

群众代表要定期回原班组参加学习。这天，周强又该“回娘家”了，可开会时间过了好久，还是不见他的人影。海涛真有些按捺不住了，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不时朝门外张望。你说周强他忘了吧，完全不可能！中午吃了饭，海涛烟顾不得呼一口，就上办公大楼去，周强手里捧着一迭报表，正埋头往楼下冲，被海涛一把拉住，谈了一通班后学习的事。

周强有些心不在焉地说：“海涛师傅，快月底了，这节骨眼上老沈又到局里学习，现在连屁股和板凳也分家了。等我把这些火烧眉毛的事处理了，一定来！”说着扬了扬手中的报表，就象要去赶火车似的。

海涛了解自己的徒弟。确实，老沈走后，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奔忙，本来红扑扑胖墩墩的脸膛也变得瘦削了。可是，工作辛辛苦苦，不等于路线清清

楚楚呀！海涛含着抚爱的眼光，语重心长地说：“看你忙的！别忘了学习。”

“师傅，忘不了！”周强一边点头，一边脱身赶路……

可这会儿周强怎么还不来呢？海涛的脸沉了下来。年轻的小王看了看表，焦急地说：“今天是批判修正主义的管理路线，周师傅怎么能不来呢！”

“他呀，最近有点钻进业务堆了！”有人插道。

“这两天调度的风向也不大对，吨位挂帅那一套，又在暗暗地抬头了。”有位老师傅语气沉重地说。

海涛脸上的皱纹象波浪一般翻腾起来，他想了想，决断地说：“他有千条理，万条理，不参加今天的班组会，就是不对！走，我们找他去！”说着，把手一挥，大步流星地朝门外走。

“阿强！”海涛推开办公室门，只见里边空无一人。写字台上凌乱地放着生产日报表之类，墙角床头的小黑板上写着：中心组学习我请假。有事到调度找我。

海涛一眼就看出了周强的笔迹：“好家伙，一头栽到业务堆里去了！”他眉头拧得紧紧的，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们得逼着他学习，我们得推着他前进！”

他们在一排工棚前找到了周强。他被一群接班的工人围住了。一位操着苏北口音的船老大，敞开着对襟大褂，皱着眉头，激动地对周强诉说乡下农忙的情景，他们急于要装那批化肥。周强漫不经心地听着，直摇头。显然他肚子里另有一笔账。在他看来，月底正是最后冲刺的时刻。他早就权衡过得失，如果把一万吨生铁抢到手，这样月度计划就大功告成了。

海涛看到这个场面，脸色变得更严肃了。他扒开人墙，冲到周强面前，拉开嗓门就说：“阿强，今天的学习会，为什么不来？”

周强楞了一楞，笑道：“嗨，师傅，从吃饭到现在，还没沾过凳子边。你看这位老大，真拿他没办法！”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摊着手。

“噢！”海涛眉间的结打得更紧了。他已经按到周强的思想脉搏了。沉思了一阵，他一字一句地问：“阿强，你倒说说，这生铁和化肥可有个姓？”

“瞧你说到哪里去了，要说有姓，不都姓社会主义嘛！”周强毫不在意地说。

“不！”海涛正色道，“同样是装装卸卸，有的是为社会主义抓生产，有的是为资本主义抓吨位！——这要看执行什么路线！”

“就是嘛！”小王接上来说，“我们班组学习会还专门讨论过几次呢！”

“是呵，小周，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可含糊不得……”老师傅们纷纷说道。

“又没有人把吨位装进口袋，带回家去。”周强有点接受不了。

“阿强！”海涛想大声说几句，但他忍住了，伸出满是老茧的手，搭在周强的肩上，深沉地说，“你看这码头……”顺着海涛的手指看去，满眼是忙碌的拖车、铲车、吊车，和这熟悉的大船、仓库、场地。周强有点疑惑不解。海涛继续说：“这码头上看不到一块农田，但却关系着千万座粮山棉山；这里也没有炼钢厂的高炉，但是关系着成千上万吨的钢铁！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码头，装装卸卸关系到国民经济农轻重，八亿人民吃穿用，还紧连着世界风云！”海涛顿一顿，话锋一转，“而你呢，不问轻重缓急，只想着完成这个月的吨位指标，你自己谈谈，这是什么路线？”

周强被问得哑口无言。

“阿强，今天的班组会，就是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你说什么也得参加！”海涛环顾一下四周，又说，“干脆，就把我们的

班组学习会，搬到这工棚里来开！”这是一排简陋的工棚，推窗可以看到波涛滚滚的江面，“阿强，看看这工棚吧，你难道没什么感想？”

是呀，这是一间不寻常的工棚！海涛的话激起了周强心底的波澜。文化大革命浪涛刚掀起的时候，海涛和周强贴出《我们要做码头的主人》的大字报，这下可激怒了走资派，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大叫大嚷说：“要当码头主人就是反党！”一时恶浪滔滔。但工人们没有被压服！他们在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中汲取力量，这工棚里，灯光常常从夜晚一直亮到红日跃出江面。在斗争激烈

的时刻，他们是多么渴望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就象灯塔在心中闪亮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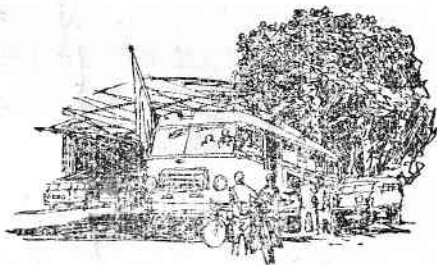
“阿强，那时走资派压我们，整我们，我们要与他们斗，这就逼着我们学习。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什么时候放松了学习，什么时候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

周强低下了头，他默想着自己走过的路，慢慢地坐了下来。

江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码头的钢筋水泥柱架，发出阵阵吼声。海涛师傅他们的班组会，在这江畔的工棚里进行……

不寻常的车厢

张 达 邦



一九六六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前进车场一辆头上没有“辫子”、底下没有轮盘的无轨电车里热闹非凡。驾驶员、售票员、修理工，进进出出，有的拎着浆糊桶、扫帚，有的夹着一卷卷拢的大字报。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滚滚而来的日子，人们的脸上漾着激情，臂上戴着崭新的袖章。

一位胖胖的女售票员，背着只塞得鼓鼓的票袋跨进车厢，人们立刻围住了她。只

见她从包里掏出面精心绣成的鲜红的旗帜来。

“这么好的队旗，就挂在旧车厢里？”有人又赞叹又遗憾。

“就是嘛！”胖阿姨鼓着脸说，“我们应该有一间象样的队部办公室！”

“不，”一个姑娘坚决反对，还指着车厢附近草坪上的一个人影说，“搬出这节车厢，老乐一定不答应！”

草坪上那个人叫乐锦法，年过半百，穿

着身印有“公交”字样的蓝工作服，身材高大，两鬓斑白，做了几十年售票员，现在担任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他坐在对面的大石头上，双眉凝成个结，眼睛一动不动凝视远方。手里夹着支烟，脚下扔了五、六个烟蒂，他在想什么？

听到车厢里喧闹声渐渐静下来，他转过了脸，微笑着朝大家点点头，把剩下的半截香烟捻熄，放进烟盒里，慢慢地朝车厢走来。

进了门，他笑道：“怎么都不响了？刚才讨论得很有意思嘛！”他意味深长地朝胖阿姨点点头，“你说的问题，我也正在考虑呵！——而且我敢说，有更多的人都在考虑。”

大家静了一下，马上又嚷嚷起来，拉住老乐，各抒己见。老乐注意地听着。

这时，响起了彬彬有礼的敲门声，接着便走进个矮墩墩胖乎乎的人，这正是不久前还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的场长周启平。只见他满脸带笑，打着“哈哈”说：“真热闹真热闹，真是朝气蓬勃，啊？”

乐锦法冷眼看着他道：“来干什么？直说吧。”

周启平讨好地笑着，连连点头，弯腰从袋里掏出两把铮亮的钥匙道：“我忙了一夜，特地把场长室三间房子腾出两间，给你们当办公室！喏，这是钥匙！”

老乐脸上微微地挂着一丝笑，接过钥匙，晃了一晃道：“大家看看吧！刚才讨论的问题，有多少人在动脑筋！”

周启平见乐锦法接了钥匙，不免有几分得意，又打起“哈哈”来：“说心里话，我是向着你们的。当然啰，你们不会吸收我当队员。”

乐锦法的手渐渐捏拢，把钥匙捏在拳头里，用力一挥说：“同志们一起去，既然他费心腾出了房间，我们就去看看！”

他们来到场长室。

周启平活跃起来，忙着张罗。

乐锦法不慌不忙地来回走着，打量着屋里的一切。只见玻璃窗擦得晶莹透明，皮沙发揩得闪闪发亮，墙壁四角新放了四只高脚流线型电风扇，书橱顶上一只别致的花瓶里，插着几支散发着香味的鲜花。二十几只白瓷盘里，放着带盖有柄绘花的扁形茶杯，烟灰缸的式样有好几种，天鹅型的、莲蓬型的，每只烟灰缸旁边都放着一盘堆得满满的熊猫牌高级香烟……乐锦法心里直作呕，他想起在解放前，有一次替资本家搬箱子送进房间时所看到的情景。乐锦法的眉头打成了结，转身对胖阿姨轻声说了几句，胖阿姨疑惑地望望老乐，匆匆地走出去了。

周启平端起一盘香烟，举到乐锦法面前。乐锦法推开盘子，自己掏出烟盒，点燃那半截香烟，慢慢地吸起来。

不一会儿，胖阿姨气嘘嘘地跑来，把一只小布包递给乐锦法。乐锦法三下两下打开布包，原来是把铁锁。老乐左手拿锁，右手握着周启平送的钥匙，严峻地问道：“周启平，你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真的接受了？”

“嗨嗨，当然，当然。”

“那么，你就谈谈对这把锁的看法吧！”老乐把铁锁举到周启平面前，目光咄咄逼人。

周启平顿时尴尬起来：“这，这，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嘛！”

锁，勾起了人们的回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乐锦法在车场里组织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每天晚上，他们都在那节旧车厢里刻苦攻读，认真地分析车场的阶级斗争形势。周启平知道后，千方百计地从中阻挠，并对乐锦法进行了政治迫害。文化大革命风云一起，学

习小组带头贴出了大字报，愤怒揭发周启平在车场里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周启平狗急跳墙，竟将学习小组打成“反党集团”，并强行封闭了车厢，在门口挂上了这把铁锁。然而，革命的风暴是压不住的，越来越多的群众起来造反了，周启平这才被迫打开了铁锁。车厢成了整个车场政治活动的中心，从早到晚，这里总是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革命群众。周启平也越来越感到了这车厢对自己的威胁。在这样的时候，突然摆出了笑脸，要把如此讲究的办公室腾出来给造反队，这不很发人深思吗？

乐锦法紧紧地盯住周启平，周启平连忙把眼光避开。乐锦法举起那两把铮亮的钥匙，望着大家道：“你们说，这是什么？”

“是钥匙。”胖阿姨说。

“不！这也是一把锁！”乐锦法严肃地说，“现在，群众正在进一步发动起来，斗争正在深入。可是，走资派会甘心吗？不会！过去，他们用有形的锁，来关闭我们的车厢；今天，他们用无形的锁，来隔绝我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把我们引进他安排好的牢笼。我们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听了这番话，大家脸上露出了愤怒的神色。胖阿姨差一点跳起来，指着周启平的鼻子说：“你真是太狠毒了！刚才，我下去拿锁，在车厢附近，你那个秘书正在大造

舆论，胡说我们革命群众组织和你周启平坐一条板凳了，……”

“周启平，你昨天就在群众中散布谣言……”

“我揭发……”

场长办公室里，现场批判会就这样开始了。

最后，乐锦法用讥讽的口吻说：“周启平，我们革命群众应当感谢你，因为你当了我们的教员，——很好的反面教员。”他转过身来，面向大家，朗声问道，“同志们，我们的队部，设在哪里好？”

“设在车厢里！”胖阿姨抢着说。

“对！”几十个嗓子齐声喝道。

“走！”乐锦法带着这支雄赳赳的队伍，杀出了周启平精心布置的办公室，朝车厢冲去……

十年过去了。如今，你要是有机会到前进车场，准能看到那节不寻常的车厢，门上挂着车场党委、革委会的牌子。不用你打听，工人们会主动热情地向你介绍，会很有感情地告诉你：“别看它头上没有电线，底下没有轮盘，这可是带领我们奔腾向前的车头呵！”

（本栏题图：黄全昌）



战 马

高 近 远

延安纪念馆，有匹昂首欲驰的白色骏马标本。它精神抖擞，鞍辔齐备，竖起双耳，静听召唤。它就是当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时骑过的战马。雄姿不减，威武挺拔。

我听到了战马的嘶鸣，
看见了毛主席挥舞的鞭花；
快马加鞭未下鞍，
转战陕北点火把。

过千山，越万壑，
千山万水披彩霞；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革命的火种遍山崖。

毛主席跨马山让路，
千回百转调兵马。
伟大的决策胸中装，
风云变幻举目察。

白云山头炊烟起，
山涧飞泉饮战马；
领袖吃的是小米饭，
促膝谈心暖万家。

战士听了领袖的话，
枪林弹雨大步跨；
老农见到了毛主席，
激动得胸前沾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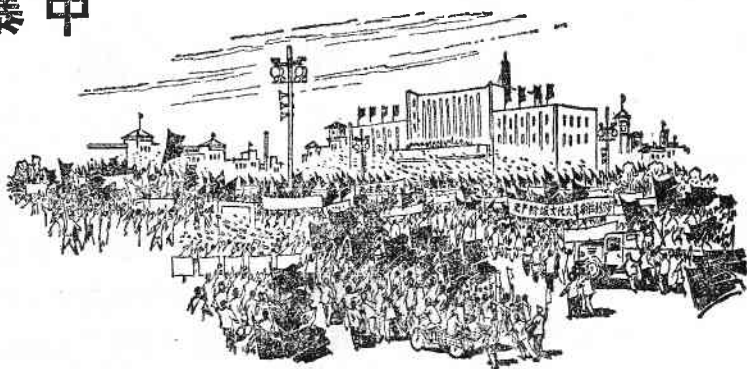
毛主席挥鞭催战马，
谈笑风生身不乏；
马蹄得得敲战鼓，
蒋家王朝顷刻塌。

毛主席扬鞭征战急，
带领人民打天下；
万里征途不停步，
火红的太阳照中华。

我手抚战马心激动，
热血沸腾誓言发：
跟着领袖毛主席。
革命永远跨战马！



在革命风暴中



庄新儒

火红的战旗在阳光下飞舞，闪耀。

通向广场进口的马路，一下子显得狭窄起来。从这边，从那边，一支支队伍潮水般汇聚到一起。十路纵队，二十路纵队，数不清一排是多少人。

一支举着区五金商业大旗的队伍涌进这滔滔的洪流中。十七、八岁的小盛，睁着眼睛四处张望一下，孩子气的脸上忽然露出惊喜的神色，嚷道：“哎，程师傅，我们走到纺织工人队伍里来了！”

程师傅叫程炳泉，是这支队伍的带头人，看上去五十出头，宽宽的前额刻下了几道皱纹，头发已是一半灰白，但那浓眉下的一双眼睛仍是炯炯有神，迈出的步子也是十分有力，听到徒弟在嚷，便笑道：“好嘛，就是要同工人队伍走在一起嘛！”

“向工人革命造反派学习！”有人喊起了口号。

“向商业战线的革命造反派致敬！”罩

着洁白饭单的纺织工人也喊起来。

无数支队伍涌进了气势宏伟的广场。这正是一月革命风暴到来的日子，这里将举行全市革命群众的盛大集会。

突然，纺织工人队伍里有人惊喜地叫道：“啊，老程，是你呀！”

程炳泉猛一转头：“哈，杏妹？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你！”

纺织女工许杏妹紧紧握着老营业员程炳泉的手，他们跨着同一个步伐，兴奋得好半晌说不出话。杏妹红朴朴的脸上闪着一对乌亮的大眼睛，齐耳短发都嵌在那圆边的工作帽里。

“在这样的大革命风暴中，我们总归要会师的！”杏妹的声音没有变，但声调里透着多少激情呀！

老程感叹地点着头说：“前一阵你们那里斗争很激烈呀！早就听说你们厂里造反派头头是个女将，后来才知道是你……”

“我算啥。”杏妹不好意思地理一理头发，忽又兴奋地说，“党中央《贺电》传来的时候，厂里，每个高音喇叭下面，都围着多

少人呵！我们都激动得流泪了……”

没等她说完，老程就抢着说：“我们店里还不是一样？大家唱啊，跳啊。人家说我这个老头子，都变成小青年啦！”

队伍里的人们，都被说得笑起来。

忽然老程想起了一个人，问杏妹：“你们那位宁波老信现在怎么样啦？这么一场大革命，也该把他那套官腔冲掉些了吧！”

“他呀，嘻嘻，”杏妹忍不住笑起来，“他也造反啦！你什么时候到厂里来看看吧，他再也不会让你看那个‘蹩脚戏’啦！”

几个月之前，程炳泉兴冲冲地赶到纺织厂供销科，找这位常到柜台上来磨嘴皮子的采购员崔昌发，想同他商量一下，他们厂里订购的一批活络扳手，能不能让给急需用的厂。

“不行！”这位宁波老信说，“你当我崔昌发是三岁小娃娃，订合同时你们当面答应照数供应，现在怎么能釜底抽薪？”说到这里，他一字一顿，来了个斩钉截铁，“一切照合同办事，一把不能少！”

老程心里十分气愤，他想，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工厂和商店之间，竟是这样一种买卖关系？这和旧社会有啥两样呵！两人正商量不通的时候，突然在程炳泉和崔昌发之间站出个青年女工，直爽爽地说：

“老崔，我们堆在仓库里的活络扳手，我看三个月也领不完哩，何不先支援人家？”

“你，你，许杏妹，要你乱嚼啥舌头，你个黄毛丫头懂个啥……”老崔气得直跺脚。

那次，当然弄了个不欢而散。现在，走在这革命的洪流中，回想这些往事，程炳泉不禁感慨万端。前几天，商店里批判区商业局局长毕之川，程炳泉才弄明白，过去工厂和商店的关系搞成这样，正是由于走资派鼓吹单纯追求买卖所造成的，是那条修正主义经营路线在作怪。如今，工厂、商店

都起来造修正主义反了，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革命洪流中，彻底改变这种资本主义式的工商关系。程炳泉想着这些，满腔热情地问许杏妹：“厂里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商业部门帮助解决的？”

许杏妹说：“有，需要你们支援的事，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厂里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可是，斗争还很复杂。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失败，还在暗里搞破坏。你们店里也一样吧？”

程炳泉点着头正要回话，小盛接着说：“我们那里的区商业局局长毕之川，经过群众揭发批判，看上去倒还老实，最近正在我们商店的仓库里劳动呢！”

杏妹带着队伍走远了，程炳泉的思潮如海浪翻腾，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小盛的话引起他深深的思索。他转身问小盛道：“你说，毕之川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小盛眨巴着眼睛，有点奇怪地望着眼前的师傅。

程炳泉觉得小盛把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恳切地对他说：“小盛，杏妹同志说得对，可要警惕走资派搞新的破坏呢。我们一定要抓紧革命大批判，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要不，还会上当受骗的呀！”

这时，广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二

第二天，商店里开完批判会，程炳泉抽时间带着小盛下厂来了。昨天晚上，师徒俩商量好，一定要同走资派对着干，使商业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两人跨进纺织厂大门，迎面一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红布大标语，

笔直的厂区大道旁，贴满了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大字报。

老程正要找人问讯，远远地传来一声大喊。那不就是宁波老信吗？嗨，他臂上套着红袖章，手里拎着浆糊桶，腋下夹着厚厚一卷标语纸，走路带着小跑，劲头蛮大哩！老程连忙走上去。

“哈，杏妹昨天一回来，说在游行队伍里碰到了你，好嘛！现在，我们是战友了！”老崔放下浆糊桶，紧紧拉住老程的手不放。老程“嘿嘿”地笑着，望着老崔，望着满眼的大字报大标语。他真正感到，在这场大革命风暴中，一切都在迅速地变化着啊！

他们在织布车间找到了许杏妹，她身边围着一大群人。

许杏妹高兴地说：“老程，你说来就来了。”

织机上是一匹白府绸，雪白的布面上有两块铜钱大小的油渍。

杏妹指了指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夺权后生产的第一批棉布。有人放风说：‘工人还想掌好权？异想天开！’他们还想策划反夺权。这几天，我们连续召开批斗大会，要彻底揭穿他们反动阴谋！”杏妹激动地晃了晃拳头，又痛心地说，“这布上的油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可现在还没消灭……”

“是机器上哪个部件失灵了？”老程问。

“我们把所有的机器都检修了一遍。可是问题出在加油上。”

程炳泉一看，厂里缺少

油壶，有人把家里的茶壶拿来代用，有的拿个饭碗在加油，机器上这么小的眼子，油怎么加得准？老程怔怔地看着那两滩油渍，痛心地说：“我们商业部门有责任！”

站在老程身后的小盛明白了，他点点头，接过话头说：“对了，油壶是个小商品，利润低，过去毕之川不让经营，所以供应断档了。现在我们掌了权，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程炳泉望了小盛一阵，又望着许杏妹，深沉地道：“可不能小看这把油壶，这也能说明两条不同的路线！要消灭布上的油迹，也是同走资派作斗争呵！这事，你们有份，我们同样有份！”

“好，说得好！”



人群中噼噼啪啪鼓起掌来。

他们在纺织厂了解了很多情况，接着又跑了好几个厂。待踏上归途时，路灯全亮了。两人坐在公共汽车靠窗的座位上，一前一后。他们都在回味着这一天的感受。老程拍拍坐在前面的小盛的肩背说：“为了更有力地同走资派斗，我想回店以后，组织个下厂服务队！咱们‘杀’出店门，和工人同志并肩作战，及时解决工厂生产上的问题！你看怎么样？”

小盛点点头：“只要把今天看到听到的情况对大家一说，我看没有不赞成的。”

“那也不一定吧，”老程思索着，严肃地说，“你说，象毕之川这样的人，他也会赞成么？”

提起毕之川，小盛满肚子的气愤冲上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卖力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还到五金店里蹲过点。有一次，快到月底了，店里进销指标还没完成，大家急得团团转。这位局长亲自出马，指示几个店员出门兜了两天，连开几张发票，补足了差额。他究竟用了什么“绝招”呢？原来一家工厂生产的拉轴器正在装配油漆，起码还得过半个月才能出厂，他却先付款作进货，又去找了几个需要这种工具的用户，先收钞票，后提货。店里有人给这种做法起了个名字，叫“一鸡三吃”。事后，毕之川竟将这“经验”放到大会上大加吹嘘。程炳泉当时就抵制，气愤地说：“这种做法，跟旧社会的买空卖空有什么两样？”这话传到毕之川耳里，气得他两眼翻白。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程炳泉狠狠地整了一通。但小盛觉得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毕之川已经靠边，管他赞成不赞成，反正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他们回到店里，见排门都已关上了。推开边门走进去，才知道几乎所有的人都没走，全挤在店堂里。日光灯下，一张张脸

都绷得紧紧的。

“老程回来了！”有人喊了一声。人们的目光一下子投到了老程身上。

有人报告说：“食堂里贴了张大字报，从天花板一直拖到地上，说你们今天下厂，是什么‘变相跑街’！”

这一来，大家憋在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轰隆轰隆，店堂的房顶也好象要掀起来了。

老程一听，大字报具名是“革命群众”，究竟谁写的还不清楚。他镇静地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们要跨出新的一步，不会那么平平顺顺的。”

站在老程身后的小盛一听，脸孔变了色，他马上想到大家在批判毕之川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条罪状：毕之川要社会主义商店的营业员充当资本主义的跑街！他满脸不高兴，神色也略微有些紧张，别人也许不在意，老程却已经看到了。

三

什么叫“跑街”？老职工一提这两个字就直打噁心，年轻人一听就气愤。这是过去专靠一张嘴，挟着个皮包为商店老板四出兜生意，专靠赚佣金的那班人的头衔。在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商店派出两个同志下厂搞调查，怎么会变成是“变相跑街”？

程炳泉严峻地思索着，额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他静静地听大家把话说完，然后道：“走，我们再去看看那张大字报！”

人们簇拥着老程，来到饭厅。墙上果然悬着张大字报，那字体写得很怪，存心让人辨不清笔迹。其中的措辞很刻毒，说过去店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都是假一套，今天程炳泉下厂就是明证。大字报是背着人贴的，浆糊也没粘牢，风一吹，纸角乱响。

老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坦然地一笑道：“写大字报的人，为什么连自己的真姓实名都不敢签上？”

“对！这不是心怀鬼胎吗？”

“这背后有阴谋！”

人们又喧嚷起来。

老程作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他沉思着说：“这大字报是谁写的，可以进一步了解。但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不仅要夺权，还要打破资本主义商业的旧传统，要彻底批臭修正主义的办店路线，肯定有人咬牙切齿，要破坏捣乱。这很好嘛，我们这支社会主义商业队伍，就是要在风雨中锻炼，在风雨中前进！”他想让小盛来讲一讲下厂的所见所闻，可是，却不见了小盛。他微微地摇摇头，便站到一条长凳上，激动地向大家讲述今天下厂调查的收获。讲了工厂里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生产的大好形势，讲了工厂对商店的要求和期望，听的人也都激动起来，一个个磨拳擦掌。

“一句话，我们要迎着风浪跑，加快脚步跑！”老程双手撑在腰里，仰起头来，豪迈地说道，“我们就是要冲破旧社会遗留的那种工业和商业的关系，砸烂走资派设在中间的障碍。我建议，店里组织个下厂服务队……”

“现在就成立吧！”

“对呀，我们不仅要支援工厂增加生产，提高质量，更重要的，是支援工人们同走资派作斗争！”

“我们连夜去解决纺织厂的油壶问题！”

“我去解决船厂的电焊钳！”

“我去……”

一下子，人心都沸腾起来了。大家自告奋勇，争先恐后，一片喧腾。老程额上的皱纹舒展了，他嘿嘿地笑着，望着这感人的

场面，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有人要把这张“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撕掉，程炳泉拦住说：“留着吧，这可是帮助我们分清路线的教材呢！”那张大字报还在风里瑟瑟嗦嗦地响着，但这声音同人们的嚷嚷声比起来，显得何等渺小！

人们散去以后，老程想到了小盛，便到店堂后面的小房间来找他。看了看桌上，见小盛的背包还放着，知道他今晚还要回来。

老程拉开抽屉，里面有一叠卡片。这是昨天搞的。这些卡片和图书馆里索引卡大小相仿，也画了一道道格子，编了号码。今后下厂服务，厂里余什么，缺什么，填到上面，一清二楚。这时，老程从衣袋里摸出那副老光眼镜，架在鼻梁上，拔下老式大号钢笔的笔套，填起卡来。他一笔一划地在卡片上写着，好象是小学生在做作业，认真真，粗壮的字儿写得十分端正。

“啊，程师傅，”小盛推门进来，惊讶地说，“你，你还在搞这个？”

“为什么不搞呢？”老程把老光眼镜推到额上，打量着他说，“难道，你不准备跨出这新的一步了？”

摊在桌面的卡片上，写着纺织厂的油壶，造船厂的电焊钳，还写着另外一些厂的常用工具和专用工具的名称、规格、每月用量……

小盛不能不感到奇怪了，程师傅竟能在这个时候坐得住，笃笃定定来做这份细致的工作，难道对那张大字报毫不介意？

“小盛，”程炳泉关心地问：“刚才，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看完了大字报，到外面跑了跑。”

老程仔细地观察着小盛的神色，恳切地说道：“你看了大字报，有什么想法？谈谈嘛！”

小盛将胳膊一甩，好象要甩开绊住他

的那些绳索似地说：“这顶帽子可不小呀！刚才我在过道里碰着了毕之川，他也对我说，……”

“他怎么说？”

“他说：‘小盛啊，你们可别重犯我过去犯的错误啊！你们批判我，我算认罪啦，老路走不得啊！’我看毕之川的态度，还是诚恳的。”

老程的神色严肃起来，他思索着这场风雨的来龙去脉。是的，要建立新型的工业与商业的关系，这不是件简单的事，这是场严峻的斗争。为了破坏这新生事物，走资派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看来，夺权还仅仅是斗争的开始，关键是夺权后执行什么路线。眼前的斗争，不就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吗？

老程站起身问：“小盛！你也认为我们是在走老路？是在重犯毕之川的错误？我看毕之川不怀好意啊！他是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他以前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老程有点激动了，他除下了老光眼镜，又说：“这倒提醒了我们，非得抓紧革命大批判不可！要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那一套批倒批臭，在批判中才能弄通马列主义，学到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啊！”老程一把抓住小盛的胳膊说：“小盛，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啊！有的单位，走资派躲在幕后，妄想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商业部门的革命造反派，可要在这场反击战中发挥作用哪！”

小盛的眼睛睁得圆鼓鼓的，他被程炳泉的一番话鼓动起来。

四

几天以后，接到区里的开会通知，程炳泉拎起他那个帆布袋，匆匆赶了去。

老程来开会，总是要提早刻把钟，战友

相逢，要谈的事儿可多啦，今天，他刚踏着一级级楼梯走上来，就听到好几个声音同时在喊：“‘供给部门’来了！”他刚到走廊里，“呼”一下就给十几个人团团围住了。他们热情地向老程诉说厂里的斗争情况，又打听商业部门的斗争。

接着，他们又谈起工作来：

“老程，齿轮什么时候给，吊车等着用呀！”

“我们还要二十只耳形轧头，厂里日夜三班开足了。”

“我们新增加的工具，打进计划去了吧？可别忘了！”

老程呵呵笑着。他知道，战友们心情越急，提出的课题越多，正说明革命、生产的形势发展得快呵！他一点也不匆忙，谁的问题都漏不了：

“我们下厂服务队，明天保证给你送到！误不了吧？”

许杏妹和崔昌发也跑过来，连声道谢。原来，店里的下厂服务队为了解决油壶问题，很费了一点周折。他们到处找白铁厂，可是这厂已经搬场了。结果连夜赶到郊区才找到。正好厂里也在批判“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把油壶的重要意义一讲，白铁厂当场把任务接了下来。这批从前谁都不肯生产的小油壶，迅速地送到了纺织工人的手中……

造船厂的大个子挤到程炳泉身边，拉着他的手说：“老程，我们那条万吨轮要赶在‘五·一’下水，可现在造起重机，急需两把三十二毫米的立铣刀，……”

“三十二？”老程也打了个楞，这是非标准件，市场上根本不会有，这可怎么办呢？他皱着眉头想了一阵，便放开嗓门，对大家说：“同志们：造船工人批判过去那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路线，自己动手造万吨轮，这正是给走资派一

记响亮的耳光！他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也是大家的困难，大家给想想办法吧！”

在场有机械厂的、纺织厂的、炼钢厂的……大家一起议论开了。

“我们厂只有三十毫米的！”

“能不能造一把？”

“时间来不及呀！”

“我想起来了，我们厂有。在搞机械的老师傅工具箱里，我见过他们这种自备的特种刀具！”

老程一看，这急声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宁波老信崔昌发。他身旁的许杏妹，笑得多欢呀！

老程道：“太好了！我们今天就去取！”

“不必不必，”崔昌发急急地操着宁波口音道，“我们自己送到船厂去！”

“哎，这是我们商业部门的工作嘛！”

他们又争起来了。但谁都看得出，他们之间再也不是那种你卖我买的关系了。

等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会议也就开始了。今天主要是传达市里关于击退走资派新反扑的文件。一片沙沙沙的声音，人们都在埋头记录，笔尖在笔记本上飞速奔驰。

会议开得不长，要赶快回去作战呀。几个单位作了简短的汇报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又谈了战斗部署，要注意的事项和当前必须抓紧做好的工作。

“老程，有人找。”窗外传来一个声音。

老程疾步走出会议室，等在走廊里的小盛赶忙迎上来。

“什么事呀，小盛。”

“程师傅，大字报的事情调查清楚了，这正是毕之川搞的！大家正准备开批判会呢，叫你这里完了，马上赶回去！”

“好嘛！”老程紧闭着嘴，严峻地思索了一阵，说道：“就要散会了，我们一起回去！”

老程返身再进会议室的时候，只听里

边在问：“大家还有什么要说吗？”

“我还有件大事。”老程高高举起了右手。

“你说吧！”

于是，老程把店里发生的斗争，详详细细地向大家作了汇报。

会议室里象烧开了锅粥，沸沸扬扬，一迭连声地喧哗。

“什么，谁说下厂服务是‘变相跑街’？谁说这种混账话？”

“你们下厂服务，我们举双手欢迎！”杏妹短发一掠，昂然挺立，“商业部门的同志到工厂来，从前来干什么，今天来干什么，我们工人最有发言权！”

一双双壮实有力的大手伸了过来，紧紧握住了老程和小盛的手。

这时，掌握会议的同志站了起来说道：“同志们，五金店的斗争很典型，它启发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毕之川污蔑下厂服务是‘变相跑街’，其实呢？他自己才是‘跑街’，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跑街’，他做梦都想着恢复过去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一套！——我建议，会后，大家都去五金店，参加批判毕之川的现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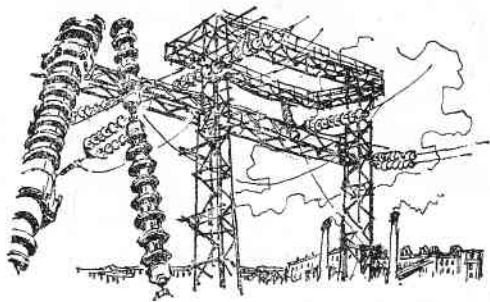
一支气势雄壮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五金店开去。走在这队伍里的，有程炳泉和许杏妹，也有小盛和崔昌发。工厂的人们，商店的人们，迈着同一个步伐朝前走，他们的心里都汹涌着同一股洪流，一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啊！

许杏妹碰了碰边上的老程，笑着说：“你看，我们又会师了！会师了就要打仗，店里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了！”

“那还用说？”程炳泉响亮地答道，“我们是同一条战线，今后还会会师的，一仗接一仗，有得打哩！”

（题图：邓泰和 插图：韩硕）

光明的事业



钱世梁

同志，你经历过这种情景吗？当你夜间在山中小径上迷失方向的时候，当你在密密的森林寻找出路的时候，你会多么热切地盼望光明，哪怕是一根火柴的亮光也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喜悦。

光明，这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令人神往的字眼啊！它象征着胜利，传递着力量；它带来了温暖，孕育着生命……然而，光明究竟从何而来，古今中外却众说纷纭……多少人诉说过普洛米修斯偷火的古话；又有多少人吟诗作文，赞颂着那蜡烛的伟大——燃尽自己给人间带来了光亮，借以抒发个人孤独之情……但是，自从诞生了工人阶级，世界上发现了电能以后，一切都改观了。烛光石火怎能与电力带来的光明比拟，烛光石火的孤影清高，又怎能与电业工人们的精神境界相比较呢？

现在就让我们到我们电厂宽敞的厂房里来看一看吧！

这是江南一个宁静的夏夜，这是电厂中心控制室里一个不平静的窗口。为什么中心控制室里的人们是这样严峻？他们宁

可站着，不愿在舒适松软的沙发上歇一歇；人们为什么又是这样紧张，宁可不断擦着额头渗出的汗珠，也不愿端起清凉可口的冷饮尝一尝。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窗口外，平台上。那里，横卧着一台三十万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湖绿色的机身光彩映人，上面镶着一块朱红色的铭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金光熠熠的几个大字庄严肃穆。它是我国电力设备中的一位巨人啊！它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一个婴儿……

在这台机组的近旁，一位鬓发花白的老工人正在细心地旋转着阀门，他是我们电厂的“老土地”，又是我们阶级教育课的老教员。此刻，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着一种严肃而自豪的神情。他一生中打开过的阀门有几十种，那些阀门上，有的铸着曲曲弯弯的洋文，有的挂着所谓“兄弟援助”的“合格证”。当他拧开那些阀门时，总是袖口一卷，两手甩开，仿佛阀门上有什么东西在烫他的手、刺他的心。而今天，他却慢慢地、慢慢地，半圈半圈地微调，象园丁培

植幼苗那般细心，如母亲哺育儿女那般深情。因为，他深深懂得，这是我国自己造的第一台三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多少人为了它的诞生，昼夜奋战，日夜操劳，也有那么一小撮人，正巴望着看它“难产”，恨不得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他深深地懂得啊！一旦把阀门打开，一千吨直流锅炉里的蒸汽将冲击着汽轮发电机飞转；一旦把阀门打开，这位经历过各种测试的电厂巨人，将要正式迈开双腿跨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三十万千瓦啊！它工作一天就是一万吨铁、一万吨钢；它战斗一天就能灌溉七十二万亩良田。因此啊，手中的阀门才这般珍重；因此啊，控制室里的人们才这般严峻……

阀门旋转着，旋转着；转子转动着，转动着；转速盘上表示转速的盏盏红灯跳跃着，上升着……

二千转，二千三百转，二千九百转，三千转……控制室里一片沸腾，人们仿佛已看到强大的电流正从那耸入云天的铁塔，横跨江河，飞越原野，传向四面八方。置身于此时此刻的每一个人会因职业的不同，而引出各自无穷无尽的灿烂联想……

听着那机组发出的隆隆轰鸣，也许，你会觉得自己正站在“风庆轮”的指挥舱里，操纵着国产的远洋巨轮，第一次搏击好望角的风暴；

感觉着那机组带来的微微振动，也许，你会感到自己正坐在“东方红”的驾驶室里，驾驭着国产的第一台内燃机车，劈开那塞外高原的风沙；

看着那仪表盘上的盏盏红灯，也许，你会想到自己来到了人造地球卫星地面接收站，收听着国产的第一颗卫星从太空发回的第一遍“东方红”的乐曲……总之，当你面对着中心控制室里那“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八个红色大字，你定会觉得气更豪，志更壮，腰更硬，力更强，你会感到精神振奋，扬眉吐气。

操纵室里的人们笑着，唱着，祝贺着，唯有我们的“老土地”，抚摸着阀门沉默着，两行热泪象断了线的珍珠挂落在睫毛上，胡须上……人们渐渐地安静下来，汇聚拢来。人们懂得，最大的欢乐往往有泪水的伴随，每一个听过“老土地”讲厂史的人，都能感觉到他脉搏的跳动，都能想象他脑海里现在显现的情景……那间冬天透风、阴天漏雨的草屋，每到夜晚一片漆黑，一家老小挤在一条破棉絮里，……在那倒塌的废砖窑里，同志们商量着破坏敌人发电厂的大事……那位最亲近的师兄，为了迎接解放，倒在电机平台上的血泊里……那个最可恶的“洋大人”，举着“文明棍”盛气凌人地叫嚣着：“我们的离开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你们还会再和我们签订合同，是我们给了你们文明，给了你们光明……”

而现在，三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带来的光明不是洋大人的恩赐，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这怎能不叫人激动呢？

光明来到了，它穿过云层，越过夜空来到了。它是战胜了多少黑暗势力，又是冲破了多少迷雾烟瘴到来的呀！光明呵，是斗出来的。

就拿第一台三十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的诞生过程来说吧！“老土地”就有满肚子话要讲！

文化大革命前，它哪有“出生”的“资格”。走资派不相信中国工人能自己建造这样的大型机组，宁可用二百五十节车皮的大豆，去换取一台比三十万小十倍的破旧机组。进口来的洋机组气缸上布满了裂纹和气孔，当“老土地”和工人师傅们一起修补这些裂纹、气孔时，心里憋着一股气啊！

为什么中国工人也有两只手，却只能给外国机组补“伤疤”，不能造出中国自己的发电机组呢？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炮火粉碎了资产阶级复辟的迷梦，烧毁了“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于是，电厂的工地上建造起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又为“三十万”的安装打下了第一根桩柱。三十几天工夫，一百二十米高的烟囱平地而起，“老土地”说这种建造速度似雨后春笋，如果说这大烟囱就是一株春笋的话，不正是由文化大革命的春雨浇灌的结果吗？

但是，曾几何时，上面又来了个“大人物”，对“三十万”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头生子”横加指责，来了个“全身体检”，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拍下的照片，足足有报纸那么大。他们不给“三十万”“出生证”，说什么“三十万”是危险的设计，危险的机组，危险的产品”。于是，制造厂的年度任务被削减了大半，后来干脆连安装地点也让位于一台即将进口的外国机组了。

我们的“老土地”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带着一批刚刚报到的新工人，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地闯进党委办公室，要为“三十万”登记“户口”而斗争。但是，上面来的“大人物”自有一套“大道理”：“生产力首先是科学么！没有电子计算机，怎么进行调试？咱们没有能力造，就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是一个大政策！老师傅，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这回进口的是外国的‘名牌货’……”

“名牌货”！“老土地”一听，气得胸脯起伏不止，他怎能忘记“名牌货”给中国工人带来的是什么呢？

那是在我国遭受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援助”我们一

台发电机组，看着那副漏气漏水的破烂相，工人们提出要进行质量检查，可正是那个“大人物”，说什么：“人家是名牌货。你们不相信它还相信什么？”可是，“名牌货”安装好没几天，由于焊口的质量不过关，引起了强烈爆炸，“老土地”的徒弟就死在这“兄弟援助”的爆炸气浪中。“老土地”带领工人们要和外国专家去讲理，又是那个“大人物”以“保证卖方技术人员在中国居留时期的安全，是买方的责任和义务”为依据，不准工人们去交涉，还强迫工人们化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名牌货”上的焊口统统补焊一遍。

弧光啊！刺得眼睛流泪；

焊花啊！烧得心头火起……

这些事，“老土地”给每一次进厂的新工人讲述过一遍又一遍，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大人物”的大字报中批过一次又一次，可如今，“大人物”旧病又复发，风过就翻案。

“呸！‘名牌货’是冒牌货、破烂货！你顶着共产党人的招牌，活象洋老板的买办……”“老土地”严正痛斥那个“大人物”……

回到工地上，“老土地”对刚进厂的新工人又继续讲述电厂的斗争史。完了，他深情地说道：“你们一进厂，就要和洋奴哲学对着干！要给国产的三十万机组，焊接钢筋，浇铸地基！”

于是，青年人点着的第一根焊条，就是焊接国产的机组；青年人听到的第一堂厂史，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一课。

青年人把青春的光华溶进了电焊的弧光，老年人把毕生的愿望汇进了紧张的战斗。他们从未安装过“三十万”啊！连照片也没见过，这刚刚是第一台嘛，但他们对国产的机组，心房象炉火一样炽热，意志象钢铁一样坚强，在这些光明磊落的人们面前，没

有电子计算机怕什么？走资派的刁难压制又算得了什么？

“大人物”奇怪呀！他不懂得没有造过三十万的人，为啥对三十万充满信心，充满了力量。是啊，他阴暗的心理，怎能理解光明的力量……

井冈山的星火是微小的，有人曾怀疑它会被反革命的腥风血雨所浇息，但它终究燎原于全中国，烧毁了蒋家王朝！那些曾担心、怀疑革命星火能否燎原的人，有的退伍，有的落荒，有的颓唐，有的叛变了，他们有的本来就只是革命的同路人，虽然也曾为革命烈火拾过几根干柴，但是他们想照亮的只是个人的庭院，他们这个阶级的庄园，所以当革命烈火要烧毁资产阶级王国时，他们就会背叛光明的事业，投靠黑暗的

势力，克里姆林宫上红星的光明不正是被这些黑手抹去的吗？

但是，千百万工人阶级是不愿意停止不前的，当三十万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试制成功以后，“老土地”又向制造厂的工人们抒发了电厂工人的豪情壮志：“快快制造六十万吧！越大的发电机组我们越喜欢，小的不过瘾啦！”

象“老土地”这样的工人何止千万，他们象转子上的千百张叶片一样，每一张都能耐高温，受高压，每一张都光彩照人。千百张叶片紧靠着主轴飞转，千百万军民紧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尽管道路上还有迷雾、黑暗，光明的事业是永存的，为全人类创造光明的工人阶级是不可战胜的！

（上接 65 页）

的一段恩格斯语录格外醒目：“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望着这一切，此情，此景，不由使我们又想起了毕业前夕，老书记在描绘长征时讲的一段话。是的，这里物质上是艰苦的，无疑，在这方面距共产主义还很远，可就是在这简陋的土屋中，他们的思想离共产主义更近了！

第二天，当我们起身告别时，土屋中早已静寂无人。在村外小溪旁，我们和曾征他们又见了面。北国春天的清晨，风中还带着寒意，可他们却只穿着一件件红的、白的、蓝的背心。曾征热情洋溢地说：“你们大概对我们那盏小油灯印象很深吧！不错，这里和城里还有很大差别，我们正在努力缩小这个差别。”曾征的话，使我猛然想到，今天的大学，就是要努力培养缩小三大差别

的新人。从这一点说，农村也是大学啊！

走出很远了，我们还忍不住回过头来，只见豆粒大的几点红旗，在山岭间象火花一样闪闪发亮，曾征和他的战友们，象朵朵山花，点缀着朝阳下的山头。望着这场面，我们极自然地想到了那间小土屋，想到土屋里挂着的那段语录。革命导师的理想不正在无数这样的小土屋里实现吗？

春去秋来，曾征给母校寄来了这份情深意重的礼物——火红的、沉甸甸的高粱。那组成火炬的饱满的颗粒红得多么可爱啊！这里面有贫下中农的血汗，也有我们新型的大学生曾征的血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育了这优秀的种子啊！我们仿佛看到这良种已深深扎根于广大农村的肥田沃土，看到业已成熟的红高粱象火一样随风摇曳，这已不是星星之火，而是燎原之火，任何力量也扑不灭的火。

旧世界将在这烈火中灭亡，一个崭新的世界定将在这熊熊烈火中诞生！

送给母校的礼物

曹铁强



在筹备学校教育革命展览会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我都被一份份从山南海北寄给母校的礼物深深感动。我时而被引到炽热的炼钢炉旁，时而被带入遍地泛金的山乡，时而来到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时而又跃上那高路入云端的井冈。那一件件平凡而珍奇的展品，那一桩桩感人至深的事迹，那一份份情深意长的礼物，时时为我上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一课。

这天，东方刚放白，我就来到展览会宽敞、明亮的大厅，贪婪地看着，深情地读着。突然，红光一闪，在那寄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礼物中，一簇熊熊燃烧的火炬跳进眼帘。呵！是用红高粱粘成的火炬，那一颗颗晶莹、饱满的米粒，在朝霞的辉映下，恰似一朵朵小火花在闪耀、在跳动。我不禁捧起镶火炬的镜框，只见右下角，写着一行十分刚劲的小字：寄自黑龙江反修前哨，曾征。是他！我的老同学！我不由惊叫起来。分别整整一年了，他现在战斗、生活得怎么样呢？我久久凝视着那光灿灿的高粱火炬，仿佛又看到了曾征那黑里透红，就象这红高粱一样，闪耀着青春光热的脸庞。

那是去年夏天，我们这一届工农兵学

员行将毕业。大学毕业了，做什么人？向何处去？据说在旧大学，一位名教授说过：“考上大学，就好比得到了一张公园门票，园中有曲径通幽，有回廊涉趣，亦有阡陌接山光，羊肠临水色，要领略什么样的佳景妙境，就看个人的情趣和理想喽！”现在，也有些“好心”人提醒我们说：“这可是人生道路的最后一次选择，慎重啊，年轻人，一举定终身的……”话讲到这里打住了。是啊！定什么终身呢？每个人都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曾征翻开了革命导师的著作，他要用马列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显微镜分析那位教授的“幽境”，用马列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选择革命者的终身道路。

曾征想起了介绍他入党的贫农张大伯，想起了入学那天，张大伯讲的那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农村青年，当他在田头接到入学通知书时，是怎样狂喜地喊出：解放啦！解放啦！从此甩下肩头的扁担、粪桶，一头扎进了旧学校的怀抱。当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他时，他却坦然地对别人讲，自己是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而咬定妈妈是他家从前的奶娘。他承认自己是吃贫下

中农奶水长大的，却不愿承认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

这个故事，曾征一直当作珍贵的礼物记在心里。他知道，这里面包含着贫下中农多少关切和希望。不是吗？在他刚刚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就有人依恋地说：“曾征翅膀硬了，还会回到咱这山沟沟吗？”立刻又有人接上说：“泥塘里腾不起入云龙，草窝中飞不出金凤凰，你让人家孩子一辈子蹲山沟，能干出什么名堂！”

大伯，您放心吧！曾征知道自己是哪条根上的苗，懂得这棵苗该栽在什么地方！在毕业生分配动员大会上，曾征第一个跃上讲台，豪迈地说：“要说理想，我愿做一把泥土，填进三大差别的鸿沟；我愿做一块基石，铺进共产主义大厦的基础。要说道路，同‘学而优则仕’的这条黑道道彻底决裂，铁下一条心，回到黑龙江，继续当一名社会主义新农民，这就是我终身的道路！”

一张大红纸载着曾征的决心，贴上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专栏，她象一捧绚丽夺目的鲜花，赢得全校革命师生的喝采和支持，更象一团灼热的烈火，烧炙了那些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的神经。什么“不全面”啊！什么“感情的一时冲动，看你如何收场”啊！什么“社会主义阶段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啊！猜疑，诋毁，中伤，诽谤，象股股急风斜雨劈面而来，妄图在这火花刚刚燃起时，就吹熄她，扑灭她！可是，请听曾征那响亮的回答吧：革命的火花一经点燃，是吹不灭的。如果说他们嘈杂的鼓噪还有一点用的话，那也不过是作为燃料烧掉而已，火花只会越燃越亮，越烧越旺。是的，你看，就在曾征那张决心书贴出的第二天，自教室至饭堂，从宿舍到操场，一张张大红决心书铺天而来，映红了院墙，映红了楼房，映红了大道，映红了整个新校园。

就要起程了，那些天，曾征多少次来到

党的“一大”会址门前，缅怀革命老一辈的风貌，决心沿着那光华璀璨的兴业路走到底；多少次漫步黄浦江畔，回顾一月革命风暴那火红的日月，决心把革命造反精神发扬光大；又多少次站在大批判专栏下，和我们留校的同志促膝交谈。我们都深深懂得：毕业了，对旧大学“上、管、改”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咱们是一个战役中的几条战线，共同向着三大差别，勇敢冲锋。

汽车发动了，可我却从曾征那焦急的眼神中，发现了他还在等谁，还在盼着什么。

噢，来了！党委书记老王甩着裤角上的泥花，挟着一身稻香，风尘仆仆地从五·七干校赶来了。他讲好要来送行的。老书记深情地望着曾征，祝贺他冲破了旧思想的牢笼，他热情地为曾征，不，是为我们大家，描绘了一幅极有意义的图画：

那是长征路上大草地的夜。天，是黑漆漆的天。云，遮住了星月。地上，燃着一堆堆冲天的篝火。火光，在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上闪亮，在挂着稚气的脸上闪亮，在带着眼镜的脸上闪亮，在一张张对明天充满必胜信心的脸上闪亮，这就是长征途中的“红军大学”。他们中间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有国外归来的留学生，更多的还是“牛棚大学”毕业出来的长工。你看，他们紧紧靠在一起，共披一块雨布、毛毡、羊皮，同分一把青稞、野菜、树皮。你听，他们正齐唱一支《国际歌》，同读一本《共产党宣言》。环境多么艰辛，条件多么恶劣。无疑，在物质方面距共产主义还很遥远，可是，就是在这荒无人烟的长征路上，人们的思想却离共产主义近了。

我们全被老书记那充满感情的描绘吸引了。他的思绪也象打开闸门的潮水，倾泻不尽：

“我终生忘不了那个只有十五岁的小

号手,为了掩护同志,他的胸部负了伤。可是每天、每天,他总顽强地要我教他识字。我劝他休息,他却充满向往地说:‘休息?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读大学呢。我们要办无产阶级自己的大学。’可是,就在这黎明前的时刻,他怀着革命理想安然睡着了。遗物中,我发现了一本从老区带出来的练习簿,上面写着‘共产主义必胜’六个字。这不正是前天,我在篝火旁教他认识的吗?我的眼睛模糊了,那滴在字行间的血迹,就象一颗小火花在熠熠闪烁。

“曾征啊,这就是我要送你的‘礼物’。记住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大学向工农兵敞开了大门。我们工农兵学员,要一辈子不脱离群众,一辈子和工农划等号。”

多么珍奇的礼物啊!说她简单,却又是那么丰富;说她平常,却又是那么凝重。每个人啊,都在小心翼翼地把她深深地藏在心底。

今天,曾征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捧着这通红的高粱火炬,我陷入了深深的遐想……

春天,我们留校的几个同志到黑龙江去搞函授教育,在县里就听说:前进大队办起了“五·七”农大,摸索出很多办学经验,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校长”就是咱们曾征。

那是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老贫农张大伯带我们到一间土屋旁,一推门,那是一幅多么热烈的场面啊:房梁上,高悬着一盏小油灯。土炕上,白胡子的老人,面带稚气的青年,带着眼镜的学生,一对对坚实的臂膀靠在一起,一双双粗壮的大手攥着钢笔。屋中央,曾征一手捏着粉笔,边讲边写,黑板上,画着高粱的花穗。张大伯拉我们悄悄坐下了。

原来,在进行高粱杂交时,遇到了花期不遇的矛盾。张大伯热情地为我们作着解

释:“曾征一进村,腰一弯就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了。这下,到底让他抓到了规律,只要保持父本叶片比母本多一、二片,就能解决花期不遇的矛盾。”

“可怎样保持这一点呢?”有人在问。

“嚯,”人群中站出了位抱小孩的中年妇女,她走到黑板前,曾征随手把小孩接了过去,笑着听她讲:“这好办,叶少了,咱们就施肥浇水,开个小灶,让它多吃多喝。叶多了,咱就深锄,断它几条根,饿它几顿饭嘛!”

“对呀!”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曾征高兴地说,“大嫂说得对。百说不如一干,走,试试去!”说着他放下钢笔,摸起锄头,冲我们说了句:“回头聊。”就一阵烟似地跑了。

“曾征这孩子就是让人信得过。”不知什么时候那熟睡的孩子又到了张大伯的臂弯中,“你别看找到个差一、二片叶的毛病不显眼,可为这,他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咱贫下中农心里有数啊!风吹日晒,霜打雨淋,怀里揣块窝窝头,地沟沟里一蹲就是几夜,真叫人又高兴又心疼,一位贫农大娘拿了块镜子说:‘孩子,你照照,看瘦成啥样了!’可咱曾征却半开玩笑地说:‘奶奶,不用照。要照,您就是一面镜子,和您划不上等号,怎么照也难看!’你们听听,旧的大学生咱也见过,你敬他一杯水,他转了半天碗,还是把嘴对到了水中间。他不是找不到下嘴的地方,是嫌咱脏啊!可咱曾征说:‘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不光是要能吃到一块,睡到一块,更要想到一块。’……”

听着张大伯的介绍,我们注意看了一下这间小土屋。剥落的土墙上挂着一长串分门别类的“田头档案”,墙角整齐地摆放着扁担、粪桶、铁锹。炕角堆着一套简单的行李。小油灯的火苗跳动着,照得正面墙上

(下转 62 页)



写在枫红的枫叶上

贾晓晨

炉中火，放红光，
我为亲人熬鸡汤。
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
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

同志，听着这清脆悦耳，情深意长的沂蒙山歌，你热呼呼的心窝里是个啥滋味啊。

每逢听到这深情、熟悉的沂蒙山歌，我这个当年的小八路，胸膛里真象有把蒙山柴在熊熊燃烧，心田上真象有瓢沂河水在潺潺流淌。歌声把我带回到打过仗、养过伤的沂蒙山区，把我带回到用鸡汤哺育我的亲人——红枫奶奶身旁。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

枫叶火红的季节，正是沂蒙山区最艰苦的岁月，我军主力为了粉碎三十万蒋匪军的重点进攻，挥戈北上，去打大歼灭战。我们这支部队奉命留在沂蒙山区打游击，在山区乡亲们的支援下，我们炸汽车，烧炮楼，截军火，打伏击，就象在几十万敌军眼里插上了一把钢针。恼羞成怒的敌人，出动了上万人马，逢山剿山，逢村杀人，粮食抢光，庄稼烧光，妄图用“三光”政策把我们困死在石头山上。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粉碎敌人阴谋，我们根据敌情，在沂蒙山的咽喉——云枫崖，布下了伏击圈，专等敌人的运粮辎重队。太阳刚落下西山坡，战斗打响了！

一声声激越高昂的冲锋号，一阵阵震荡山谷的机枪声，一个个黑老鸦似的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驮满粮食的骡子满坡跑，乌油闪光的枪炮遍野丢。就在我军发动总攻的时候，警卫排长范德山突然报告，发现阵地侧后方，几十个“还乡团”正鬼头鬼脑往云枫崖崖头摸去。糟糕！这股因为掉队没被包围的敌人，准是想迂回到我阵地后方，逃脱被消灭的命运。偏偏我们的战地包扎所就设在云枫崖下的山沟里，万一敌人突然占领了制高点，那伤员……

我心急如火。开枪报警吧，枪炮连天的战场，谁又理会这两发呼啸的子弹。派人送信吧，高低起伏的丘陵地，脚板再快也赶不及。怎么办？只有抢占崖头，消灭敌人。

我把情况向团长一报告，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带着警卫排直扑云枫崖顶。警卫排长小范端着挺轻机枪，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惊恐万状的敌人一见我

们冲来，一边慌忙开枪阻击，一边撒丫子没命地往山崖上爬，眼看，几个腿长的就要爬到山崖顶啦！

突然，山崖南坡，一个人影，一阵风似地冲了上来，一身蓝布裤褂，青色包头布，手臂上还挽着个黑亮亮的瓦罐。这，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分明是个山里大娘呀！

“危险，前面是敌人——”我急得连声大喊。

可那位赤手空拳的妇女昂着头，直着腰，迎着荷枪实弹的敌人，直往崖顶那棵火红的大枫树冲去。三十米，二十米，十米……

面对着突然出现在大红枫下的女英雄，张着大嘴牛喘的敌人，愣住了，就在这这时，只见那女英雄从瓦罐里抽出手，一扬胳膊，一个红火火的手榴弹在空中划了个半圆，落进敌群，怕死的敌人全抱着脑袋躺下了。

“铛——”响了！这不是手榴弹的轰鸣，分明是洪亮的钟声。看！那女英雄屹立在大红枫下，紧握钟绳，全力撞击着红枫上的铜钟，“铛—铛—铛—”那钟声震荡着硝烟弥漫的云天，震荡着激烈厮杀的山谷，在枪鸣炮响中显得格外雄浑响亮，这是报警的钟声，给伤员们报警的钟声！

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被消灭了，伤员转移了。可我和小范，在白刃格斗中，负了伤。

……大概我在昏迷中也象方排长那样，扯开领口喊干渴，等我苏醒过来，只觉得火一样滚烫的喉咙清凉了，一股香喷喷、暖融融的汁液，顺着喉口，象清清小溪缓缓流进干涸的心田。我睁开眼睛，面前是一位慈祥的大娘，她手里正捧着个瓦罐，用小勺把汁水一口口喂进我的嘴里。我轻轻问道：“大娘，这是什么汤？”

“喝吧，这是鸡汤，养好了伤好再上战

场！”

鸡汤，这哪是普普通通的鸡汤，分明是子弟兵母亲对革命献出的心血啊。白天，在云枫崖下的岩石洞里，夜晚，在云枫崖头的龙王庙中，我和小范喝着这浸满阶级情谊的鸡汤。大娘把香喷喷的鸡汤端到咱们面前，自己却拿着红缨枪，提着黑瓦罐，到大红枫下去站岗。

大娘天天躲着咱吃饭，也不知吃些啥。有一天，我俩端起碗鸡汤，来到枫树下，想悄悄倒进那黑瓦罐，谁知打开一看，啊！绿生生的野菜糊糊渗着黄褐褐的苞米渣儿，那烙不成煎饼，捏不成窝头的苦菜糊糊，用张张红火火的枫叶包着，散发着苦涩的清香。

想不到这就是大娘的食粮！看着这红火火的干粮，看着这黑亮亮的瓦罐，我浑身一震，眼睛猛一亮，嗨，想不到一口口喂咱们鸡汤的大娘，就是迎着敌人敲响铜钟的女英雄。她扔进敌群没炸响的“手榴弹”，就是眼前大娘天天瞒着咱垫饥挡饿的干粮。

我和小范，一对长工的儿子，日本鬼子杀死了我的爹、他的娘，咱们满腔仇恨参了军，从未流过一滴泪。而眼下，泪花儿泉涌出来，滴滴落在红火火的苦菜糊糊上。

“孩子，别哭。”大娘擦干了咱脸上的泪水，一字一句说了话：“这糊糊，是咱离不开的食粮，大娘吃惯了。十年前，咱云枫崖遇到百年未遇的大旱。当石匠的老伴举着大锤，领着乡亲们去地主家造反抢粮，狗地主勾来‘遭殃军’，把孩子他爹活活打死在大红枫下。为了不忘这深仇大恨，我在这大红枫下吃了十年的苦菜糊糊。四乡八村的乡亲们，都管我叫红枫奶奶。”

红枫奶奶，原来她就是沂蒙山区有名的子弟兵母亲，打鬼子的八路老交通，打蒋匪的支前老模范——红枫奶奶。

听了这番话，哪个战士不把钢枪握得更紧！

小范紧握着红枫奶奶的手，立下了钢铁誓言：“为了不再吃这苦菜糊糊，咱一定奋勇杀敌多立功！”

部队南下路过云枫崖，战友们来接我们了。我们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走出多远，还看见红枫奶奶站在高高的大红枫下，敲着送行的钟声，那爽朗的话语还随着钟声在耳边回荡：

“孩子呀，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别忘了日夜盼你们想你们的红枫奶奶，别忘了回来喝奶奶给你们熬的鸡汤——”

多少年，多少年呼啦啦过去啦，在这天地翻复的火红年代里，咱们这些当年还没三八大盖高的革命战士，如今，白发悄悄地爬上了鬓角。当年的小放牛娃，小八路，小同志，如今，职务前、姓名前都被人们尊上了个“老”字，成为老党员，老干部，老前辈啦！

每当我听见有的老战友抚着伤疤发感慨：“嗨，革命了几十年，也该放下枪杆享享福啰！”每当我听见有的老战友拍着伤疤发牢骚：“唉，流过血负过伤，为啥不能搞点特殊化？”每当这个时候，我激动的心窝里，就涌现出红枫奶奶迎着敌人冲上去的情景，我翻腾的脑海里，就浮现出红枫奶奶背着我们偷偷吃苦菜糊糊的情景。我多么想和这些老战友一起，飞到那高高的云枫崖，飞到红枫奶奶身旁，在子弟兵母亲面前，我们再抚着伤疤想一想，当年亲人们怎样用鸡汤养好了咱们的伤，为的是什么！

这一天，终于给我盼来了。

又是枫叶火红的季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时刻，党委通知我，调我到沂蒙山区胜利渠水利工程指挥部去当党委书记。指挥部恰好就设在沂蒙山的咽喉——

云枫崖。

飞驰的汽车，怎么会理解老战士重返旧战场的心情啊。当夜幕降临时，我踏上了日盼夜想、阔别多年的战场——云枫崖。

夜，多壮阔的工地之夜啊。

往日黑黢黢的崇山峻岭，被漫山漫坡的火把、篝火、汽车灯映照得通亮通亮，漫山漫坡的枫树栎树，在千百面迎风招展的战旗辉映下，越发鲜艳夺目，红得耀眼。

叮当……叮当……

一阵清脆有力的锤声，叩击着我的耳鼓，吸引了我的目光。嗨，云枫崖那刀劈斧剁般的绝壁上，一个新凿出的引水隧洞口，被几十把插上石缝里的火把映得红彤彤，雪雪亮。

十来个象岩鹰一样的小伙子、铁姑娘，系着长长的绳索，在悬崖陡壁上飞来飞去，抡锤带风，击钎迸火，干得正紧张。

这是场什么战斗，我紧三步上前一看，嘿，原来是云枫崖青年突击队，正在给刚打通的百丈引水隧洞刻凿洞名哩，瞧，铁锤飞舞，石花飞溅，三个雄浑有力的大字跃上石壁：

风 云 洞

我一见，不觉脱口说：“不对，应该是云枫洞呀！”谁知，话刚出口，崖壁上，飞起一片豪迈的笑声。一个扎着喜鹊尾巴辫的铁姑娘开了腔：“同志，你不懂啊，这个洞，就叫风云洞。没有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风云，就没有我们这个洞！”

“说得好。能不能给我说说这斗争风云？”我感兴趣地问道。

一个问号，就象一点火星，点燃了药捻子，绝壁上的突击队员怒火满腔地说开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云枫崖的贫下中农，定下了学大寨的战斗规划，一定要

打通云枫崖的百丈石壁，把清清沂河水引上高高的蒙山来。可是，党内的走资派忠实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借口“劳民伤财，盲动蛮干”，百般阻挠，拼命反对，水利大军三上云枫崖，又三次被迫撤下崖，只留下高高石壁上一个隧洞口，空对着大红枫下的龙王庙。

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革命洪流摧毁了刘少奇黑司令部！在红枫奶奶倡议下，沂蒙山成立了胜利渠水利工程指挥部，再上云枫崖，打开百丈绝壁，引水上蒙山，改天换地学大寨。谁知，刚刚调来不久的总指挥，虽说参加革命几十年，可没有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气息，渐渐又推行那套“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黑货色。今年夏天，咱风云洞碰到前所未有的大塌方，红枫奶奶领着大伙，顶着乱石上，迎着艰险冲，排石抢险，日夜奋战。可是，那位总指挥坐着小汽车在洞口转了转，眉头一皱说：“这个洞再干下去真是劳民伤财，盲动蛮干，要纠偏。”更气人的是，他打着基本建设需要的幌子，把咱们支撑洞壁的大圆木，全用汽车拉去盖总指挥部的小洋楼。

红枫奶奶可不听这一套，她追出风云洞，带着青年突击队，赶着马车追汽车，抄小路一口气追了三十里，终于截住了运木料的汽车。红枫奶奶说：“这不单单是个引水上山的隧洞，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风云洞！”

我不禁被红枫奶奶的事迹吸引住了，忙追问道：“那后来呢——”

“后来，你不是全看到了吗！”一个穿着火红背心，象棵小枫树一样健壮挺拔的小伙子，指着风云洞笑开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咱们把风云洞当作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着干的战场，苦战三十天，终于战胜了大塌方，打通了云枫崖百丈绝壁。明天一早，咱们的风云洞就要开闸放

水，引水上山啦！告诉你，在开闸放水的时候，咱们还要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红枫奶奶已经把那个在青岛海滨‘养病’的总指挥请了回来。明天的大会，还要请他上台发言呢……”

哈——一阵朗朗的欢声笑语，随着清脆的叮当锤声，在风云洞里回荡。

我忙问道：“红枫奶奶在什么地方？”

“瞧！”十几只手一齐指着崖头那棵大红枫，红枫下，正亮着金灿灿的灯光。

我强按着呼呼乱跳的心，来到大红枫下，龙王庙旧日挂匾的地方，亮着一行鲜红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一下子跨进了门坎。啊，是她，就是她！

红腾腾的炉火舔着油松柴，蹿着欢快的火苗，雾漫漫的锅里咕噜咕噜翻着浪花，红枫奶奶卷着袖子，拿着锅铲，还象当年给伤病号熬鸡汤那样，站在锅灶旁，往黑瓦罐里装着啥。红堂堂的脸庞，清亮亮的眼神，被炉火一映，真比当年年轻好多岁！

……记不清红枫奶奶啥时认出了我，记不清她都对我说了多少热心话。我心头翻腾了多少遍的话，不知啥时蹦出了口：

“红枫奶奶，你又在为哪个伤病员熬鸡汤？”

“为谁，为青岛回来的‘伤病员’呀，你回来得正好，和那位总指挥一起，再喝喝这养伤的鸡汤。”

我这才注意到满屋的大字报、大标语、批判文章，一份连一份，一直贴到屋梁上。大字报下，站着一位胖呼呼的中年人，微微浮肿的脸上，一双无精打彩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大字报。叹着粗气的嘴里一口一口喷着浓烟，象要把自己藏进烟雾中去。

要不是红枫奶奶指点，我真不敢相信，面前这位“伤病员”，就是我的老战友：范德山。我浑身一震，愣住了……

我痛心极了，难过极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当年的放牛娃，党培养起来的革命干部会变成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推行者，为什么这个当年为革命作了贡献立了战功的英雄会变成个人谋私利的大官。

一个个为什么象一把把尖刀刺过去，范德山脸涨红了，额头冒汗了，他伸出胳膊，露出了伤疤：“咱干了半辈子革命，立过功，负过伤，图个啥？还不是图个翻身做主人，不再吃苦菜糊糊？”

听听，这是多么愚蠢的思想！他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革命的最终目的，忘了怎样对待自己的功劳，竟然把伤疤当作光荣花。

红枫奶奶默默地站着，一双深情的眼睛，望着正面墙上的毛主席像。她什么话也没吐露，走出门，端进来一个蒸腾着热气的黑瓦罐，放在总指挥的面前：“吃吧！”

范德山两只手慢吞吞地打开盖子：啊！出现在面前的，不是鲜美的鸡汤，而是用红枫叶包着的苦菜糊糊，绿生生的苦菜瓣儿掺着黄褐褐的苞米渣，散发着阵阵苦涩的清香。

我惊住了，这不是当年红枫奶奶瞒着咱偷偷吃的苦菜糊糊吗？在那艰苦的战斗年月里，红枫奶奶没让我们吃一口，可今天……可眼下……

“快吃吧，用双手捧着枫叶大口吃，不能用手抓，这糊糊里没面，手一捏就碎了。吃着这苦菜糊糊，细细品味好好想想，为啥当年给你们熬鸡汤，今天，却给你们吃这苦菜糊糊？！”

红枫奶奶把那苦菜糊糊递到范德山面前，那话语，字字重千钧，句句有力量：

“范德山同志，你是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是要你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向前闯，千万不能前半辈

子为革命作贡献，后半辈子要革命为自己作贡献，千万不能用功菁、用伤疤、用职权，为自己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啊。再沿着修正主义路线往下滑，就危险啦！同志，吃吧，二十九年前，你说过，为了不再吃这苦菜糊糊，一定奋勇杀敌干革命。难道你只想到个人不再吃苦菜糊糊！今天，我要说，为了让天下工农得解放，咱们要常常吃这苦菜糊糊。”

屋内，灯光闪闪；屋外，林涛阵阵。红枫奶奶的话，多象当年报警的钟声啊。

范德山听着，看着，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他抬起灰白色的脸庞，想说什么又什么也没说，只是迟疑地捧起苦菜糊糊，一口一口，慢慢地吃着，愣愣地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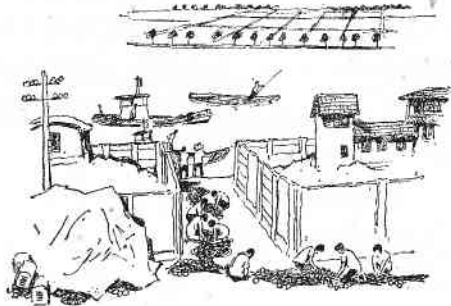
我捧起苦菜糊糊，大口大口吃起来。奇怪，那糊糊吃在嘴里，甜在心头，越嚼越香甜，那股带着枫叶清香的鲜美味儿，就象当年红枫奶奶喂进嘴里的鸡汤，热乎乎的暖流直涌进心窝。我的心咚咚跳着，多少激动的浪花，感情的波涛，在胸膛里翻腾起伏，不能平静！

多么好的红枫奶奶，多么宽阔的革命胸怀，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多么旺盛的革命斗志啊！当年的战斗岁月，那一勺勺喂进嘴的鲜美鸡汤，今天的火红年代，那手捧着吃进嘴的苦菜糊糊，这是多么不同的食品，又是多么相同的食品，这是革命的政治营养，是我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继续革命不停步的精神食粮！

那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同志们，在新的革命中又跌了跟头负了伤的同志们，快到云枫崖去，快去！

红枫奶奶正站在云枫崖高高的大红枫下，敲着钟，招着手，盼着你们呢。听，那钟声多雄浑，多洪亮，鼓舞着我们跟着毛主席，奔向共产主义前方。

渔场剪影



卫 国 珍

大 捕

月牙儿慢慢淡下去，火红的霞光跳跃在水波粼粼的翡翠湖上。一对直流电捕船耕波犁浪地驶向湖心，撒下两道雪练似的水花……

我站在高高的船首，身旁，是一位身强力壮的中年渔民。他叫水根，是这一大片渔场的负责人。此刻，他正手搭凉棚，全神贯注地望着鱼情。

“你看！”水根手一指，浓眉下，两眼炯炯发亮。果然，前方不远的湖面上，变戏法似地，冒出了数不清的水圈圈，就是外行，我也能判定撞上了大鱼群！

“这一网，少说也有几十担哪！”水根高兴得在皮裤上直搓手，“咱们翡翠湖，自从学了大寨，生产面貌可大变样啦！”

只有踏过风浪的人，才懂得丰收的甘甜。水根的话，饱含激情，发自内心。有谁比他更清楚文化大革命给翡翠湖渔场带来的巨大变化呢？

翡翠湖，烟波浩淼，虾游鱼跃，早在一千多年前，这里就出现了片片渔帆。可是，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缠住了某些

人的灵魂。他们大搞“利润挂帅”，只捕不养，淡水鱼源一天天少了。工农业在一日千里地发展，城市需求量越来越大，水根他们望着水淋淋的空网，心潮呵，和湖水一齐翻搅！他们向走资派提出扩大内塘养鱼，走资派却另打算盘，搞起了鱼种繁殖，大量销往外地，牟取高利。渔民的网眼里，依然是清水汪汪……

水根带头开了炮：“渔场不是拍卖行，路线不对要断桨！”

可是，走资派窃取了一部分权力，舵把子在手，照样把船队驱往资本主义的黑水洋……

春雷一声响四方，翡翠湖里掀巨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芒万丈，冲破乌云迷雾，照亮了渔家的心房。水根他们起来造反了，夺了走资派的权，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此，千船万橹，驶在金光航道上。

淡水养鱼发展起来了，日渐荒落的翡翠湖，获得了新生。每年，都有几万担鱼鲜装上卡车，调往市区的菜场。生产大发展，渔业换新装。木舢板换成了电捕船，人工拉网变成了电动扛网。你看，此刻，水根早

已摆开战阵，象一个威武的指挥员，手一扬，亮开大嗓门：“开网！”

尼龙缆吱吱一响，随着船身的猛裂震动，渔网渐渐收紧了。水面上，溅起雪片似的浪沫，天光水影间，霎时跃出无数道金彩银辉：青鱼、草鱼、花鲢、白鱼、珍贵的鲈鱼、武昌的鳊鱼……一尾尾鲜蹦活跳。

水根笑笑说：“不要不识相，送到城里去，马上请你吃葱姜！”

在一片豪爽的笑声中，太阳升起来了。

大 孵

“麦子黄，孵鱼忙”。五月，是水乡的黄金季节，也是渔家一年一度孵化鱼苗最繁忙、最紧张的时刻。

鱼苗，是为“底层养鱼”而孵化的。

“底层养鱼”？——多新鲜，开初我并不理解它的含义。那天，陪伴我的“鱼秀才”阿兴指着一片水面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那水面，水花生、水浮莲密密层层，似铺似织；水葫芦、绿萍重重迭迭，如绣如缀。这“三水一绿”都是养猪的青饲料，为了兼顾农业利用水面，渔民们就试验把鱼全部养在底层了。这样，就能做到“一河水，一河粮；一浜水，一浜鱼”，渔业农业双丰收。

养鱼先得有鱼苗，阿兴就是管孵化的。他不过四十上下，大概刚从孵化池里上来，袖口衣襟上粘满了一片片闪闪发光的鱼鳞，满身浓郁的河鲜味，一望便知，是个勤劳、细心的湖边人。孵鱼苗是个技术活，人们都称他“鱼秀才”。

阿兴话也不多，径直把我引进公社的孵化场。这几天，孵化场象过节一般闹猛，来自四乡八里的取经者、购苗者把几间瓦房挤得满满。我钻进去一看，呵，好一个鱼苗的世界！屋里排满大大小小的孵化缸，缸里粗看是一泓静水，仔细一瞧，无数游丝一样的鱼苗在攒动着，这是千万尾幼小的

生命呵！

阿兴捞起一碗鱼苗，心爱地说：“同志，你看，这些苗苗虽小，养得好，来年春节就能上市了。”

“孵鱼苗挺辛苦吧？”我问。

阿兴淡淡一笑道：“说辛苦，这孵化房一天廿四小时都离不开人。鱼苗这小东西最娇嫩，缸里的温度、含氧量都得时刻小心。就拿青鱼来说吧，这家伙有个特点，好静不好动，喜欢在夜间繁殖，每隔半小时就得起网一次察看情况，往往一搞就是几天几夜哩！另外，还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不过，比比大寨人战天斗地，想想城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人老大哥，为了多养鱼，养大鱼，我们辛苦点不算啥。”

阿兴语不惊人，可在我听来，却何等豪迈，何等气派！这字字句句闪烁着贫下中渔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我觉得，孵化缸里流的不是河水和鱼苗，而是阿兴他们为城市人民日夜操劳的心血……

大 养

假如你乘坐从县城开往翡翠湖的班船，一定能看到那港港汊汊的水面上横拦着一道道竹帘子。帘边，往往耸立着一个楼棚。它外型十分简陋，可那几根坚韧的大竹桩，却深深扎在水底，任你十二级台风也掀它不倒。这，就是渔哨！

一只燕尾舢板，剪开绿绸似的水面，悠然驶来。船头，站着一位打赤脚的老人。他手里的粪杓左泼右洒，显得十分利索。顷刻间，一船猪粪饲料就均匀地撒向了鱼群。

老人叫进高伯，正是我要去采访的对象。

他已经七十高龄了，满脸粗犷的皱纹，身骨架挺硬朗。本来，队长只要他留守渔村，当当顾问，他却大发雷霆，吼道：“嫌我老？嗨，我一顿还能吃八斤鱼呢！”结果，硬

是吵上了渔哨，成了翡翠湖渔场年纪最大的放养员。

从此，渔哨就成了他的家，他的一颗心时时刻刻都系在这个四面环水的战斗岗位上。不管是在春风习习的清晨，还是秋雨萧萧的黄昏；不管是骄阳如火的盛夏，还是寒气砭骨的深冬，如果我们登上湖边的小山丘，总能远远望见他，驾起一叶扁舟，巡逻在哨棚四周，出没于波峰浪谷间……

那天，我来到他的哨棚，他出湖回来，正捧着饭碗。老人爽朗、好客，热情地摆出一大堆葵花籽，又给我倒了碗滚烫滚烫的菊花茶。

“如今，你们翡翠湖真正是兴旺起来啦！”我感慨地说。

“可不！托毛主席的福，托文化大革命的福，咱们勤养多捕，这渔网一收，那鱼儿又肥又大，同志，嗨，简直是往你心坎上跳啊！”

老人夹了一筷子鱼，美美地放进嘴里。这时，我才发现，粗瓷菜碗里只有几条小杂

鱼。我心里一动，便问：“伯伯，湖上人吃鱼挺方便，可你……”

“哈哈……”进高伯搁下筷子笑眯了眼，说：“养鱼人吃鱼是方便。过去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大手大脚，捕来的鲜鱼尽选大的，还只爱吃中间一截。眼下，可不兴这一套了。你想想，城里工人顶风冒雨赶来替咱们装电灯、安机器，让渔业安上了金翅膀。咱们养鱼人，养鱼为革命，情愿自己少吃鱼，也要把大鱼、好鱼往城里送啊！”

我胸口猛然一热，仿佛感到老人炽烈的心房在跳动！

我抬起头，朝渔哨的窗口望去：呵，早已是暮霭西下，归帆绰约的时分了。远处，亮起星星点点的渔火，那是赶夜潮的渔民，又在准备新的航程。月牙儿又出来了，静静地镶嵌在青黛色的天幕上。不知何方，传来一阵革命样板戏的歌声。进高伯告诉我，那是渔村新办的政治夜校……

我爱碧波荡漾的翡翠湖，更爱翡翠湖畔的养鱼人！

出 工

盛
晓
虹

雪似剑，风如刀，
冻僵了，林中鸟；
巍巍大山打寒颤，
豺狼虎豹四下逃。

林中飞出一面旗，
伐木大军出工了；
哈口气，帽沿凝白霜，
路难行，雪比膝盖高！

队长突然一声喊：
“老天要刮大烟泡！”
眨眼间，雪块压天来，
劈天盖脑往下倒。

上海娃来到兴安岭，
偌大风雪第一遭。
广阔天地任摔打，
雄鹰展翅斗风暴。

抽斧如同刀出鞘，
喝令风雪别逞器；
踩你头，踏你尾，
老虎当马骑着跑。

抡起大斧开银花，
开动油锯喷飞瀑。
喜听风吼雪啸处，
冲天回响“顺山倒！”

昨天，拍着胸脯来吹牛，
今天，挥起屠刀去宰牛，
明天后天的“共产主义”可咋办?!
——土豆烧熟了，没牛肉!

吹牛——宰牛

(四首)

——滨 之——



“爱国主义”



苏修农业歉收，饲料紧张，
大砍牲畜。

农业歉收又歉收，
粮食进口再进口，
进口粮还不够人填肚皮，
这下苦了农庄的牛：

哞哞，牛在战栗牛在吼！
咔嚓嚓，屠宰员们显身手——
老牛宰光了宰小牛，
公牛宰光了宰乳牛……

苏修报刊居然鼓吹什么
“越出国界”的“爱国主义”。

爱国爱国，
“爱”出国界；
爱国爱国，
见国就“爱”：

你有铁矿，
我来开采；
你有油田，
分我一块；

你有羊群，
给我牵来！
——“爱”得狠呵，
请你割爱！

你要听话，
对你更“爱”；
你要嘟囔，
仔细脑袋！

你要反抗，
炸弹飞来！
——“爱”得深呵，
请勿见怪！

你要“爱国”，
请撤边界！
我要“爱国”，
血口张开！

——“爱国主义”，
厉害厉害！



苏修的商店，货物奇缺，
“后门”大开，有人公然
以消息卖钱。

《消息报》的消息没人理，
“消息贩子”们卖消息：
“喂喂，卖给你个秘密——”
“多少钱？”“七十戈比。”
“啊？……哦，哦。”
“华沙牌皮鞋明天上市……”

塔斯社的消息没人要，
“消息贩子”的消息忒畅销：
“喂喂，卖给你个‘小道’——”
“多少钱？”“两卢布……不能再少！”
“啊？……哦，哦。”
“最新式的牛仔裤今天货到……”

“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发达”，
消息成了商品，另售批发；
先生们，买货请先买消息，
“消息贩子”的舌头就是货架……



超级大国就是“超”：
西红柿，黑面包，
排队买不到；
弹药箱，火箭炮，
堆得比山高。
但见那铁公鸡
黑压压一片头上罩，
难见那花母鸡
拍打着翅膀地下跑……
讨饭的大婶迷了路，
错把军火库铁门敲！
天天叫卖“福利”，
“福利”越来越少：
核“蛋”挤碎了鸡蛋，
大炮“吃”光了面包，
百姓瘦成了把枯草。
只有新沙皇食欲暴增胃口好，
恨不能抱过地球当蛋糕，
一口吞掉！
——总有一天怒火燃得炸药爆，
你们这些军火贩子统统都报销！

新生事物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女采购员》创作体会

刘 绪 源

我的习作《女采购员》发表以后，有些同志热情地帮我分析，说：反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小说，不少是写英雄人物怎么抵制资产风的；你这一篇，却是通过歌颂“建立新型的社会联系”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来表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们问我，怎么会把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放到一起进行构思的。我真不知怎么回答好。想来想去，还是从头谈起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凯歌声中，在造船工业翻身仗打响以后，我们这些生活在船台上的青年工人，每天都被这火热的气氛感染着。我老是想用笔，把自己周围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

写什么呢？我初学写作，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我发现，船厂采购员的事迹就很感人。象战场上的后勤运输兵一样，前方战斗一紧，他们就加倍地紧张起来；他们把“枪枝弹药”送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欢呼声。我收集了很多生动的材料——

有一次，柴油机车间的师傅们发扬了“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使机器动车日期一再提前，采购员们为此整天奔跑，眼看必需的东西都配齐了，可就是搞不到过滤用的

丝瓜筋。这平时根本不惹眼的东西，此刻竟成了全厂注目的关键！供应部门紧急动员起来，千方百计，四出采购，但市场上一时缺货。后来，有个采购员在中药渣里发现了几小块丝瓜筋，急中生智，向药材公司求援，说明是为了造船工业翻身仗的需要。药材公司的同志很受感动，同意调拨给船厂一百多斤丝瓜筋！

又有一次，一条即将出航的新船需要一种特殊规格的油漆，但配方时缺少某种原料，在这当口上又不知哪里才能弄得到。采购员们到处打听，后来偶尔在一条凳子的油漆里发现有这种成份，跟踪追击，在短短几天里跑了十几个单位，终于找到了原料的出处，解决了难题。……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翻来复去地琢磨这些材料，越想越觉得其间有一种很强烈的新鲜感。我想，这大概就是“新生事物”吧。于是，下决心把它写出来。

谁料到，当我在灯下铺开稿纸，将这些材料一个个排列起来的时候，忽然感到，它们又变得平淡了。我想塑造一个勤勤恳恳为造船工业打翻身仗而贡献自己力量的年轻采购员的形象，但又体现不出什么深刻的思想。真的，我想表现什么主题呢？自

己也不清楚。

当时,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船台上的战斗生活是这样地火红,写在纸上竟变得如此苍白?一时想不出办法,只好把笔放下了。

这以后,我读了一些反映当前斗争生活的优秀短篇小说,想看看人家是怎么表现主题思想的。我反复地思索着鲁迅的话:“取材要严,开掘要深。”我渐渐悟出点道理来了:现实生活中,有些材料确实很生动,但它们是不能用“依样画葫芦”的办法搬进文学作品的;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对材料进行提炼,进行开掘。原先,正由于我只感觉到手头的素材很生动,很新鲜,却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材料的思想意义,也就是说,我只抓住生活中一些新生事物的表面现象,却没有深入到新生事物的本质中去,所以怎么也写不好。正如《实践论》所指出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要把船台上火红的生活深刻地反映到作品里来,光靠“感觉”是远远不行的。开掘主题的过程,也就是理解生活,认识新生事物的过程。

那么,我这篇作品,又该往哪一方面“开掘”呢?我又翻来复去地琢磨那些材料,很快想到了写“风格”。

是的,各行各业大力支援造船工业;造船工人“大造船,造好船”,反过来又支援了各行各业,这不也体现着共产主义的风格么?我想写,可又犹豫不决。因为写风格的小说我看过好几篇,根据我所掌握的这些材料,不一定能写出新意。于是我想能不能尽量在形式上出点新,在情节安排上多增加点“传奇”色彩,从而弥补一下作品雷同和一般化的缺陷呢?但以往一些习作失败的教训在提醒我:如果不努力在思想内容的开掘上狠下功夫,而仅仅在形式上

兜圈子,写出来的作品,十有八九是失败的,既不会有什么深度,更不会有任何新意!

然而,除了写风格以外,从这些材料里还能开掘出什么更深的思想来呢?我怎么也想不出。后来,甚至怀疑起这些材料来:或许,它们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们总共只有这样“深”吧?

正在这时,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我参加了一些基层理论小组的活动,思想水平有了一些提高,不少从前很模糊的问题渐渐地清楚起来了。船厂采购员们学得更认真,他们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狠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的说:“现在实行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确实跟旧社会差不多;但我们是新社会的采购员,我们决不能象旧社会那样去做买卖。我们要建立新的社会联系!”这话,顿时打开了我的思路。

学理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新材料,又大开了我的眼界。例如:某单位领导由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怪,革命抓不好,生产上不去,还拖了造船工业的后腿。船厂采购员发现问题后,就敲锣打鼓,把大字报送上门去,发动那里的群众一起狠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

我恍然大悟了:是啊,在采购员们身上发生的那么多动人事迹,不正说明一种崭新的社会联系正在建立起来么?他们的行动,不正是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有力批判么?这不就是新生事物内在的思想深度么?——过去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自己学习得太差,思想水平太低;而决不是因为那些材料本身没有开掘的余地呵!

我又激动起来,激动得吃饭也没心思,睡觉也睡不好。我决定把这种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建立新型社会联系的

思想,作为这篇小说的主题。

主题是要通过人物特别是主要英雄人物来体现的。我设计了李墨兰这样一个年轻的女采购员的形象,力图将她塑造成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彻底决裂的新人。她通过学习理论,懂得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单位都应该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都应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而共同奋斗;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以及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同志之间,都应如此。因而,她自觉地为建立这种“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而斗争,不仅出色地完成采购任务,而且时时处处注意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的新联系。根据这一思想,我为李墨兰安排了一连串的英雄行为。新生事物的成长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李墨兰的行动处处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比较严重的老采购员崔得章的阻止和反对。我意识到,只有在这种是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李墨兰的英雄形象才能得到充分的刻画,建立新型社会联系的主题思想也才能表现得鲜明而突出。于是,组织了围绕讲“八字诀”、买丝瓜筋、让鼓风机、促铸钢厂而展开的四个回合的矛盾冲突,让李墨兰和崔得章形成强烈对比,让他们之间的思想斗争逐步激化。最后,崔得章那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连遭失败,他为维护原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关系而设置的道道防线被冲

垮了;李墨兰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各单位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正在斗争中不断地建立起来,从而反映出社会主义新生幼芽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

在党和群众的关怀支持下,根据以上构思,经过几次反复,我终于写成了短篇小说《女采购员》。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老是在回想着《女采购员》的创作过程。我想,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并存着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么?而我们的作者就应该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新生幼芽,认真地发掘它内在的思想深度,找到它成长过程中所必然进行的生死搏斗,将它与资本主义旧事物的这种斗争集中、概括、典型化。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事物,要批判资本主义的旧事物,就必须深刻地反映这种斗争,同时必须让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在作品中牢固地占据统治的地位!

今天,回过头来看,《女采购员》显然是篇思想上艺术上都还很不成熟的习作,它同党和群众的要求,同现实斗争的需要,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决心在批邓斗争中,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努力深入火红的战斗生活,争取写出好一点的作品来。



迎战狂澜的“后来人”

——读短篇小说《只要主义真》

楼乘震

读了杨代藩同志写的短篇小说《只要主义真》，深受教育和鼓舞。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人——夏党恩。

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摔打出来的。小说一开头，作者把我们带到了白浪滔天的长江口，让我们看到夏党恩摇着木船，劈风斩浪，奋勇前进的英姿。“浪涛，发疯似的，一会儿把木船托得高高的，使船上的人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云层；一会儿又把它压向波谷深处，象要把它吞没。”但是，等待着夏党恩的是比这长江口还大的风浪。

这个风浪，就是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翻案风。海岛农场原场长、现革委会主任胡鑫，在整党建党中，以“检查”为名，把对群众的镇压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在具体掌握政策上，有过火的地方”，而“大方向是正确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有满腹牢骚，却说成仅仅“侧重从生产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指使黑干将搞了为自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剧本，诬蔑冲击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青年和干部是“极左”、“右倾”；他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把自己装扮成党的化身，企图盗用“党性”来压服群众做他的驯服工

具……面对这一阵阵狂风恶浪，一个个严峻考验，不斗行吗？夏党恩就是出现在这样的斗争漩涡之中的。

夏党恩，是个十三岁就到海岛的“老围垦”。十多年来，斗争的风风雨雨，使她形成了火辣辣的脾气，敢想，敢说，敢斗争，更使她养成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深思。她虽然是场政宣组组长，但在整党建党学习班上，还只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代表，正在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因此，这个考验对她来说就更为直接。前进一步，斗争，革命的原则保住了，但在胡鑫的控制下，肯定难以入党；后退一步，妥协，入党保证没问题，而革命的原则却因此丧失。这种考验虽然听不到枪炮声，闻不到火药味，但可以说并不比屠刀面前的考验逊色。

作者为了表现夏党恩的无私无畏和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为她安排了大组交锋会，修改剧本，和入党审批会这三个大的斗争回合。如果说在大组交锋会上，只是初步勾勒出夏党恩火辣加深思的性格特征和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厚感情，修改剧本问题显示了夏党恩敏锐的阶级分析眼光，那么，审批会上面对面的斗争，为夏党恩形象的最后完成添上了关键的一笔。在

胡鑫看来，象夏党恩“这种‘激进派’，不怕苦，不怕死，就怕入不了党。”因此，为了打击报复，他就找了种种借口阻挠夏党恩入党，同时，又居心叵测地介绍在与胡鑫的斗争中有过动摇的秦梅珍入党，特意把她提出来作榜样，又专门让夏党恩准备发言。秦梅珍是夏党恩的亲密战友，照胡鑫的如意算盘，夏党恩这下子是吃了闷棍的：你揭发吧，不仅伤了你们战友间的感情，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套上“嫉妒”的帽子；你不揭发吧，我胡鑫的阴谋岂不得逞？但是，胡鑫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夏党恩懂得什么是政治生命，懂得两条路线斗争有多么的复杂尖锐。她冷静地听完胡鑫歪曲事实的介绍，满怀深情地支持秦梅珍勇敢地站起来斗争，又单刀直入、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胡鑫的鬼主意。在正气凛然的夏党恩面前，胡鑫从“不露声色”到恶狠狠地“厉声威胁”，终于“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用钢笔用力敲着桌子。”往日的假面具丢得一干二净，一顶顶的大帽子向夏党恩抛来，但是这除了更彻底地暴露了胡鑫肮脏的内心世界外，又有什么用呢？而夏党恩真理在胸，巍然不动，只是“不屑置辩地看了胡鑫一眼”。她虽然在组织上暂时没有入党，但她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她是一个真正信仰党的纲领，具有党的观念，决心终身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夏党恩与秦梅珍这条矛盾的副线和夏党恩与胡鑫这条主线紧密而交叉有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夏党恩这个形象从不同侧面得到生动的刻划，体现出夏党恩坚定的革命立场，纯洁的入党动机，火热的阶级感情，挖掘出夏党恩的思想基础。秦梅珍是个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进场的青年，和夏党恩一起参加过批判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战斗。但是，知识青年在未和工农真正打成一片前的那种

动摇性在她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夏党恩并没有嫌弃她，而是同她一起讨论“一个革命者，怎样才真正称得上具有政治生命呢？”用姜帆、李三喜的事迹启发她；在交锋会后，夏党恩又找她交换了几次意见；在秦梅珍拿到入党志愿书后，夏党恩又恳切地向她提出了希望。因此，当我们读到审批会上“秦梅珍用眼光向战友夏党恩征求意见，夏党恩正向她微微点头，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支持”时，不由得感到夏党恩的形象在我们面前闪烁着更加灿烂的光芒。

作者“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的写作方法，鞭辟入里地刻划胡鑫这个走资派的丑恶灵魂，使夏党恩敢于反潮流的精神，得到更加突出的表现。作者既没有把胡鑫写得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也没有写得软弱无能，一斗就倒。而是着力揭露了他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特点。尽管他穿着“打着补丁的中山装”，满口“组织观念”、“党性原则”，但只要他用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用不准入党来压制革命战士，就暴露了他的阴险，同时也说明他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他不能理解，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是不吃这一套的。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特点，准确生动地揭露了走资派的欺骗性、危险性，反衬出夏党恩的智谋胆略和斗争艺术。

毛主席在今年年初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对斗争的前途充满了革命的乐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在烈士的鲜血浇灌过的祖国大地上，一代又一代夏党恩式的“后来人”正接过红旗，“对马列主义必胜的信仰不变，为共产主义勇往直前的斗志不衰！”投入了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埋葬帝修反的战斗。



大风浪里炼红心

高而颐 宗文龙 作
董小明 梁平波



朝霞

1976/6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 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发行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一九七六年 六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